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　史都華原著・朝雲譯

紡月女神

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　史都華原著・朝雲譯

紡月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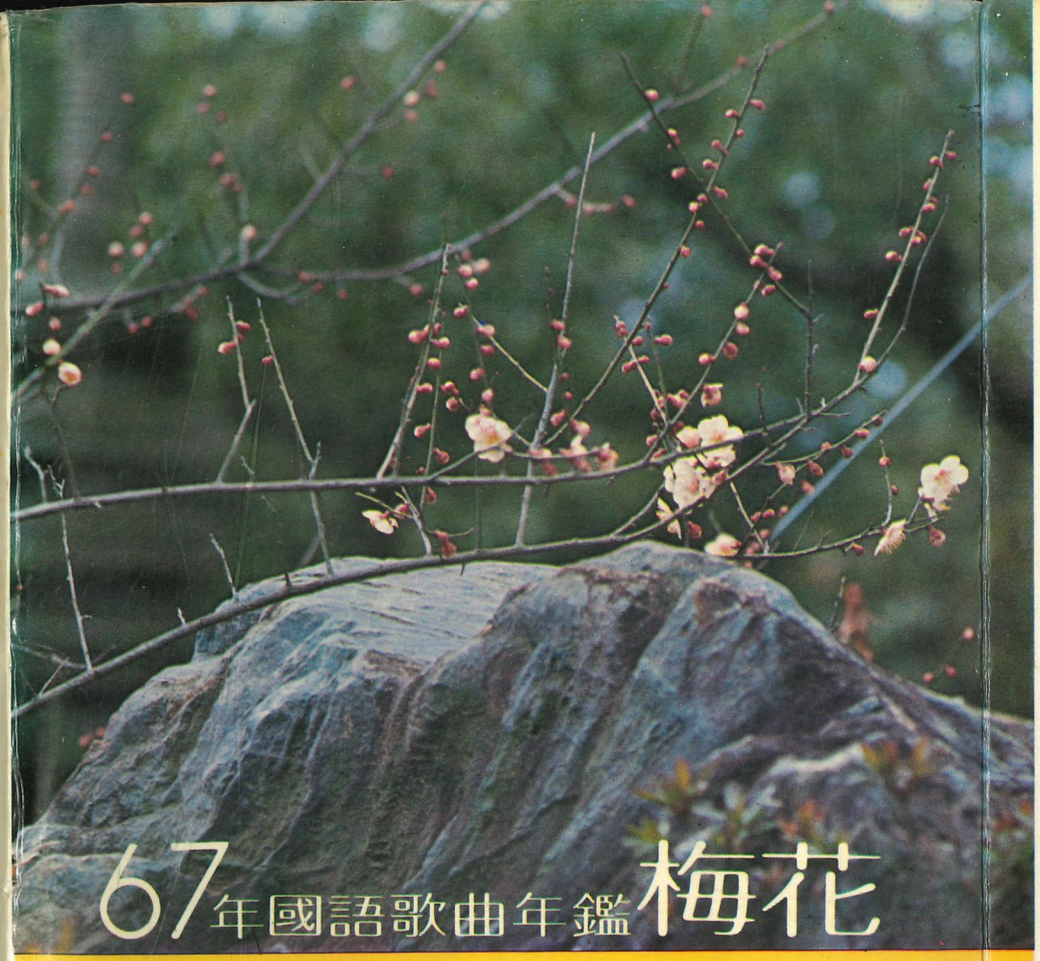
10

紡月女神

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

史都華／原著・朝雲／譯

長橋



67年國語歌曲年鑑 梅花

民國67年
國語歌曲年鑑
警察廣播電台
今夜之歌節目
主持人**程蕙**主編

□本書精選了去年一年普受歡迎的新歌235首，厚達436頁。
□本書從封面到內文都經過精心的美術設計；是一本歌選，也是一件藝術品。
□本書搜集了許多著名歌星難得一見的玉照；名歌、美人相得益彰。

●每本實價85元，直接函購九折。

長橋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郵政劃撥：108613　電話：3516462

別錯過了！
您的特權！

剪下左下角標誌，貼在劃撥單上，郵購〔梅花〕一本，可享六折優待。

梅花

紡・月・女・神

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

史都華／原著・朝雲／譯

第一章

白色羽翅翻飛空中，翱翔著，
翱翔著，
直到找著一泓湍流不息
甘美的清泉。

白鷺迴旋在檸檬樹梢，爲我展開一段奇遇。就像許多神話傳說的開端：一匹牡鹿自樹叢中躍出，誘使王子走離他的部屬，在危機四伏的森林裏迷路。白鷺倏然由翠綠的檸檬花葉中飛起，在藍空盤旋。我的心怎能不隨著牠們飄忽不定呢？四月天的中午，克里特島懷特山脚下的道路熱氣逼人，塵埃漫天。翠綠的山谷卻花香四溢，水聲潺潺。澄藍的天空只見白翼翩翩翱翔，實在令人神往。

從賀瑞特岡來的車子已到了通往亞吉歐村的小徑。我下車，伸展一下筋骨，背起大帆布袋，向車裏的美國夫婦道謝。

「噯……別客氣。」史迪克太太探出車窗，有點焦急的望著我說：「是這兒沒錯吧？在這種荒郊野地讓妳獨自下車，我們眞不放心。那邊有路標，妳去看看。在這種地方迷路可不是開玩笑的。」

史迪克先生下車陪我去看路標。

「這寫著希臘文，妳看得懂嗎？」史迪克先生問。

「嗯……沒錯。就是這裏。根據地圖和司機先生說的，那小村離這兒只有四分之三哩遠。繞過那邊山崖，或許就可以看到。」

「我眞怕妳走錯路。」史迪克先生說著，與我走回車旁。他叮嚀司機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提到路旁。

史迪克先生性情忠厚，身材魁偉。他穿着棕紅色的襯衫、灰珍珠色的長褲，戴著一頂邋遢的圓帽。他們夫婦倆恩恩愛愛。史迪克先生認爲他太太是最聰明、美麗的太太。他太太則說他是最魁偉、可靠的丈夫。他們就像一般美國旅客一樣，慷慨、幽默又和靄可親。前天晚上我才在旅館認識他們。他們知道我要遊覽克里特島的南海岸地區，堅持要送我一程。就連現在，他們也希望

我放棄自己的旅遊計畫，與他們繼續環遊克里特島。

「我實在不放心讓妳一個人走那條小路。」史迪克先生焦慮的望著那條佈滿碎石，延伸在灌木、矮樹叢裏的小徑，說道：「妳走這條小徑太危險了！妳不知道嗎？克里特島許多小村落還留有野蠻、怪異的習俗……何況這一帶又這麼落後、偏僻……」

我笑著說：「他們有一個最原始的風俗，就是絕不傷害訪客。很感激你們這麼關懷我。不過，請放心。我和希臘人相處一年多，很瞭解他們，而且我也來過克里特島，絕不會有危險。我由小徑下去，二十分鐘就可到達小村。我在那兒的旅館訂好房間了呢！」

「妳表姐一定會趕來嗎？」

「當然呀！」我向滿臉焦慮的史迪克先生解釋：「她有事耽擱，沒來得及趕上班機。不過她打電話給我，叫我先走，別爲她浪費寶貴的假期。我在賀瑞特岡旅館有留言，她明天會趕來。」

「好吧！」史迪克先生勉強的說。

「眞的，請你們放心，別再爲我耽誤你們的行程。謝謝你們的便車！沒有你們的幫忙，我得在賀瑞特岡多留一天呢。上山的巴士明天才有一班。」我說：「謝謝，祝你們旅途愉快。」

他們依依不捨的上車。

我站在路旁，望著車子在山路上消失，才提起行李，打量四週的景色。

懷特山是克里特島西南部的主要山脈。群峯延綿至海岸，山裏人煙稀少。山區有幾條小河直奔入海，河畔有散落的村莊。有的小村只以一條小路和外界溝通，靠海的甚至只依賴一葉扁舟，由海上與外地連繫。我選擇了當中的亞吉歐小村，作爲復活節的渡假地點。

去年一月我到雅典，在英國大使館找到秘書的差事。二十一歲的我能在充滿古老、神奇的希臘找到這麼好的職業，實在很幸運。一年來我在希臘過得很愜意，工作之餘便研讀希臘文，利用假期到處旅遊。

復活節的前一週，蘭絲表姐寫信告訴我，她打算與朋友週遊希臘各島。表姐比我年長許多，幾乎與我的雙親同歲。我沒見過父親，據說他死於戰役。三年前母親逝世後，我便到厄爾克投靠表姐。她和朋友合夥經營岩生植物園圃。她對植物很有研究，時常拍照、著書論述。我到希臘後常寫信向她介紹希臘的花菓植物，引發她暢遊希臘之意。她和朋友們計劃雇一條快艇由布里恩德出發到比里夫斯。航行期間他們要在雅典停留數天，配合我復活節的假期再到比里夫斯。但我告訴表姐，復活節的雅典、比里夫斯擠滿了人群、觀光客。我建議她，何不在復活節暫時離開她的朋友，與我一道去克里特島的鄉間渡假。在那兒她可以遠離人群，專心的觀察懷特山名貴的花草。等朋友們的船經過賀瑞特岡，我們正好可以與他們會合，一起到波拉德斯。她再和我回雅典住幾天，欣賞復活節過後，寧靜的雅典景致。

蘭絲很贊成我的建議，她的朋友也沒有意見。我開始收集克里特島的資料。要找一處偏僻、寧靜，能代表「古希臘」風範，又便於投宿的小村莊，的確不容易，不過我還是找到了。我有位丹麥朋友，他專門出版觀光指南之類的書籍，不久前他才完成愛琴海各個小島的採訪工作。他說在克里特島南部海岸，懷特山脚下有一座偏僻的小村莊。

「如果妳眞要找一個原始的小村，沒有被汚染，甚至沒有像樣的道路與外界溝通，那最好是亞吉歐村。那兒只有二十來戶人家和一間小教堂。」他說：「那兒的海濱是玩水的好去處。至於觀賞景致、花木，任妳高興往哪邊走，都會大飽眼福。妮娜，還有呢！如果妳對古老的教堂有興趣，只要沿著海岸往東走五哩左右，便會在荒草中看到一座小教堂，那裏還保存着拜占庭式的鑲木細工呢！而且還可以看到都利亞式圓柱。」

「太好了！」我說：「終於找到地方了。對了，那兒住宿方便嗎？」

令人難以相信，那麼偏僻的亞吉歐小村竟有一家旅館。他說那兒有人買了幾間小茅屋，正打算擴建成舒適的旅館。

「他剛著手辦理。事實上，有關當局已準備開一條路到亞吉歐小村。亞力斯先生爲了配合這個計劃，便在那兒建了小旅館。」我的朋友說：「我是他的第一位客人，那裏的房間很乾淨，伙食也很講究。」我聽了很驚訝。希臘的食物一向簡單，怎麼說這偏僻的小旅館伙食很講究呢？

他笑著，神秘的說：「沒什麼好驚訝。店主是亞吉歐村人，二十年前移民英國，在倫敦餐館學得一手好廚藝。如今他回到家鄉，立志要讓亞吉歐揚名於世。他除了經營旅館，還延聘他在倫敦的朋友來掌廚。他們雖未正式營業，但妳們一定會住得很愉快。妳知道嗎，他們還裝了電話呢。」

隔天我打電話去亞吉歐村的旅館。店主又驚又喜的告訴我，他們還沒正式營業，旅館尚在裝潢、油漆，還沒有客人上門，很清靜……。從他的語氣，我知道他很歡迎我們去。

我們原來計畫星期一晚上搭機到克里特島，在賀瑞特岡過夜，隔天乘兩星期一班的車子到亞吉歐村。星期天表姐從派特拉打電話告訴我，他們的航程因事耽擱，她趕不上班機，要我先去亞吉歐村，她會盡快趕來。我知道表姐對於勘路、探險很內行，便答應了她。我也改變行程，星期天晚上提早搭機去克里特島，想在賀瑞特岡多停留一天，再乘星期二的車子前往亞吉歐村。湊巧的是我遇見了史迪克夫婦，星期一早上就搭他們的便車來這裏。這兒人煙稀少，山巒秀麗，我一下車就有不虛此行之感。

身後的內陸山區，高峯矗立，峽谷縱深。樹林裡葉綠莖褐，紫蘿蘭點綴其中，再加上枯藤盤繞，蔚爲上乘美境。放眼遠眺可見碧藍海水，海灘上一片銀白。小徑伸展於灌木林中，洋溢著希臘獨特的鄉野氣息。我聞到美女櫻、紫薰衣草和鼠尾草的郁香。走過了灌木林，緊接著是一排排

的洋蘇木和簇簇的紫紅瑞香花。這些茂盛的枝葉擋住了非洲季風。走了好一大段路，不遠處亮光閃閃，必是海水的反光。

此時大地一片寧靜，只有幾隻蜜蜂嗡嗡細響。群峯環繞，遠處水天一色，有如世外桃源。

我提起行李，順小徑而下。

海風徐徐吹來，山麓小徑斜度很大。我下坡的速度極快，約十五分鐘就到了山腰，視線更加遼濶。

前面有座小石橋，橫跨在小河上。我想亞吉歐村必離此河不遠。拐個彎山巒豁然開朗，陽光下閃爍盪漾的海水盡收眼底。

我放下行李，坐在橋頭，躲在無花菓樹蔭下，把雙脚泡在清涼的溪水裏，打量著通往小村的山徑。海岸離這兒約有半哩路。橋下水流很急，河岸兩旁是灌木林和洋蘇木。山谷的另一邊則佈滿石塊。

寂靜、炎熱的中午，沒有一絲風，只有潺潺的流水，偶而一兩聲「噗通！」青蛙跳水聲。

我轉頭張望河流的上游。有條小徑順著河延伸到一片柳林。我拿起行李，滑下橋底，小心的撥開荆棘溯河而上。我的背包裝有午餐、水果和一瓶咖啡。我向旅館訂的是明天的房間，今天他們可能沒有準備伙食。我不妨在進村前找塊清涼的地方吃頓午餐，享受一下山區的寧靜。

我繼續沿著河岸的小徑走著。

小徑的坡度緩緩上升越來越陡峻。上游的河水很湍急，整個河谷迴盪著河水的呼嘯聲。河谷裏枝葉茂密，陽光進不來，顯得很陰凉。小路上靜得連我踏在碎石上的脚步聲，都起了陣陣回音。我想這條路必是村人和動物出入的捷徑。這條路很平坦，留有很多騾子、驢、羊群走過的痕跡。

果然不出所料，幾分鐘的光景小路轉出河谷，穿過密密的松林，通達一片開闊的高台地。台地寬約半哩，長有兩、三百碼。

這邊是石坡直通海邊。台地下有許多菜園。園外種有橄欖、檸檬、刺槐。園內用石舂分隔，有水渠灌溉。渠旁種有罌粟、茴香、荷蘭芹和一些藥草。台地四週有風車打水入溝渠。

我走向風車，在檸檬樹下休息。清新的海風挾有檸檬的芳香，使人舒暢無比。這裏的景致美極了，地上卻有不少堆騾糞，蒼蠅在上面飛舞著，還有一些香烟盒、掉在渠中發黑的煙蒂，破壞此地美好的景象。

我轉頭望著高聳的山峯。

儘管在仲夏之際，懷特山頭仍是一片銀白。山頂上的灰白岩壁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景色不亞於冬季的雪景。銀白的山峯襯著碧藍的晴空，顯得很壯麗。難怪神話中的萬神之王——宙斯誕生

在這裏。

檸檬樹梢飛起幾隻白鷺，在我頭頂上空盤旋著。牠們飛得很高，再以優美的弧度滑翔下來。緩緩旋轉的風車，芬芳的檸檬香味，悠閒翱遊的白鷺，蒼勁挺拔的懷特山峯……這一切美景，剎間凝聚在一起，形成一支魔箭，射入我的心靈，彷彿整個世界和我的人生瞬間都變成仙境中的美夢。

我入神好一會兒，才走離檸檬樹叢，邁向另一座山谷。

第二章

她凝視澄清如鏡的湖水，
一道黑影
掠過水中她姣好的面容。

我在這景緻秀麗的山區閒逛了好一陣子，感到飢腸轆轆，畢竟走了好長一段路。峽谷愈來愈開闊，路也愈陡峭，陽光不時由密林穿透進來。我轉向一條通往山崖的羊腸小徑。山谷、溪流逐漸被拋在脚下，小徑的兩旁是斜峭的石坡、叢叢的灌木。我急於找一處陰涼的地方用餐，這一帶卻沒有大樹足以遮陽、休息。

我又走了一小段路，石坡的右旁彷彿有潺潺的水聲。我迫不及待的跑過去，那流水聲比山腰

下的溪流還大。我想這兒一定是山底小溪的上游發源地。

我在石坡上拐了幾個彎，沒幾分鐘，終於找到一小片湖水。湖四週圍著白石，還有茂密的罌粟、常春花。湖的南方正對著不遠處的海洋。湖水由石坡隙縫貫穿而下，在山脚匯成小溪，再奔流入海。

我解下背包和行李，跑去跪在湖邊，雙手浸在清涼的湖水裏。陽光雖直射而下，但是面對澄清的湖水，我已感到暑氣全消。

我彎下腰啜飲清涼、純淨的湖水。希臘的神話裏，每一條泉水、湖泊、溪流都有水神守護。這些神話倒是很靈驗……我喝着湖水時，彷彿眞的從水中看到有人躲在我背後窺望著。

我繼續喝水，不禁對剛才的幻想感到好笑。

碧綠的湖水映著我的臉影和四周草木，突然我發現水中眞的另有一個影子，就躲藏在草叢之間。

起初我以爲看花了眼，但定神一看，水中的確有一個模糊的身影。我屏住氣息，全神貫注的瞧著。

沒錯！有人躲在我背後高高的斷岩樹叢裏，正窺視著我。那不是湖水的守護神，而是一個男人，水中的影像正是他的臉孔。

一開始我並不害怕，希臘人對遊客總是很和善。那個人說不定是亞吉歐村的農民，他路過這兒，看到我在喝水，覺得很好奇，又不好意思與我打招呼，才躲在石坡上的草叢裏看我。

我又喝了一口水，順便把手帕洗一洗。擰乾手帕時，我看著湖面，那個人影仍映在水波粼粼的湖水上。

我轉身往上瞧，沒見到什麼異狀。

我不放心的盯著那片斷岩看。不久，果然有位男人偷偷摸摸的探出身子。我一見到他，他馬上把身子縮回去。看他鬼鬼祟祟的態度並非是好奇或害羞的樣子，難道他有不良企圖嗎？

我趕緊拿起背包、行李。那個人說不定已換了別的地方，繼續在偷看我。我得趕快離開這罕無人跡的山區。

我在山徑上急急的走了沒多久，發現一間牧羊人的茅屋。

茅屋背對著頂崖，附近有許多獸徑，穿梭在茂密的常春花叢裏。

那是一間典型的希臘牧羊茅屋，四面沒有窗子。牧羊人在此擠羊奶、製乳酪或避風雨。屋子由矮矮的土牆圍住，屋頂覆蓋著樹枝、茅草。

或許那位窺望的男人就是這間茅屋的主人，他聽到湖邊有動靜，便跑去看個究竟。

想到這兒，我對方才的疑神疑鬼感到好笑。

此刻已過正午，太陽微微偏向西南方。

我正要鬆口氣，忽然聽到背後有顆小石頭滾落下來。我吃驚的轉身一瞧，一個黝黑粗壯的希臘人握著閃閃發亮的小刀向著我走來。

我頓時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既沒有大聲問他是誰，也沒有高聲喊救，雙腿也無法跑動。等我想到要呼救逃離，他已衝到我面前，抓住我。我急著反抗，他一手環抱住我，一手蒙我的嘴巴，呢呢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我很驚慌，不斷掙扎著，踢著他，用指甲抓破他的手。他的腳踢到石頭，蒙住我嘴的手才鬆了一下，我趁機大叫：「救命！」但這荒涼的山裏有誰聽到我的呼救呢？

然而，如奇蹟般的，有人救了我。

我的背後竟然傳來聲音，那是希臘話，我不知道他是誰，講了什麼。但顯然是在對攻擊我的人講話。他聽了話就站在原地，仍緊緊抱住我，摀住我的嘴巴。

他轉頭低聲回答：「是一個外國女孩子，正在監視我們，大概是英國人。」

我想轉身看看是誰救了我，那希臘人卻把我抱得緊緊的，告訴我：「別亂動！否則我對妳不客氣。」

緊接著，我背後又有聲音傳來：

「什麼？英國女孩？你瘋了嗎？快放開她，帶她進來。」

他猶豫了一下，以英語低聲的對我說：「別出聲！乖乖跟我走！不然的話，我就宰掉妳。」

我點頭。他鬆開摀住我嘴巴和身上的手，再緊抓著我的手臂。我四處瞧瞧，除了身旁的希臘人，別無他人。

「進去！」他說著，晃晃頭要我進入茅屋。

茅屋裏很陰暗、骯髒。他推我進去，門口一群蒼蠅四散飛起。

屋裏黑漆漆的，我什麼也沒有看到。他繼續推著我走。好一陣我才發現有人躺在屋角的茅草牀上。

希臘人繼續推著我走向牀邊。

牀上的男人很吃力的挺起身來。藉著微弱的光線我看得出他一定傷得很重。他的臉色在幽暗中顯得很蒼白，臉頰凹陷，顴骨凸出，下巴尖削，額頭還殘留褐色的血跡泥土。他一副痛苦、驚嚇的表情，滿頭黑髮蓬鬆乾亂，雜有不少牀上的茅草。

儘管他一副髒亂不堪的傷殘模樣，我仍可看出他很年輕。如果梳洗一番，必定是個強悍英挺的男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鼻子尖挺，嘴唇圓厚，雙手必然很有力。他穿著沾滿泥巴、爛兮兮

的上衣、深灰色的長褲，身上蓋著一件破舊的卡其夾克。這件夾克或許是那位希臘人的。

他皺著眉頭看我，好像很吃力的集中精力要對我講話。

「姆比斯沒傷到妳吧？剛才……是妳在呼救？」

他的聲音很微弱，英語卻講得很清晰，我心有餘悸，仍可聽出他是英國人。

「你……你也是英國人嗎？」我驚訝的問著。

姆比斯主動放開我的手臂。我用另一隻手撫摩著，他幾乎弄傷我的臂膀。

「您好像傷得很嚴重？出了什麼事？」我接著說。

姆比斯憤怒的推開我，跑去站在牀邊，手上舞著小刀，搶著回答：「沒什麼事！他爬山出了一點小意外。待會兒我便帶他去村子，用不著妳多管閒事。」

「住口！」受傷的英國人以希臘話喝住他：「把刀子拿開！你把她嚇成這個樣子，還不罷手？你爲何要攻擊這個可憐的女孩，她與我們的事無關。」

「她發現了我，而且走向這裏。如果她看到你，一定會回村子說……」

「你確信她會如此？別再多嘴了！站到一旁去。」

姆比斯不情願的收起刀子，仍守在牀邊。

他們的交談全用希臘話，我站在一旁假裝一點也聽不懂。我想他們一定有秘密不願讓外人知

道，裝著不懂他們說的比較安全。那英國人也沒有爲難我的意思，我何必自找麻煩呢。

「很對不起。」他轉向我，以英語說：「姆比斯不該對妳那麼粗魯，把妳嚇著了。我們登山，遭到意外……他心神不定才會攻擊妳，妳……沒受傷吧？」

「沒有……你們遇到什麼意外？你的傷好像很嚴重？」我想他們的意外一定很不簡單，姆比斯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我。

我禁不住好奇又問他：

「你們到底遭遇了什麼事？」

「也沒什麼。我被山頂的落石擊中。姆比斯說有人要陷害我們。巨石落下前，他聽到山上有女人的聲音……他上去追查，却沒有發現人影。也難怪他看到妳就攻擊……」

「哦！原來是這樣。」我說。

我看著姆比斯，他一臉訝異，眼睛不知往何處看才好，顯然這是相當高明的謊言。一個人傷得那麼重，還能編出一套合理的謊言，眞不簡單。我佯裝相信他的話說：「我絕不是那位傷害你的女人，我剛到達亞吉歐村，根本還沒有……」

「亞吉歐村？」他們倆眼睛一亮，都吃了一驚：「妳是從亞吉歐村上來的？」

「嗯，從村前的小橋走過來。」

「那兒有路直通這裏嗎？」

「不能算有路直通這兒，我是沿著河岸走到峽谷，再隨便逛到這兒。」

「妳是說沒有路直通這裏。」姆比斯以生硬的英語問我。

「是的。我到了台地，由石坡走到湖邊，再由獸徑來到這兒。」

「眞的沒有路直通這裏？」姆比斯繼續問著。

「我想大概沒有。」

「妳……」受傷的英國人有點力不從心的想說些什麼。他雙手有些顫抖的抓緊夾克，顯然是身體發冷，他臉上也冒出冷汗來。他深呼吸一下，說：「妳來這兒，碰到什麼人嗎？」

「沒有。」

「一路上都沒有遇到人？」

「沒有，連個影子也沒見到。」

他閉著眼睛，停頓一會兒又說：「路遠嗎？」

「你是說離村子嗎？嗯，有相當一段距離。對了，你是從那段路上來的？」

「不是妳走的那條路。」他本來不想說，發覺我仍看著他，等他回答，他又加了一句：「我們是從東邊走上來的。」

「可是……」我連忙止住話。我很清楚東邊根本沒有路直通山區。往懷特山只能從西邊上來，再往北邊深入，南邊則通海邊。此時如果我識破他的謊言，也許對我很不利。

我注意到姆比斯褐色臉龐上那雙眼睛烏溜溜地盯著我看，又急急的接口說：「我們從中午開始爬，想不到……」

「妳去亞吉歐村要住哪兒？」英國人打斷姆比斯的話。

「住旅館。聽說那兒新建一家小旅館，我還沒進村子呢！早上我從賀瑞特岡搭便車到這兒。時間還早，我就在山區裏走走。這兒的景色眞美。」

他閉起眼睛，躺在牀上，好像對我的話不感興趣，我便不再多講。

這是到亞吉歐村第二件令我覺得刺激的事。蘭絲表姐說過，我好尋刺激的個性總有一天會惹上麻煩。或許她說的沒錯。

看他在牀上發冷、顫抖的可憐模樣，我不禁關心的走向牀邊。姆比斯很快的伸手阻擋我靠近他。我憤怒的推開他的手，蹲在茅草牀旁，看那受傷的英國人。

「天啊！」我叫著：「你怎麼傷得這麼嚴重！你們發生了什麼意外，我可以不管，但你的傷勢……太嚴重了，連命都快保不住，我不能不管！你看，繃帶這麼髒，還有……」看了他垂危的傷勢，我竟忘了剛才要「少管閒事」的念頭。

「我的傷勢沒什麼關係。」他閉著眼睛說：「妳不用担心……等燒退了，我會慢慢復原……妳走吧！姆比斯剛才實在不該……請妳別介意……妳趕快回村子去……忘掉遇到我們的事。」他睜開眼睛，凝視著我說：「眞的，妳快回村子去。如果在路上……妳遇到……」

姆比斯以希臘話對他說：「她根本沒到過村子……那兒的人她一個也不認識……只要她不講出去……沒有人會知道的。希望她不像一般的長舌婦。」

他彷彿沒聽到姆比斯的話，昏昏沈沈的以英語繼續說：「他們可能已經到了村子，如果妳在路上看到……」

「馬克！」姆比斯急著走過來，擠開我，以希臘話對他說：「你怎麼可以對她說呢……你瘋了？叫她走，說你想睡了。我會單獨去找他，說不定他已回船了……你別再担心他。」姆比斯說完後，轉身以英語對我叫著：「妳還不快走，他快昏過去了。」

「好了！」我說：「你別這樣大聲吼。他傷得這麼重，我絕不能一走了之。到底是什麼時候出事的？」我再也沈不住氣，衝著他的臉孔說。

「前天發生的。」他不耐煩的回答。

「什麼？他在這兒躺了兩天。」

「不！我們第一晚在山區過夜，第二天才找到這間茅屋。」

「我知道，你們根本不想找人幫忙，你們遇到不可告人的麻煩……這我可以不管，你別以爲我眞的相信你們的謊言……」

「妳胡說些什麼？」

「好啦！反正你們出了什麼事，我不管就是啦！但是我告訴你，你的馬克先生命在旦夕……若不給他一些食物，換上乾淨的繃帶和藥，他可能活不久。這兒有食物嗎？」

「有一點乳酪、麵包。」

「哦！這兒有個杯子。」

我隨手從床邊拿起一個髒杯子，對姆比斯說：

「把這個杯子洗乾淨，還有，去把我的行李和背包拿進來，就在你剛才抓住我的地方。背包裏有一些藥和食物……等一下，這兒有個小鍋子，你也拿去洗乾淨，裝點水回來，我可以找些乾柴生火，燒點熱水。」

「不行！」他們同時叫了一聲。馬克睜開眼，好像突然受到什麼刺激似的。

我盯著他們兩人看，說：「事情眞的那麼糟糕嗎？你們非得那麼隱秘不可？起個火就怕被發現嗎？什麼落石！什麼從東邊爬上來，剛才謊話連篇，現在又緊張兮兮的。」我轉向姆比斯說：

「到底怎麼回事？他是不是受了刀傷。」

「是槍傷！」他終於說出實話。

「馬克被槍打傷？」

「是的。」

「怎麼會呢？太可怕了。」

「我不早就告訴妳嗎？」姆比斯看我驚嚇的樣子，幸災樂禍的說：「快離開我們，就當沒遇見我們，否則連妳也會惹上麻煩……我們處境很危險，妳難道看不出來嗎？如果妳去村上亂說，別說有人會對妳不利，連我也會宰掉妳。」

「你放心，我不會說出去。」我不耐煩的說。

望著馬克幾乎沒有血色的臉孔，我沒心情和姆比斯磨菇下去。

「快去把我的背包、行李拿進來，順便把杯子洗乾淨。你聽到沒有？」

姆比斯拿著杯子還猶豫不決。

「快一點去！你還猶豫個什麼勁！」我忍不住發起脾氣，喝斥著他。

他看看杯子，看看馬克，再看一下杯子，轉過身，一言不發的跑出茅屋。

「希臘人……」馬克恍恍惚惚的說：「我遇到希臘人……」顯然他雖在昏厥邊緣，仍想告訴我什麼，卻力不從心，說不出來。

「妳……眞是個了不起的女孩……請問貴姓……」

「妮娜……你別再講話了。」

「我沒關係……還可以支持……不用担憂……妳帶了不少食物嗎？」

「是的。你身體裏的子彈頭取出來了嗎？」

「彈頭沒留在傷處……只是擦傷而已。」

「我看你的傷勢可沒那麼簡單。」我說：「我非燒點熱水不行，你的傷口要清洗，你看，你還發高燒呢！」

「沒……沒那麼嚴重，千萬別生火，我只不過流了不少血……和昨天淋了雨……過一兩天我就會好。」他說著，突然咬緊牙根，全身痙攣了一下，我知道那是極端疼痛的現象。

「忍耐一下，待會吃些東西會好點。我背包裏有個保溫瓶，裏頭有冲好的熱咖啡。你看，姆比斯回來了。」

姆比斯把我的東西統統拿進來，杯子也洗得很乾淨。我拿出毛衣夾克。

「把這衣服蓋上。」我拿掉破舊的卡其夾克，替他蓋上我的羊毛夾克。

「姆比斯，我背包裏有保溫瓶，請你拿出來，倒一些熱咖啡給馬克。……馬克，你能不能稍微起身，喝下咖啡。」

他稍稍起身，我把杯子湊近他唇邊，讓他一口口喝下去。我似乎感覺到一股熱氣衝進他的體內，爲他帶來新的活力。他停下來，喘口氣，不再冷顫了。

「再吃點東西。哦！這塊肉乾太大了。姆比斯，你能不能把它切成小塊……快點，你不是最喜歡玩刀嗎？」

馬克顯得很饑渴，一小塊接一小塊起勁的吃著。我想他雖傷得不輕，只要好好照顧應可恢復得很快。我爲他倒咖啡時，姆比斯緊盯著我，深怕我在裏面下毒似的。

他幾乎吃完我所有的乾糧，又喝了兩杯咖啡，才躺下休息。

「你好好睡一覺，會復原的更快。」

他有些昏昏欲睡的樣子，嘴裏唸著：「妮娜！」

「什麼事？」

「姆比斯說的不錯，我們的情況很危險……我也無法向妳解釋……妳要盡快離開這兒……妳已經幫了不少忙……別再待下去……趕快離開吧。」

「我實在想不透。」

「我一時也說不清……妮娜小姐，請妳盡快離開就是了。」

「好吧。既然你不讓我生火燒水，我也沒辦法清洗你的傷口……留在這兒，對你們也沒什麼

幫助。」

「妳已經盡力了。」他試著微笑說：「熱咖啡已救了我一條命……快回村子去……別再逗留山區……我相信妳不會對別人提起我們……」

「你還不相信我嗎？」

「嗯……我相信妳，快離開才是好女孩。」

我突然發覺，他比我想像的年輕很多，只是狼狽的模樣掩去他的年少，而他竟然處處裝成老氣橫秋的口氣對我說話。

「妳快上路吧！謝謝妳的食物。姆比斯，盡可能送她一程。」

「不！不！我自己走就行了。」

「姆比斯會送妳一段路。」他的語氣仍顯得很老成。

姆比斯拿起我的行李說：「走吧！我送妳下去。」

馬克說：「再見。」

我們走到門口，我回頭望他，他已緊抱著我的羊毛夾克，閉眼休息了。看樣子我只好把夾克送給他。在氣候變化無常的山區，他的確很需要羊毛夾克禦寒。

看著他嫩白的臉頰，我敢說他的年紀比我小。

我走出茅屋，姆比斯緊跟在我身後。

第三章

紅色夕陽緩緩下山，
夜幕漸漸籠罩大地。

「我走前頭。」姆比斯說。

他不客氣的擦過我的肩走到前面，領我到湖畔。一路上，他總是邊走邊四處張望，就像一隻夜行的野獸走在大白天的山路，顯得很不安。

到了湖旁，已看不到小茅屋。

「姆比斯，等一下。」我說。

他勉強的回頭。

「我有話跟你講。」我輕聲的對他說：「我從中午到現在都沒吃東西，快走不動了。你也吃個三明治怎麼樣？」

「我不餓。」

「你不餓，我可餓得脚都軟了。」我說：「背包裏還有食物吧！嗯，這兒還有橘子、巧克力和一些肉，你最好也吃一點。」

他看著食物猶豫不決。

「你不吃，我可要吃了。你實在不用送我，我自己會走到村子的。」

他搖頭說：「這兒太空曠，我們不能停在這兒吃東西。上面有個隱密的地方，我帶妳去。」

他把背包甩到肩上，帶我走離湖邊，爬上石坡，來到他第一次窺望我的地點才停住脚。他一手握住腰間的刀柄，不安的四處張望。

「爬上來吧！」他對我晃晃頭說。

我爬到一個崖壁上的大裂縫，約有十呎寬，是天然的隱匿所和瞭望台。從崖頂絕對看不到躲在這兒的人。崖縫下方有一棵茂密的杜松，四周則長滿灌木。這兒很深闊，容納兩個人綽綽有餘，來崖縫的小徑也被無花果樹和松林隱藏著。

我坐下來，姆比斯則橫趴在崖縫裂口，眼睛直望著崖下的石坡、山徑。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遠方的海洋。

我們一起吃著東西，姆比斯不再佯裝不餓。他大口大口的吃得很起勁。他的眼睛只顧看著下方，我默默吃著，眼睛直望著他。他吃完東西，從口袋掏出香煙，才看了我一眼。我溫柔的說：

「姆比斯，是誰射傷馬克？」

他愁眉不展的搖搖頭。

「好，這個我不管。」我說：「可是你們躲躲藏藏，也不是辦法。這樣拖下去，馬克的傷勢一定會惡化。你難道不明白嗎？」

「妳以爲我眞的那麼傻？」

「那你打算怎麼辦？不找人幫忙，也得找些食物、藥品呀！」

「可是我離不開馬克。」

「你一味留在他身邊，也是死路一條呀！他的傷勢會慢慢惡化，直到死亡。你們眞要坐以待斃嗎？」

他點燃香煙，盯著我看，沒有回答。

「你們一定是乘船來克里特島。」我突然說。

他吐口白煙，兩眼仍直視著我。

「乘船？」

「是的，你們一定是乘船來的。我聽到你用希臘話對馬克說：『他說不定回船了。』」我微笑的說：「我懂一些希臘話。馬克說你們從東邊爬上來，根本是謊言，東邊並沒有路來懷特山區，而你們也絕不是從西邊村子來的。否則你們爲何一直問我是否有路直通茅屋。本來嘛！我不在乎你們的謊言，但現在人命關天，我不能再不聞不問。你們把船停在亞吉歐村的海灘上？那是你們自己的船嗎？」

他遲疑一下說：「是的，船是我的。」

「你們把船停在那兒？」

他又遲疑一下，用手指稍比向東邊說：「就在那下面。」

「船上一定有不少東西吧？」

「有又能怎樣？」

「試著去拿些過來呀！」我叫著說。

「怎麼拿呢？」他有些憤怒，但他盡量壓住脾氣說：「路那麼難走，又不安全，何況我離不開馬克。」

他已經逐漸的接納我了。

「姆比斯，你最好把整個經過告訴我。事情已到這個地步，你一個人應付不了的。或許我可以想法子幫助你們，但你先得老實的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你還不信任我嗎？看在馬克生命的份上，你也要相信我呀！」

他烏溜溜的眼珠直盯著我的面孔好一會兒，又低頭思忖著。

我說：「至少我知道射傷馬克的是亞吉歐村的人。」

「這連我們也不清楚。」

「現在你還不對我說實話？」我生氣的說。

「我說的是實話呀！如果我們知道危機在那兒，我們就會設法應付。問題就是我們根本不知道誰要傷害我們，才會束手無策，只敢躲在茅屋裏，連村子也不敢去。妳或許在雅典或其他地方待過。」

我點點頭。

「妳不明白克里特島山區村子的惡俗。」他接著說：「也許這地方太偏僻，法律在這兒起不了作用。他們還常用槍格鬥，甚至整個家族也爲了尋仇而……」

「家族械鬥，火拼是嗎？這我聽說過。」

「是的，械鬥……總要打個你死我活才罷休。」

「你是說馬克和此地人有仇，被……」

「馬克怎會與他們有仇呢？只是他無意間看到一件謀殺案。」

「所以凶手要追殺他滅口。」我緊張的說。

「事情就是這樣……我們根本不知道兇手和被殺者是哪村子的人，所以我們不敢到村子求救。妳知道這兒的村民、家族很合作，爲了剷除異己往往會全體出動。」

「眞的這麼嚴重嗎？你是克里特島人嗎？」

「是的，但我母親是吉亞島人。我年幼時，父親在戰場殉職，母親就帶我回吉亞島，住在港口附近。」

「哦……那你和這一帶村民沒有瓜葛囉。」

「是的。而且馬克受傷時，我也不在現場……我是第二天早晨才找到他。」

「不管怎樣，你應想辦法拿船上的東西，或者去找村長。」

「不！絕不能去村子。」他大叫著：「這兒的小村子並非妳想像的那麼單純。」

「那……船上的東西總要拿吧！否則你們在山裏吃什麼？」

「我會想辦法去拿。」他說著，又緊張的張望一下崖縫，確定沒有一絲動靜，抽口煙又說：

「我在吉亞島有一條船，馬克雇我載他們暢遊各小島。兩個星期來，我們到過不少地方。兩天前我們駛近克里特島，星期六到了亞吉歐村。馬克知道村子東邊有間很古老的教堂……那兒有不少古蹟。」

「這我也聽過，是拜占庭時代蓋的。」

「喔？我只知道它很古老，而且很久以前附近有個港口，現在還能停泊船隻。馬克就叫我把船停在那兒。我們船行了兩天，他們等不及登陸去看看教堂。」

「他們？」

「馬克和他的弟弟呀！」

「喔！」我全身打個冷顫，想起在茅屋時，姆比斯曾對馬克說：「我會單獨去找他。」

「原來如此。」我焦急的說：「你快說下去。」

「星期六他們倆帶著酒和食物登陸，要去教堂附近走走。我因船的引擎出了毛病，要去村裏買零件修理。我們講好傍晚在船上會合。他們走後，我發覺引擎的毛病並不嚴重，船上的工具足以修理，我沒去村子，留在船上，自個兒游泳、釣魚、睡覺。傍晚我沒見他們回來，等了又等……天黑了，我很焦急又不敢隨便離船上岸找他們。」他又說：

「妳了解那種心情吧？」

「是的，我瞭解。」

「夜漸深了，還是不見他們回來，我担心得不得了。通往海灘的路並不複雜，我想他們該不致於迷路，會在古老的教堂出了事嗎……我再也等不下去，便把船艙鎖起來，將鑰匙藏在我們講好的位置。我拿個手電筒上岸，去教堂找他們。妳是知道的，這種地方單有手電筒上岸，不一定找得到路。」

「嗯。」

「我乾脆關掉手電筒，憑直覺走一趟，當然啦，我沒找到教堂。我很怕自己也會迷路，便摸回海灘，等著月亮升起來。」

「沙灘上終於有了月光？」

「對。」他點點頭，慢條斯理的說：「那可眞難熬啊！等好久月亮才出來，雖非滿月，却也足夠看清附近的路。我走的很慢，終於找到教堂，但他們兄弟倆並沒在那兒，我想不透他們會跑去那兒。不久，烏雲又遮住月光，下起大雨來了，天色變得很暗，我躲在教堂裏急得要命。等到天色稍稍轉亮，我猜他們一定還沒回到船上，便再往上走找他們。幸好我找到一條山路，比一般獸徑稍寬的石子路。這或許是古時候亞吉歐村通教堂或舊港的路，我一直往前走，發現血跡。」

姆比斯講話總愛在最重要的地方以最簡短的話帶過去。他喘口氣把煙蒂弄熄，我正期待他趕

快講下去，卻看到一個黑影掠過崖縫，我嚇了一大跳。定神一看，不過是一隻很像老鷹的茶隼飛過我們眼前。

姆比斯並沒注意到那隻鳥，他只關心崖縫下的動靜。他接著說：「我確信那兒一定出了事，而且是在下雨前發生的。血跡幾乎被雨水沖洗掉，但仍有一灘血跡留在石縫裏。我很害怕的叫著他們兄弟倆，可是沒有人應聲。」他說著猶豫的看我一下。

「後來……後來……不知道爲什麼，我不敢再呼叫。」

「我知道。」

我想像得到，一個人深夜在黑漆漆的山裏，四周一片死寂，突然發現血跡的害怕心情。

我到過姆比斯的家鄉——亞吉島。那是祥和的小島，島上只有兩個小山岡，其餘都是平地和沙灘，四面則圍著碧藍的海洋。那兒有很多教堂，居民大都安份守己，和靄親切。克里特島則是另一個世界，這兒到處是高山峻嶺，深淵斷崖，碧空中飛翔著鷹隼、白鷺、海鳥。島民仍舊強悍好鬥。難怪姆比斯經歷這場不幸事件，被嚇得草木皆兵，只敢和馬克躲在茅屋裏，想不出解圍的辦法。

他在離血跡約三百碼的地方找到馬克。

「他受重傷，怎能爬那麼遠我也不知道。我一見到他躺在地上，就以爲他死了，後來發現他

只是昏過去。他中了槍，我先盡力急救他，再去找他弟弟克林。」

「克林，他有多大？」

「十五歲。」

「天哪，才十五歲！後來呢？」

「我沒找到他。天色愈來愈亮，我怕有人會繼續追殺馬克，便趕緊帶他走。那兒離船很遠，我沒辦法帶他回去。我背他離開山路，走過石坡，最後找到茅屋。我探查一下，那地方還算隱秘，而且好久沒人居住，像是被人廢棄的屋子。我把馬克安置在那兒，照顧他……然後，我跑回原處把一路上的血跡掩滅，免得讓兇手找到茅屋來。馬克醒來後，對我說了事情的原委。」

「那……你始終沒找到克林？」

「連他的影子也沒見到。」

「他還活著吧？」

「我不知道。」

又有幾隻茶隼在崖縫前方悠閒的翱翔。

「馬克怎麼說的？」我說。

姆比斯點上另一根香烟，再探頭望一下山坡，才說出馬克兄弟的遭遇。

他們兄弟到古教堂玩了一陣，見天色還早，就去山區走走。那天下午，天上烏雲很多，陰暗得很快，他們走得相當遠，打算回教堂時，天色已暗。他們很快的往回走。突然在彎道前聽到幾個希臘人在講話，好像在爭吵什麼似的。他們還是繼續走著。他們正要繞過路上的巨石，就聽到一聲槍聲。他們立刻躲在石頭後面，巨石旁就是峽谷。

他們看到路上站著三個男人和一位女人。一個人躺在地上的血泊中，顯然被射殺了。兩個男人持著來福槍，另一位則指揮他們。馬克看出開槍的是黝黑的希臘人，他的槍口還對著死者，那個女人則抓著他的手臂尖叫著。兇手罵她是蠢女人，推開她。另一位持槍的人口中也唸唸有詞，好像對打死人並不在意。當時馬克最關心的是他弟弟克林。他不想捲入那場命案，就用手壓住克林的肩，說：「低一點，別讓他們發覺。」

很不幸，那位沒持槍的人正好轉身，發現他們。他叫了一聲，持來福槍的兩個人同時轉身。馬克想被發現了，只好站起來，打算向他們解釋。還沒開口，那個黑臉的希臘人已把槍架在肩上，對他開了一槍。

馬克中彈，踉蹌幾步，跌落巨石旁的小峽谷。幸好他摔在無花果的茂密樹葉上，再滾落谷底濃密的灌木叢，才能死裡逃生。

他在谷底疼痛交加，聽到頂上有女人的呼叫聲、男人的咒罵聲，還有克林的喊叫聲：「你們

這些混蛋！爲什麼殺死我哥哥！讓我下去找他！馬克！讓我下去找他！馬克！」

克林的聲音很短暫，接著是扭打的聲音和克林的哭聲。他一定被狠狠的揍了一頓，不一會兒便聽不到他的聲音。只剩下女人啜泣的祈禱聲和兩位男人的爭吵聲。馬克痛苦得快支持不住，只恍恍惚惚聽到有個英國人說：「一次鬧三條人命，很難把事情擺平，你最好考慮考慮。」

以上是馬克僅有的記憶。他蘇醒時，明亮的日光正照著山區，他一心想著克林的安危，便盡力爬出小峽谷，回到山路上，已見不到克林和那具屍體。他昏昏沈沈的在路上爬行約三百碼，又暈了過去。那陣大雨淋醒他，但他再也無法動彈，後來姆比斯找到了他。

「他們一定以爲馬克死了。」

「是的，何況當時天色很暗，下去峽谷的路很陡，他們認爲馬克不當場死亡，也熬不到隔天早上。他們打算明天才去谷底找馬克的屍體，絕沒想到馬克會負傷爬出谷底。」

「那位英國人說要『考慮考慮』一定是指克林，他認爲那希臘人已殺了兩個人？」我說。

「大概是吧！」姆比斯說。

「那……克林很可能還活著。」

「是呀！如果馬克眞的聽到有人用英語那麼說。」

我停一下說：「隔天他們有沒有回去找馬克？」

「當然有呀！」他瞪著眼對我說：「我洗掉血跡，便躲在高處，等著他們來找馬克。」

「你看到他們了？」我緊張的說。

「嗯，四十來歲的人，穿著克里特島式的衣服。你見過那種衣服嗎？」

「見過。」

「他就穿著那種深藍色、寬鬆的夾克，邊緣有……那東西我不會講。」

「你說的可能是流蘇……維多利亞時代的桌巾就有這種裝飾。」

「流蘇，不錯。他的流蘇是紅的，頭上還戴了繫有巾帶的黑帽。反正他全身上下都是傳統的克里特島式樣，連黝黑的皮膚、唇上的髭鬚都是。」

「他就是兇手嗎？」

「是的。他的打扮和馬克說的一樣。」

「你看到他時，他在做什麼？」

「他在峽谷邊緣探望一下，再下去找馬克。他在谷裏四處搜尋，找了很久，好像無法相信馬克會不見了。他滿臉焦慮的走上來，又循山路找了好一陣子。當然，他沒找到茅屋。最後，他回去了，但並非直接往亞吉歐村去。而是往那方向去。」姆比斯指著北方說：「所以我們無法確定兇手是哪村人。」

「原來如此……。」我猶豫一下說：「既然他是獨自一個人，你沒想到對他採取行動……」

姆比斯瞪著黑眼，苦笑一下說：「妳是說我怎不逮住他，問出克林的下落？這點我倒是想過，但是沒機會下手。一方面他離我很遠，再說，他持有來福槍。」

他比個姿勢，示意持槍者隨時可能射殺他。

「刀子抵不過槍，我只好眼睜睜的讓他走。我若是冒險攻擊他，說不定就回不來了。」

「你說的有理。」

「況且馬克傷的很重，我也不能跟蹤他……」

姆比斯突然坐起身，偏著頭對我說：「現在妳懂了吧！我們的情況很危險，要妳別管閒事，並非嚇唬妳呀！唉！我呢，既不能離開馬克去找克林，也無法搬運船上的食品、藥物，眞是進退兩難。馬克發高燒一直沒退呢！」

「嗯，情況的確很糟糕。現在我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得盡力幫助你們。」

「妳能做什麼呢？如果妳到村子採購大量的食物，繃帶、藥水，再帶回山區，一定會被人看出破綻。天快黑了，妳也不能去我的船拿東西。畢竟妳對這帶的路不熟。」

「但是你可以去呀！」

姆比斯聽得莫名其妙。

「你回船上拿東西，我去照顧馬克，這不就成了。」我說。

他猶豫不決。

「還有什麼好想的呢？」我說：「既要有人上船拿東西，又要有人照顧馬克。我不能去，那你去好了。我來照顧馬克。只有這個法子呀！」

「可是……船上來回得好幾個鐘頭呢！」

我笑著說：「反正我跟旅館訂的是明天的時間，今天我不去亞吉歐村，沒人會懷疑的，何況沒有人知道我已到了村子附近。」

他隨手抓了一把松針，在手上玩弄著，眼睛盯著崖下說：「如果兇手找到茅屋，妳會很危險。」

我盡量以平靜的口吻說：「你晚上才去呀！我相信他們無法在夜間找到茅屋。」

「夜裏的確不容易發現。」

「相信我。」我說：「我並非好管閒事或是逞強，我只是不能見死不救。你們既然離不開這兒，就得拿些食物回來。」

「妳應該聽馬克的話，乖乖回亞吉歐村去，在旅館舒舒服服的睡一覺。」

「我眞能扔下你們一走了之，在旅館呼呼大睡嗎？」

他長吁一口氣，凝望著晴空。

「好，天一黑我們就動手。」他望一望我說：「我回船之前，別讓馬克知道我們的計劃。」

「嗯，他知道了一定會担心。」

姆比斯苦笑著說：「馬克一向精明能幹，想不到現在會遭到這種大麻煩。」

「他一定很担心克林吧！如果他熟睡了，說不定你去船上拿東西回來。他也不知道是我照顧他呀！」

「但願如此。」他說：「妳先躲在這兒，我出發時會給妳信號，妳再回去照顧馬克。妳只要注意他的燒有沒有退，還有別讓他起牀去找克林。」

「我會好好處理的。」

他瞧一瞧崖下，再回頭無可奈何的對我說：

「我想世上沒有妳做不來的事吧！」

突然他又很友善的笑著說：

「我想，連馬克都拿妳沒辦法。」

第四章

美麗的月亮，
我祈求妳，
暫時躲在雲層裡。

姆比斯在黃昏出發。夕陽一下子就沈入海面，夜幕緊跟著降臨。我已經在崖縫裏待了將近兩個鐘頭。姆比斯離開時，曾告訴我茅屋的位置。穿過茂盛的樹林，隱約可以看見馬克藏身的地方。姆比斯出發前，我看見他走出茅屋，去湖旁提水。

天色由灰轉黑，我又看到姆比斯走出茅屋，他抄近路來到崖縫底下，對我揮手。

我也對他揮手，而後走出崖縫，到山坡下與他會合。

他低聲對我說：「我餵他喝了剩下的咖啡，也清洗了他的傷口。他的情況好轉一些，現在睡著了。他雖會夢囈，但不再吵著去找克林。天快黑了，我想一切應該沒問題。我已經提了一些水到屋裏，妳去茅屋，盡可能別再出來走動。」

「好的。」

「我這就去船上，妳眞的不害怕？」

「當然是有一點害怕，但我會好好照顧他，你放心吧！」

「嗯……」他猶豫一下，抽出腰邊的小刀說：「這個妳留著，以防萬一。」

「不……」我搖搖頭說：「你還是留著吧，我根本不會用，給我也是白給……對了，姆比斯……」

「什麼事？」

「我一直想著，他們是不是放了克林。他們發現馬克沒死在谷底，如果再殺了克林會引出更大的麻煩。他們殺死希臘人可能是尋私仇，逃得了當地法律的制裁，但射傷兩位外國人，事情會很嚴重。」

「這我也想過。」

「如果他們眞的放了克林，他很可能先去找馬克的屍體，再回船上去。」

「但願如此。」姆比斯說。

我不安的說：「希望他們不會發現你的船。你來這兒的山路直通舊港嗎？我很怕他們故意放走克林，然後跟蹤他，知道你停船的地方。」

他搖搖頭說：「那條小路在教堂附近分成兩條，一條往北邊的安賀亞鎮，也就是兇手回去的方向，另一條直通東邊的古鎮廢墟，很多遊客常到那邊玩。馬克和克林都帶著背包，他們怎會知道馬克兄弟是搭船來的呢？說不定他們以爲馬克和克林是到廢墟遊覽的旅客，打算去老教堂過夜。妳知道嗎，許多旅客，尤其是英國人喜歡做這種怪事。」

「希望你說的沒錯。你的船還藏得隱秘吧？」

「嗯，我把船停在焦岩間，還算安全。」

「如果克林回到海邊，找得到船嗎？」

「只要他沒走錯路，應該找得到。」

「那就好，希望你能找到克林。」

他望望茅屋說：「這要看克林的造化如何。或許那些兇手很爲難。如妳說的，射殺外國人確實很不智。希望他們顧慮到這一點，而放掉克林，放棄追殺馬克。」

「他們眞會如此嗎？」我說。

姆比斯沈默不語。我聽到高空傳來海鷗的叫聲。

「我……說眞的，事情恐怕不會這麼單純，他們不會輕易放過克林和馬克的。」

「也許不會這麼嚴重吧！」我微笑著說。

他凝重的說：「妳不瞭解那些無法無天的壞蛋。小時候我住在這島上，日子就過得很不安寧……我走了，請妳多多照顧馬克，一切拜託妳了，妮……」

「妮娜。」

「喔，我眞健忘，妮娜小姐再見了，希望一切平安無事。」

「再見。」我揮手說：「小心點，快去快回。」

「最遲我明天一大早會回來。」他回頭說著。

「好。」我担心的說：「如果你明天中午前沒回來，我會去找你。」

一會兒的功夫他已消失在薄暮中的小路。

我在附近徘徊，探尋四周的動靜。天已暗下來，飛鳥都歸巢了，天空有稀落的星光閃爍著。月光下幾乎看不到藏匿在岩中的茅屋，我內心的懼怕才減輕許多。但願今晚的月光明亮適中，使姆比斯能順利回船，又不被人發現。

我走向茅屋，一邊自我安慰著：「白天裡他們都找不到這兒，何況是晚上。」

我進屋去。

「是姆比斯嗎？」

原來馬克醒了。我悄悄走近牀邊。

「姆比斯回船上拿東西，順便找找克林。」

「妳是……」

「我是妮娜。你們躲在這兒，非補充一些東西不可。姆比斯明天就回來，你現在餓嗎？」

「餓……不，我只是有點渴。姆比斯……太荒唐了，怎讓妳留下照顧我……妳還不知道嗎，隨時有人找上門來殺我，妳應該回旅館……」

「別担心，反正我向旅館訂的日期是明天。而且，我表姐最快也要明天才到亞吉歐村，沒人會知道我留在這兒。你盡量放開心情休息吧，我倒杯水給你。」

我遞給他一杯水。他看來還很虛弱緊張，不過已不再責備姆比斯讓我留在茅屋的事。他喝下水，說：「他回船上去？」

「是的。」

「他告訴妳事情的經過？」

「是的。我們認爲克林可能回到船上了。」

他沒講話，緩緩躺回床。黑暗中，我只能模糊的看到他的身影。

「你覺得怎樣？」我說。

「還好。」

我爲他把脈，脈博微弱急速。

「傷口疼不疼？」

「疼……明早可能會好一點。」

「有沒有發燒？」我說。

「嗯，對了……妳的名字我……忘了。」

「妮娜。」

「喔，是的，妮娜……」

「你貴姓？」我問。

「藍登。姆比斯什麼時候回來。」

「明天早上。」

「克林……回……回船上了嗎？」

「嗯，他可能回船上去了，你放心休息吧。」

「你……」他說：「你應該離開這兒，至少……妳要答應我……明天一定離開我們。」

「好的。」我輕聲說：「姆比斯一回來，我就回村子。現在你放寬心情，好好睡一覺。」

「姆比斯說……有橘子？」

「哦，有的，等一下，我幫你剝。」

他靜靜的等著我剝橘子，我拿第一片給他吃，他很飢渴的吞下去，再遞去一片，他突然推開我的手，全身顫抖不已。

「躺下休息吧。」我說：「夾克蓋緊一點。」

「妳沒穿夾克不冷嗎？」他坐起身子說：「妳穿上吧！」

「你眞是的，是你在發燒、發冷，不是我呀！怎麼這樣不聽話！」

「妳變得好兇哦！」

「對不聽話的病人不兇點怎麼行。快！蓋上夾克躺著好好休息。」

「讓妳坐在這兒受凍，我怎麼睡得著呢？」

「我一點也不冷……你就聽我的話，好好休息嘛！」

「那……妳總不能整夜坐在牀邊呀！」

「這你別管。」見他唇齒又開始打冷顫，我勸著他：「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你快給我躺下休

息，好不好？我想……我想我也可以躺在牀上休息，這樣我們都會暖和些。你快躺下吧。」

他吃驚的躺下來，我也隨著躺在他身邊。我伸手摸摸他的額頭，他急急翻身，背對著我。我的手伸到他脖子下，小心繞過他肩上繃帶，擁住他。他緊張得動也不敢動。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放鬆心情，發冷打顫的現象也逐漸消除。

「牀上有跳蚤。」他不好意思的說。

「這種地方是難免的。」

「茅草的味道很難聞，妳習慣嗎？而且我自己……」

「嗯，明天我得替你洗個冷水澡。」

「妳別開玩笑！」馬克不以爲然的說。

「眞想不通姆比斯是怎麼照顧你的。你傷勢嚴重，他還讓你全身骯骯髒髒的，這會要你的命的。他總得把你洗得乾淨一些呀！」

「我妹妹常說，我弄得全身髒兮兮的才像男孩子。」

「你妹妹？」

「是呀，夏綠蒂、安安，還有茱利亞。」

「天啊！你有三個妹妹。」

「是的，克林是我的么弟。」

「那……你是老大？」

「是呀。」

「難怪你不習慣被照顧。」

「嗯，家裡的事通常由我處理。我父親常年駐留國外。他現在是駐巴西亞馬遜河，瑪瑙斯港口的工程師，兩年前他在古巴。還好夏綠蒂她們大都住校……她讀戲劇學校，安安在牛津大學，茱利亞和克林還在讀中學。」

「你呢？」

「我繼承父親的衣鉢，學校畢業後，任市政府工程師，這兩年在牛津大學修碩士，今年獲得學位。這次旅遊就是爲了慶祝我畢業……誰知道……」

他說著。又變得很沮喪，大概又想起了克林。

「幾點了？」他很憂慮的問。

「我的手壓在你頭下。」

我抽出手，吃力的看看錶。

「大約是午夜了，你還不睏嗎？現在不冷了吧？」

「是的，我很暖和，妳呢？」

「我也很暖和。」

其實我冷得很。

「傷口還好吧？」

「很好。妮娜，妳眞是個善良的女孩，我不知該如何感激妳。說眞的，我現在覺得如在夢中。」

「別再講了，快點睡吧。」

「啊，月光射進來了。」

「嗯，是剛從烏雲露出來的月光，希望能幫助姆比斯順利回到船上。」

他沈默不語，我以爲他睡著了。沒多久，馬克又開口說：「如果……他們不放克林走……我們該怎麼辦？」

「你放心好了，姆比斯一定會帶克林回來……你安心睡一覺吧。對了，你聽過紡月女神的故事嗎？」

「沒有。」

「紡月女神呀……傳說她們是希臘的女神。有時人們深入山區，會見到三位女孩子在薄暮中

的山坡上紡織。她們用紡錘織著銀白色的月光。她們是善良的女神，希望把月光織下來，免得山裡的小動物常在明亮的月光下遭惡獸、獵人捕殺。天上的月光在她們的紡織下，會一天天的減少……」

在我懷抱裡的馬克顯得輕鬆自在，呼吸逐漸均勻深沈。我繼續細聲說著：「有一天她們把天上的月光全部織下來，就把紡好的月光拿去海邊洗，結果月光又從海中溜回天空。她們每夜洗著，月光却又漸漸升起成爲滿月，女神們只好再回山坡，重新把月光織下來。」

很微弱的月光從門縫照進來。但願今夜不太明亮的月光能幫著姆比斯回到船上，也不會暴露我和馬克藏身的茅屋。我彷彿看到三位紡月女神又出現在山坡，爲了我和馬克的安全，正織著月光呢。

「馬克……」

沒有應聲。

他終於睡著了。

我再量量他的脈膊，現在跳得較穩定，我輕輕爲他蓋好羊毛夾克。

我吻一下他的頭髮，也慢慢的睡著了。

第五章

洗盡他的創傷，
在他心靈烙下，
永恒的懷念。

我一定睡了很久，醒來腰酸背痛。馬克仍弓著身背對著我，呼呼大睡。他的呼吸漸趨正常，我摸摸他的皮膚，燒也好像退了。

晨曦微微照在門口。馬克的臉頰壓住我的手，我不敢縮回來看看錶。天上好像有厚厚的烏雲，晨光一直很陰暗。

姆比斯應該回來了呀！

我小心的起身，想抽出手腕看錶。馬克翻過身，呻吟一下也醒來了。他揉揉眼睛，一看到我，似乎很吃驚。

「妳……？喔！我幾乎忘了妳睡在我身旁。昨晚我一定神志不清……」

「你們男人和女人共床一夜，醒來第一句話總是這麼說。」

我起身離開牀又說：「我本來不想吵醒你。」

他笑著說：「昨晚我睡得很好。我的傷勢似乎完全復原，可以下牀活動了。妳……妳有沒有睡著？」

「我睡了好一會兒。」我說。

「現在幾點了？」

「五點。」

他皺皺眉頭，肩上的傷口似乎又隱隱作痛。

「姆比斯還沒回來嗎？」

「沒有。」

「但願他能平安無事。」

「唉！你這個人怎那麼多慮？」我說：「姆比斯會照顧自己的，你放心吧。他一回來就應該

盡快帶你離開這兒。」

他用手掌擦擦臉，彷彿想讓自己更清醒些。他的眼睛流露著不安的神色。

「茅屋不安全嗎？」

「是的。如果兇手認爲你還躲在山裡，一定要追殺到底的話，他不會錯過水源的地方。你不可能離水邊太遠。萬一他到了湖畔，很可能發現這間茅屋。姆比斯帶你來這兒養病很對，但不可長久待在這裡。現在你傷勢好轉一些，應該另找一處空氣好，而且可眺望四周的高地避難。我知道有個崖縫是理想的地方。」

「妳說的有理。」

他的體重不比我想像中的輕，行動還很不靈活。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從牀上扶到牆邊。他身材不很高，肩膀卻很寬厚雄壯。

「好了，休息一下。」他很痛苦的說著，彷彿剛跑過馬拉松，臉上滴滿汗珠。

「讓我再靠緊牆邊，才能減輕妳的負擔。」

我們慢慢走出門外，朝陽洒落在我們身上，地上映著各種花草、岩石的長影，空氣也顯得格外清新。

我扶馬克坐在一株倒在地上的橄欖樹幹上，獨自跑去湖邊。

整片清涼的湖水還沒被太陽照到，我梳洗一番，跑回小屋拿了水壺，回湖邊取水給馬克。

他默默的坐在樹幹上，看來那麼憔悴憂愁。

「喝點水再洗洗臉。用我這條手帕。不…不…我來幫你洗，你靜靜坐著就好。」

馬克沒有回話，乖乖的讓我擦拭。或許水很冷，幫他擦臉時，他有些顫抖。

我們吞嚥堅硬如石的隔夜麵包，喝冰涼沁心的湖水充飢。幸好，我還有一些巧克力和橘子佐餐。

馬克很費勁的咬著硬麵包，一口口吞下去。望著他，我很難過。他才剛拿到碩士學位，帶著弟弟出遊，正要步入人生更燦爛的前程，竟遭此不測，落難於蠻荒山區。

吃過難以吞嚥的早餐。我對馬克說：「我昨天藏身的崖縫不但十分隱秘，而且可以瞭望四周的動靜，只是高了一點，需要爬一段上坡路。就在那邊，看見了嗎？我先過去查探一下。待會我扶你上去……」

「好。」

我們怎麼上去的，我實在說不出來。前後我們大約花了一個鐘頭。起先我半扶著他，後來他臉色轉白，滿頭大汗，幾乎全由我又拉又推的帶上去。到了崖縫，我的心臟都快停了，氣也幾乎喘不過來，就像以前希臘勇士從馬拉松跑到雅典去報消息，只是我差一點沒有氣竭身亡而已。

我坐下休息好一會兒，看著馬克。他閉著眼睛，垂死般的躺在崖縫裏。陽光漸漸照射到崖縫，他才感到稍稍暖和起來。

「我回茅屋拿背包和行李，順便把路上的痕跡埋掉。我回來後，不管你怎麼說，我一定要生個火。」

他的眼皮閃動一下。

「生火！絕對不行。」

「沒有火你根本活不了，你非喝些熱的東西不可，而且你肩上的傷口也要用熱水消毒，否則情況會惡化。附近的乾柴很多，燒起來不會冒很多煙。你看崖縫這麼隱秘，一點點煙別人不會發現的。」

「好吧，就聽妳的。」他閉起眼睛，無力的說。

沒一會兒，我把路上和茅屋的痕跡掩飾掉，帶回自己的行李和一些乾柴。

馬克仍閉眼躺在原地。我探頭往崖縫四處瞧瞧，一點動靜也沒有，便把枯葉、乾柴堆好，劃根火柴燒起來了。

我不安的看著熊熊火焰，還好沒什麼煙，我才放心的撿兩塊石頭架在火堆旁，然後把水倒進剛帶來的小鍋，放在火上燒開。

我用開水冲了一杯巧克力茶。

馬克還閉著眼休息。

「馬克……馬克……把這喝下去。」

他慢慢的睜開眼。

「這是什麼？」他有氣無力的說著。或許我不該讓他帶傷爬上崖縫。

「天啊！怎麼有熱水？」他伸手碰到杯子。

「我不是說過要燒水嗎？」

他顯得很著急。我知道他方才願意讓我生火，一定是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答應的。我微笑著，跪在他身邊說：「不用担心，水已經燒開了。還剩一些水，待會兒我替你清洗傷口。」

他接過杯子，啜了一口：「這是什麼東西？」

「那是我的祖傳秘方。我在山下採了一些草藥泡的。」

「怎麼味道有點像可可。妳用的是什麼秘方呢？」他再喝一口，突然睜大眼睛說：「是不是他們回來了？我是說姆比斯和……」

「他們還沒回來。你喝的是巧克力糖泡開水。」

「巧克力糖沒剩多少，你有沒有自己留一點？」

「我還有一點，你快喝吧！」

他喝了水又躺下休息。

「妳的獨家秘方的確很厲害，現在我覺得好多了，妮拉。」

「是妮娜，不是妮拉。」

「喔，對不起。」

「你閉上眼，咬緊牙根吧！我要清洗你的傷口。」

我轉身去拿開水，那些柴快燒成灰了。我用手帕握緊鍋把，拿起小鍋子，回到馬克身旁。其實我對傷口護理的常識懂的不多，而且我一見到血污就會噁心，但馬克的傷非消毒不可，我也只好咬緊牙根，先拆除昨日姆比斯爲他纏上的繃帶。

「別害怕。」馬克安慰我說：「傷口的血已經止住了。」

「害怕？你叫我別害怕……天呀！姆比斯是用什麼給你包紮的？」

「可能是從我的襯衫撕下來的。」

「哇！還有這些敷在傷口的草藥又是什麼東西？」

「他的祖傳秘方。他說那是他祖母流傳下來的藥草配方。對任何傷、任何病都很有效，和妳的……」馬克突然咬住嘴唇，屏住氣。

「你撐著，待會兒可能更痛。」

馬克沒有回答，把臉轉向一旁。我深吸一口氣，拿掉敷在傷口的草藥。可怕的傷痕映入我眼裡。

看到那焦黑血腥的槍傷，眞把我嚇住了。有生以來，我頭一次看到如此怕人的傷口。子彈貫穿他的左肩，傷處皮肉焦裂，約有一吋長。裏層的肌肉暴露出來，沾滿血汚。馬克眞幸運，槍傷離他的心臟一呎不到，而且彈頭沒留在肩上。我沈住氣，雙手微微顫抖着，繼續清理傷口附近的汚物。

我從背包拿出一條乾淨的手帕，浸入滾燙的開水，開始清洗他傷口上的血汚。馬克沒有吭聲，兩眼望著崖縫外飛翔的茶隼。

潔淨的水由紅而變褐。我滿頭大汗終於洗清馬克的傷口。還好他的傷口沒有發炎惡化的現象。有些冒險故事說聞聞傷口可知內部是否發炎。我低下頭嗅嗅他的傷處，除了剛才他爬上崖縫的汗味外，並沒有其他味道。

「妳在做什麼？傷口很嚴重嗎？」

「還好。」我說：「馬克……其實我只懂一丁點的救護常識。但至少你的傷口看來很乾淨，沒有惡化……大概沒什麼問題……我希望如此。」或許姆比斯的祖傳秘方眞的有效，使得馬克的

傷勢沒有惡化。

他偏頭看看自己的傷口：「嗯，不錯。看起來很好，就擱著吧，讓它自然凝結，很快就會好的。」

「你還說看起來不錯，差點嚇昏我了。」

「我可愛的護士小姐，現在妳應該帶著甜蜜的笑臉安慰我：『小伙子，你的傷沒什麼大不了，反正你還有一雙脚，緊張個什麼勁？』我不是跟妳開玩笑，傷口的確沒有惡化。」

「好了……不管怎樣，傷口一定要包紮起來，不能讓它接觸空氣太久，這是最起碼的護理常識。你好好躺著，我要包紮你的傷口。」

「用什麼包呢？那…那是什麼？」

他望著我在行李箱翻出一件衣物，大聲叫著。

「這是我妮娜的襯裙。」

「可是，妳……」

「你躺下別說話。這件襯裙我洗得很乾淨，質地又柔輭，用來代替繃帶再合適不過。」

「我不是說不好，只是……我拿了妳的夾克……現在怎能再用妳的襯……」

「放心好了，除了這件襯裙，我再也沒什麼可以給你了。」我邊說邊包紮他的傷口。

「嗯，這樣子看起來好多了。你覺得如何？」

「很好……不，我是說感覺好一點了，但是身體動一下，就會陣陣抽痛。」

「嗯，那你就盡量別動。我再下去提一些水上來，說不定我們還得在崖縫待很久，水不能缺。」

我提了一壺水，順便撿些乾柴回來。我在火堆裏添了一根柴，就躺在馬克身旁，用手支著下巴。

「我會注意崖下的動靜，你儘管放心休息。」

他沒講話，閉起眼睛靜躺著休息。

我往崖下四處瞧了好一陣子，一點動靜也沒有。

早上八點，天完全亮了。我想這會是很長的一天。

第六章

分離……

二十分鐘後，崖縫下有了動靜。

有人在東邊的遠處山坡走動。當然囉，一開始我以爲是姆比斯，然而令我驚訝的是他大搖大擺的走在光凸凸的山坡上，一點也不怕被人發現。

面對著陽光，我不得不瞇起眼睛注視下方。我模模糊糊看到他穿著一身深色的衣服，和姆比斯的褐色長褲、深藍色襯衫有點像。但他除了拿一支拐杖，沒帶任何東西，而且步伐似乎很緩慢

，一點也不急，走幾步便停下來，把手舉在額頭上，四處望著。

他走走停停的，我看出他不是姆比斯了。他又抬起手來，突然我看到他手上亮晃晃的，原來他正拿著望遠鏡尋望四方。我更確定他不是姆比斯。他又開始走動，身旁的木杖也閃閃發亮。更不得了！那必定是來福槍。

我縮回脖子，移身到松枝較茂密的地方，繼續監視他。眞像是看到一條眼鏡蛇，我心中忐忑不安，連作好幾次深呼吸，都抑不住駭怕和緊張。

我回望一下馬克，他仍閉著眼，疲憊不堪的躺在地上。我伸手想搖醒他，馬上又把手縮回來。反正叫醒他除了令他更不安外，也於事無補。

我想那個人必然是兇手。我漸漸可以看清他的衣飾：帽緣的巾帶、襯衫的形式、夾克上的流蘇，都和姆比斯說的一樣。他不但穿著克里特島傳統服飾，還帶著來福槍走走停停，不斷的用望眼鏡四處瞧著，必定是在找尋馬克……想到這裡，我不停的冒著冷汗，事情不如昨天我對姆比斯說的那麼簡單。他們還不死心，仍在追殺馬克。

他走近一片絲柏樹林，又停住脚，拿著望眼鏡往上瞧……望眼鏡掃視過牧羊人的茅屋……姆比斯走過的山路……崖縫……

望眼鏡掃視過崖縫，又轉回東邊。他望著不遠處草木茂盛的石坡路。不久，他放下望遠鏡，

舉起來福槍，一步步走進絲柏樹林，消失踪影。

馬克轉身，呻吟一下。

「你醒了？」我說。

他慢慢睜開眼睛，看了我一眼。表情突然變得很緊張。

「發生什麼事？」

「崖下有個人帶著來福槍和望眼鏡，尋找什麼人似的。我想可能是那位兇手。」

「他發現了崖縫？」

「沒有。」

馬克緩緩翻身，爬到我身旁，探頭望著崖外。我湊近他的耳朵說：「就在樹林裡面，他正往斜坡走過來。就在那邊，待會你會看到。你瞧！湖泊就在那片斜坡下方。我說的沒錯，他知道你負傷躲在山裏，一定朝有水的地方找。」

馬克引頸看著崖下不遠的石坡。

「不容易找到崖縫吧？」

「是的，沒有人會想到這兒有崖縫，何況崖面上下都是灌木和松樹。」

「來這兒的路呢？」

「也很隱密，都被無花果樹和灌木叢遮住。」

「嗯……妳……妳不能再留在這裏……妳有沒有把握繞道回亞吉歐村……」

「我……」

「趁現在他還在樹林裏，妳趕快繞路，回村子去。」

「不！我要留在這裏，萬一他找上來，我可以幫你對付他……」

「對付他！」馬克很憤怒的說：「妳忘了，他有來福槍，妳怎麼對付他？用石頭扔他嗎？」

「可是……」

「時間很緊迫，別饒舌了……快！聽我的話，離開這兒。」

幫人就要幫到底，他要我在最危急的時候離開，那是不可能的。我仍坐在原地，不理會他的話。

「他要找的人是我。」馬克生氣的說：「根本不知道妳和姆比斯與我有關。妳就聽我的話，快離開這兒吧！」

「可是……萬一他找上來，會殺掉你……」

「妳給我聽著。」馬克更憤怒的說：「難道妳留在這兒就能阻止他殺我嗎？不！他會連妳一起殺掉，妳走吧！我沒力氣再和妳吵了。」

我還沒回答馬克，他急急伸出手壓低我的肩。

起先我不曉得是怎麼回事，等我回頭一瞥，才看見那個人已走出樹林，正在離我們更近的地方張望著。

馬克嚇得像一個木頭人，蒼白的臉動也不敢動，看起來非常緊張。

那位克里特島人步步逼向崖縫底下。他的身材並不高，卻顯得很粗壯強悍。我還看不清他的長相，但隱約可見他黝黑的皮膚、下額方形的輪廓和厚厚的嘴唇。他捲起袖子，露出結實的手臂，我還可看見他外衣上的紅流蘇、腰間的一支短刀。這是克里特島傳統的「英雄式」打扮。

他又拿起望遠鏡四處瞧著。我和馬克緊張得氣都快喘不過來。時間彷彿靜止了，一分一秒慢慢爬着。陽光投向石坡，美女櫻、百里香、流尾草的香味隨著熱氣蒸散着。在這最難熬的時刻，禍不單行，有條褐黑色的小蛇由石縫裏鑽出來，如水珠般晶亮的小眼瞪著我們，幸好牠只是瞧瞧我們，又鑽回洞裏。我們沒有心神再去注意那條蛇，整顆心早就嚇得麻木了。

兇手拿著望遠鏡掃視著，突然在崖縫的左方向停住，他也屏息在凝望著什麼似的，一定是發現了茅屋！

如果他是本地人，一定知道附近有牧羊人的小屋。也許他一時忘了，現在才由鏡片中驚訝的發現草叢裡的茅屋。他把望遠鏡掛在脖子上，雙手拿著槍，直走向茅屋。

我回頭看一下馬克。他正以感激的眼光望著我。我卻很擔心。剛才有沒有把茅屋裡的痕跡掩飾掉？仔細想想那些橘子皮、草牀、地板、我們的背包、行李……都清理收藏好了，我才放下心來。

馬克對我微笑，豎起大姆指誇讚我的機智。

「早上我聽了妳的話，暫時保住一命。剛才妳不聽我的話，現在要逃也來不及了……」

「我答應姆比斯，在他回來前要好好照顧你，我不能言而無信。何況，我有我的原則。」

「妳的固執和勇敢實在令我頭疼……」

「噓！」

兇手從茅屋走出來。剛才滿懷信心的他撲了空一定很懊惱。

我倆剛鬆了一口氣，又緊張起來。兇手正一步步走到崖縫的正下方。萬一他發現了通往崖縫的小徑，我們就完了。我半閉著眼向上蒼禱告，別讓他看出覆在無花果和樹叢裏的小徑。

「呼！」

我和馬克再鬆口氣。他走過小徑的入口處了。我們小心翼翼的看著他繞回崖縫的正下方，拿起望遠鏡四面八方的尋視著。

過了幾分鐘，我們的心跳才逐漸緩和下來。兇手荷著槍，又走回東邊的山坡。我們仍緊盯著

他的背影。

兇手又進入樹林。這時馬克竟然起身想爬下崖縫。

「馬克！」我驚叫著。

他回頭望一望我。

我生氣的說：「你要做什麼？」

他不耐煩的回答：「我要跟踪他。說不定可以找出克林的下落。」

我剛被兇手嚇得半死，現在又爲馬克愚蠢的想法氣得怒火冲天。

「什麼？你要扔下我，自己去跟踪他？」

「這兒很安全……」他傻楞楞的說。

「你眞以爲我怕單獨留在這裏，我是擔心你！」我火大的說：「你根本走不了一百碼路，怎麼跟踪人家呢，你關心弟弟安危的心情我瞭解，但你得理智一點。」

「我總要試試呀！」

「怎麼個試法？」我忍住怒氣說：「現在你連在平地上安穩走路都不行，怎能在山區跟踪持槍的人呢？倒不如……不如讓我去追踪他。」

「妳瘋了呀！」他也發起脾氣：「唉！一開始就不該讓妳……」話沒講完，馬克的臉色變了

。剎那間，他的脾氣、憂慮、緊張，似乎完全消失，還露出了笑容。我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

有人從遠處的巨石躍下，小心翼翼的隨著那位克里特島人走入樹林。一身褐色長褲、深藍色上衣、光凸凸的頭，那正是姆比斯。他要去跟踪兇手。

沒多久，他的身影也消失在樹林裏。

□

「被他溜掉了。」姆比斯喘著氣，用希臘話說：「他從山坡走向另一個溪谷，就在那兒被他溜掉的。」

我和馬克幾乎在崖縫裏等了一個鐘頭，才看到姆比斯回來。他慢慢走到崖縫底下，抬頭望著我們藏身之所。馬克探出身子和他揮手，讓他知道我們已移過來這邊。我急急跑下去接應他。他雙手空空的，我想他一定爲了跟隨兇手，把東西藏起來。

「他是不是由小坡走到河谷，再往下游去的？說不定那兒有通亞吉歐村的路。」

姆比斯搖搖頭，用手背擦著滿頭的大汗，以希臘話說：「我不清楚。那兒都是灌木叢和巨石，我在那兒跟丟了人，不曉得他往哪個方向走。馬克呢？他怎麼上去崖縫的？」

「我扶他上去的，他好多了。你有沒有找到克林？」

「沒……沒有。他沒有回船。」他有點心不在焉，直望著崖縫說。他又用手擦一下臉，想把我的話唐塞過去。

我拉住他的衣角，追問著：「沒找到克林？你有沒有騙我？」

他停了幾秒鐘，才轉身看著我說：「我沒有騙妳呀！」

「馬克眞要擔憂死了。剛才他還要去追兇手，查出克林的下落呢！」

「有什麼辦法？我昨夜回船上，根本沒見到克林的影子，妳怎麼說我欺騙妳呢？」

「喔……我只是覺得沒把克林找回來，很遺憾。」

「是呀！沒找到他我也很惱火，現在又沒跟住兇手，眞是！」姆比斯摩拳擦掌的說：「不管怎樣，我總得上去向馬克交待。」

「別急，你等一下，馬克已經曉得你沒帶克林回來了。食物和藥品總帶回來了吧。」

「當然帶來了。我盡可能的多拿一點。其實我很早就回到這兒，發現兇手又在追殺馬克。」

姆比斯偏一下頭，指向東邊的石坡說：「我一見到他，先把東西藏好，再回頭，兇手已走向茅屋，呼！幸好你們移到崖縫去了。」

「兇手發現了茅屋，你知道嗎？」

「是的，看著他帶槍走進茅屋，我除了禱告也莫可奈何。見他單獨走出來，又沒聽到槍聲，

我才鬆一口氣，猜想你們可能躲到崖縫去，謝天謝地，我想的沒錯。」

「你把東西放在那兒？我們快去……這樣好了，我們先去看看馬克，再去拿食物。」

姆比斯轉身望著崖縫說：「妳先去拿東西，就在石坡附近，我去看一下馬克，再下來拿其他的東西。」

「好吧，藏在石坡的什麼地方？」

「在那兒，妳會發現一條獸徑直通一條小溪，溪畔的上游有堆大石……」

「在石堆裏？」

「不！石堆附近有棵大橄欖樹，樹旁有個小洞。我就把東西放在洞裏。看過馬克，我馬上去幫妳拿東西。」

他一講完就轉身爬上崖縫。我感到他們似乎不再需要我，姆比斯好像有話非先和馬克談談不可，連東西都不重要了。但飢腸轆轆的我可不這麼想。洞裏的食物好比一塊大磁石，我飛快的被吸引過去。

沒多久，我便找到藏東西的地方。即使姆比斯沒告訴我，我也可以憑嗅覺找出來。我實在餓慌了，就算他把食物埋在敏諾王的迷陣裏，我也會一口氣挖出來。

洞裏有兩大袋東西，看來他是帶了不少來。我迫不及待的解開袋口。

袋裏有消毒劑、肥皂、繃帶和一把剃刀……我急著翻找食物。

另一袋裏有熱水瓶、罐頭、咖啡、乳酪、罐裝的牛肉、硬餅乾及一小瓶威士忌酒——老天！姆比斯眞細心，還記得帶開罐器。

我把袋口綁緊，拖著兩個大袋子回崖縫。

我在半路上碰見姆比斯。我嘴裏塞滿餅乾，嚼個不停，幸好他只對我點點頭。如果他要跟我講話，尤其是講希臘話，必定會醜態畢露。

他的表情很不自然，似乎又像以前一樣不信任我了。或許他和馬克談了很嚴重的問題，我彷彿又成了局外人。

剛才他一定和馬克商量了重大事情。

□

我回到崖縫，馬克正背著我坐著。我講話，他才轉過身來。

「保溫瓶有些熱湯，你先用瓶蓋盛著喝。姆比斯，讓開一點，我要起火煮咖啡。」

我以爲他們會反對，但他倆都沒吭聲。馬克一言不發的喝著熱湯。我遲疑一下說：「我很難過，姆比斯沒找到你弟弟。」

他往上瞧瞧，開口說：「我早就知道事情不是這麼單純。不過，妮娜，妳也不用過份憂傷。。」他望著我微笑一下：「今天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先吃點東西再說吧。」

我小心的爲他倒杯湯，然後起火。

我們吃了很豐盛的一餐。有熱湯、醃牛肉、餅乾、三明治、咖啡、牛奶和果汁蛋糕。我一口接一口的狼吞虎嚥，姆比斯說他在船上吃飽了，只陪我們喝一點咖啡。馬克也吃得很起勁，他把最後一杯咖啡喝剩一半，拿在手裏輕輕轉著，似乎不忍心喝完。他的臉色看來好多了。

「很感謝妳和姆比斯給我的照顧。現在我們該談談下一個步驟了。」馬克說。

姆比斯沒吭聲。我等著馬克繼續說下去。

馬克點根煙，吸一口，往上吐個煙圈，然後望著煙圈升騰空中，漸漸消失。

「姆比斯說兇手可能來自亞吉歐村……事情不如我們想像的簡單，我們還不能去村子求救，不過，我們已經有了頭緒。」馬克停住話，望著我，似乎等我發言。但我靜默不語。

他繼續說：「還是老問題，我們非找到克林不可……現在我很清醒，不會去硬拼，做出傻事。妳放心……」他露出自嘲的苦笑說：「如果我傷勢沒好轉，會盡量請姆比斯代勞，不會輕舉妄動……眞的，妳大可放心……」

姆比斯左顧右盼，毫不在乎馬克的話似的。我知道，馬克說的是他們剛才商量好的結論。姆

比斯早就知道他要講什麼。

「所以……」馬克不敢望著我，只是低聲的說：「妮娜，妳……」

我猜的沒錯，他們的結論是：馬上要宣戰，請老弱婦孺先行迴避。

馬克再吸口煙，終於橫下心對我直說。

「妳表姐今天就到亞吉歐村對不對？妳也非去不可囉，否則她會急著找人。」他看一下手錶說：「天哪！快中午了……妳還不快去……妳到了那兒最好忘記在這兒發生的事，好好的渡假吧？」

我望著他，對他倆急著「擺脫」我那副緊張兮兮的模樣，實在好笑。

「是啊，我該去亞吉歐村了。」我說著把背包拿近身旁，開始整理自己的東西。馬克說的沒錯，我留下來也幫不了忙。何況我也不能讓蘭絲表姐擔心我的行踪。

他們看我和顏悅色的收拾行李，才鬆了一口氣。

「妮娜，」馬克微笑的說：「說起來妳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應該好好謝謝妳。只是眼前的情況很複雜危險，我們不得不先請妳離開。」

「馬克，我該走的時候就是你想留也留不住。這兩天一夜的冒險足夠我回味一輩子了。現在我想回旅館好好休息。」

「妳在村子可別露出破綻……」

「你眞多疑，別人根本不知道我提前來這山區，我會露出什麼馬脚呢？」

他扔下煙蒂，又開始叮嚀嘮叨了。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妳若在亞吉歐村見到姆比斯，或是我，一定要裝成不認識我們。」

「我會的啦！」

「不是我愛囉嗦，爲了安全我不得不提醒妳。對了，以後我只要寫信到雅典的英國大使館，就可以與妳聯絡上吧？」

「英國大使館？」姆比斯很驚訝的看著我。

「是的。」馬克看著他說：「她在那兒做事。」

「事情解決後，我會與妳聯繫。」馬克轉向我說。

「好的。」

「也許我會先寫信給妳。還有……」

「什麼事？」

他盯著手上玩弄的小石子說：「妳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否則我放不了心。」

「什麼事情？你說嘛！」

「千萬別去報警。」

「你放一百個心好了。我說不再管你們的事，絕不會再管的，還去報什麼警呢？不過，我始終認爲事情沒你們想像的嚴重、複雜。爲什麼不去找亞吉歐村村長？他應該會幫你們的忙。唉，反正你們的事我不再多言。」我看看他們，又慢慢的說：「馬克……不要憂慮自責，你並沒做錯什麼……兇手還不知道你們乘船來吧。」

「不知道又能怎樣。」馬克憤怒的說：「那個傢伙拿著槍到處要殺我，克林至今還下落不明。」

「他們也許只抓他當……當……英國話該怎麼說呢？」姆比斯攤開雙手，莫可奈何的樣子。

「你是說當人質。」馬克說。

「嗯，姆比斯說的不錯，目前他們還不敢傷害克林。」我說。

馬克和姆比斯顯得很焦慮，沒再講話。

我收拾好行李一起身，姆比斯也隨著站起來。

「你要送我？」

「是的，我送妳一程。」

這回我沒拒絕，或許姆比斯要藉此機會，探查去亞吉歐村的路徑。我轉向正要起身的馬克說

：「別起來，你躺著好好休息，我走了。」我笑著和他握手：「祝你好運！」

「對了，姆比斯帶了毯子來，這件羊毛夾克該還妳了。」

我接下夾克，塞進背袋。

「很抱歉……這件襯裙暫時無法還妳。」

「沒關係。希望你的傷趕快轉好……順利找到你弟弟。」我背起背袋說：「我走了，我會把這兩天的事當做一場夢。」

「就算是一場惡夢好了。」馬克微笑的說。

「好的。」我遲疑一下說：「你們應該信任我不會做出傻事，給你們添麻煩，但眞要我不聞不問是不可能的。如果那些兇手來自亞吉歐村，我會盡力查出他們的身份。你們放心，我會格外謹愼，不會出事的……要是我有重大的發現，譬如我查出他們的身份，或是克林的下落，我該去那裏和你們聯絡呢……對了，你們的船停靠在哪兒。」

馬克對姆比斯使個眼色，用希臘話說：「告訴她船的位置沒有關係，她不會說出去……」

「馬克，她懂得希臘話呀！」姆比斯著急的說。

「她……她懂希臘話？」馬克驚訝的問。

「她的希臘話不比你差呢。」姆比斯說。

「眞的？」

我看到馬克眨動著眼皮，有點害羞。

「嗯，我懂一點……你不要吃驚。」我用希臘話對他說：「你的希臘話也講得很好。」

「哦……」馬克說：「我眞不該用希臘話瞞妳……唉，很抱歉，爲了安全我不得不如此。」

「我瞭解，你別在意。現在可以告訴我船的位置吧，說不定我在村子遇到麻煩，還得請你們幫忙呢！」

「好吧。」

馬克以古教堂爲中心，詳細的說出停船的地方。

「至於由村子去教堂的路，妳可以問村民。如果沒有重大的事，妳盡量別去……」

「好的，除了天大的消息外，我絕不冒險去船上與你們見面，你放心，我走了。」

姆比斯走在前頭，我回望一下馬克，他失神的坐在崖縫裏，臉色仍很憂慮。

第七章

女郎啊！
上天保佑妳，
千萬別太魯莽。

一路上，姆比斯很少開口。他走在我前方，不斷的左顧右盼。我們很快的穿過檸檬樹林，不遠處可見到白色的風車正悠閒的轉著。

姆比斯在一座小廟前停住脚，等著我趕上來。

小神廟橫匾上的字跡模模糊糊，左下方有盞燃燒著的油灯，廟裏供奉萬神之母派娜吉亞的神位。神桌上供着一簇美女櫻和紫蘿蘭。

姆比斯望著花對我說：

「我不再送妳了，這條路上可能遇到村裡的人來祭神。」

我再囑咐他要小心照顧馬克。與他揮別後，我沿下坡路走過檸檬樹叢，來到開闊的台地。現在是艷陽高照的正午，幾隻蜜蜂在罌粟花上嗡嗡嬉飛，溝渠裡的水緩緩流著。冬青樹蔭下，一隻驢子趴在那兒休息。

台地靜悄悄的，人們可能都回家午餐了。我看到一位牧童坐在樹下打瞌睡，他的羊群在草地上悠閒的嚼青草。一位農人躺在甘蔗田裏酣然大睡。

熱烘烘的田野散發著昏昏欲睡的氣息。我的脚步也緩慢下來。

藍空有幾隻灰色的老鷹展翅遨遊。望著牠們，不禁想起昨日此刻，天空不正有更多的白鷺在翱翔嗎？我又被秀麗的景緻迷住了。

好一會兒，我才離開台地，走向小溪下游的石橋。

走上石橋，我看到兩位小孩依著欄杆剝橘子。他們一男一女是典型的鄉下小孩，見到我顯得很害羞。

「你們好？」我走上前與他們打招呼。

他們退後幾步，入神的打量我。我瞭解，他們一向對陌生人很好奇。回村子去，他們一定把

我當做新聞人物到處宣傳。

「你叫什麼名字？」我指著男孩說。

「喬治。」他咧嘴一笑，用希臘話說。

「妳呢？」我問女孩子。

「我叫雅安。」

她的聲音小得幾乎令我聽不到。

「喬治、雅安你們好乖喔！我是英國人，今早剛從賀瑞特岡來的。」

他們沒講話。男孩直對我眨眼，露齒笑著。女孩則打量我的衣飾、鞋子、頭髮和背包。我被他們看得很不自在，趕緊爲自己解圍。

「喬治。」我說：「你幫我提行李好不好？」

「好呀！是這個嗎？」他走到我身旁，指著箱子說。

「是的。不輕哦！你提得動嗎？」

「當然……」一語未畢，他把我的箱子舉得高高的，炫耀他的臂力。

雅安也不甘示弱，害臊的說：「我……幫妳背袋子。」

「謝謝妳，雅安。我自己背就好。妳帶路領我去村裏的旅館好嗎？」

「妳一定是指新建的旅館。」雅安抬頭，眨著長長的黑睫毛說：「就在村上的街頭，正對著海濱。從那裏可以看到美麗的海灣呢！」她指著橋末端的方向說：「旅館裏還可以吃到眞正的英國大餐。」

「那兒有英國來的廚師。」喬治緊接著說。

「亞力斯先生在英國住過很久。」雅安說。

「眞的嗎？」我假裝對他們的話很驚奇。

「當然是眞的。亞力斯先生說過，不久會有更多的旅客來我們村子……」喬治說。

我們三人走過石橋，來到通往亞吉歐村的小路。

「除了廚師，村裏還有其他的英國人嗎？」我盡量以自然的口氣問他們。

「沒有。」喬治搖著褐紅的臉頰回答：「對了，他們說今天有兩位英國小姐要來，妳……」

「其中一個就是我，另一位是我表姐，她晚一點才會來。」

我舔一下雙唇，覺得自己眞不該太多嘴，還好他們是小孩不會起什麼疑心。

「常有遊客來村子嗎？」

「妳是今年第一位來亞吉歐村的遊客。」雅安說。

「才不是！」喬治搶著說：「前幾天有個外國遊客來過。」

「是英國人嗎？」我問。

「不像是英國人。」他搖搖頭回答。

「亂講，他也是英國人。」雅安反駁說。

「胡說！那位胖胖的外國人老是帶著相機到教堂、山上拍照，一點兒也不像英國人。」喬治說。

我知道他指的是我那位丹麥朋友。

「哼！我說的又不是那位胖胖的外國人。你忘了嗎？前幾天另外有一個人來，東尼還親自去港口接他。他們在回旅館的路上講的都是英語，他明明是英國人。」

「哼！妳說的那個人又不像遊客。」

「你那位胖胖的外國人也不像遊客！」

「好了，不要吵吧！雅安，妳說的那個人是什麼時候來的？」

「三天前。」她說。

「就是星期六。」喬治說。

「妳是來亞吉歐觀光嗎？」雅安說。

我嚇了一跳，想不到他們也會反問我。

「嗯，我是來渡假……這兒風景很美。」我用手比劃著。他們茫然的望著我，似乎看不出這兒的景色美在哪裏。我換個話題說：「今年的葡萄收成好嗎？」

「很好。克里特島的葡萄是世界最棒的。」喬治說。

「眞的嗎？我們英國沒有出產葡萄，也沒有橄欖。」

「那你們吃什麼？」他驚訝的望著我說。

「吃麵包、牛肉、魚呀！」

他們聽了，羨慕的看著我。在他們的腦子裏，只有富有的人才吃得起麵包和牛肉。

「喝什麼呢？」雅安問。

「大部分的人喝茶。」

他們又變得很驚奇。

「我們喝的茶和你們的不太一樣。有時我們也喝咖啡。」我解釋著。

「怎會沒有葡萄呢？」雅安仍不解的說：「東尼還說英國家家戶戶都有電話，隨時可以和遠方的朋友說話。他說英國很冷，常有濃霧，他很討厭倫敦，說我們這裏的天氣像天堂般美好。」

「他說的沒錯，你們這兒終年有可愛的陽光。英國的倫敦很難見到太陽，不然每年怎麼會有那麼多英國遊客來這兒游泳、爬山、賞花。」

「賞花？妳喜歡花朵嗎？」雅安雀躍的說著，一轉眼就從路旁採來一束秋牡丹。

喬治好像不屑於談花，他指著海洋神氣的說：

「妳會游泳嗎？」

「我游得很好，你呢？」

「我當然也是，現在海水還太冷，再過幾個星期就有許多人去游泳。」

我笑著說：「這種天氣對我來說已夠溫暖了。你知道哪一帶是最好的游泳地點。」

「哦，那一帶最棒。」他伸手指向西方：「那兒是海灣，還可以潛水呢！」

「是的，我的朋友也提過，要走很遠嗎？」

「海豚灣？不算很遠。」

「要走好幾哩，誰說不遠。」雅安反駁說。

「腿短的人才會說遠。」喬治說：「對我而言近得很！」

「你的腿又沒比我長！」雅安生氣的說。

「爲什麼叫海豚灣，你們在那兒見過海豚嗎？」我得找話題化解他們的爭吵。

「當然見過。」

「有時牠們會游進人群。」雅安搶著說：「從前有個男孩常騎在海豚背上遊玩呢！」

「眞的呀！」我說。

這是代代相傳的古老希臘神話故事。她指的可能是奧迪塞的兒子特烈馬可。我對雅安笑著說：「我從沒見過海豚，妳想牠會來陪我玩嗎？」

她咬著嘴唇，很難回答的樣子。她既不想騙我，又不想讓我失望。

「也許會……不過……孩子騎海豚的事，是我出生前發生的……」

「我敢說妳一定會看到海豚。」喬治很自信的說：「只要天氣暖和一點，你乘船到水深的地方，就會看到海豚。有回我出海打漁，就見過牠們在船邊游來游去。」

喬治比手劃脚的談著他打漁的故事。雅安聽得很不耐煩，跑去路旁隨手摘一叢劍蘭，拿來給我看。那是「拜占庭」品種，在市場一株值五毛錢。她又拉我去看路邊的紫丁香、鬱金香。

「這幾朵送給妳。」雅安笑著說。

我們拐個彎，進入村子，旅館就在眼前。

旅館看來很別緻，是兩棟二層樓的屋子合併而成。右邊是寬大的普通住宅，裝有百葉窗，面對著街道。左邊是鄉間小店的模樣，可能是餐廳吧。

旅館旁是圓型的市集廣場，到處擺有陶、瓷器具和各式各樣的水果。

到旅館石階前，我叫喬治把行李箱放在地上。我拿給他五塊錢。他們恭敬的向我行禮道謝，

興高采烈的跑開。

我提起行李走上石階。旅館門廊有三個人圍坐在小桌前。兩位老者在下棋，另一個年輕人蹺起二郎腿，吸著煙在觀棋。年輕人打量我一下，下棋的老人連頭也沒抬。

我正要走進旅館，門外的年輕人往內喊了一聲。有人急急的跑來門口迎接。

「哦，妳一定是妮娜小姐。」

聽他一口標準的英語，我知道他必定是來自英國的東尼，我仔細瞧他一下。

他留著披頭，中等身材，三十歲左右，步伐輕盈有致。他的臉不大，一對淡藍色的眼珠看來炯炯有神。他的服裝很講究，斜紋長褲配上畢挺的花領襯衫。他綻開細薄的嘴唇對我微笑。

「是的。」我說：「你好。你們一定認爲我晚上才會到吧，我是來早了些。」

「來早了？」他笑著說：「我們差點去報警呢！妳表姐……」

「報警？」我大叫一聲。

他一定對我的驚駭感到很迷惑。

「我表姐……她到了嗎？」

「還沒有，她下午才會來。她昨天在電話中說船還在波拉德斯，她要改搭火車到雅典搭飛機。」

「太好了，只要她趕上巴士，今天晚餐前應該會到。」

「不過，她後來又改變主意，說乘船來比較快而且有意思。」東尼說：「她的想法一點沒錯，只要船程不耽擱，說不定等一下就到這兒了。」

我笑著說：「那最好不過了。」

「是呀！她們的船到過克里特島北岸，她原以爲會在賀瑞特岡找到妳，但是旅館的人說你提早一天出發。我們昨天等妳一個晚上，以爲妳出事了，正想去報警。」

我若無其事的說：「昨天我搭朋友的便車離開那兒，他們一再邀請我在薛尼亞過夜，今晨才送我來這裏。我以爲你們不知道我的行程提前一天，就答應他們的邀請了。」

「這樣的話我就放心了。老實說，妳要是昨天到達，恐怕我們還無法招待妳呢！」

「旅館客滿了？」

「哪會客滿！妳不知道旅館還有許多地方沒進入情況，昨天我們忙著趕工呢！對了，妳自己走山路來的嗎？」

「嗯，我來到石橋遇見喬治和雅安，他們帶我進村。」

「哦，是他們兄妹帶妳來的。走吧，妳先簽個名，我再帶妳看房間。」

我們穿過玄關，進入旅館廳堂。

廳裏擺著幾張舊式的桌椅，牆壁塗上白漆，天花板中央掛著一盞優雅的吊燈。東尼走向左角的櫃台，拿出一本燙金的簽名簿。

「這兒倒是很雅靜。你怎會想到從英國老遠來這兒與亞力斯先生開旅館？」

「這裏風景美得很，日後的觀光業一定很興盛。當地的政府已計劃開公路直通海濱，不久之後會有許多人來遊玩。再說，我也受不了倫敦的潮濕氣候，就接受亞力斯先生的邀請，到這兒與他合作。」他說著，攤開簽名簿。

「你說的對，只要交通一改善，必會吸引大批遊客。咦，我簽在哪兒？最上面這格嗎？」

「是的。」他說：「妳是我們第一位客人。」

「第一位客人？我那位丹麥朋友不也住過嗎？他怎沒簽呢？」

「那時旅館還沒營業，他是來借宿，不算是客人，而且這本簽名簿昨天才印好。」

我很謹愼的簽下名。

「那位英國人也沒住過這兒嗎？」

「英國人？」他不解的看著我。

「我聽小孩說，上週六有英國人來亞吉歐村。」我收起筆，輕鬆的說。

「哦，妳是說他。」東尼小心的合起簽名簿，抬頭對我說：「他是希臘人，亞力斯的朋友。

小孩子一定聽到他和我講英語，才說他是英國人。」

「原來如此。」

他從櫃台拿出一串鑰匙，微笑著說：

「他有事來訪，當天就走了，怎算是客人？現在我帶妳去看房間。」

「晚餐前我表姐一定會到嗎？」

「嗯，說不定午茶時就會到了。」東尼說：「這兒的茶由英國運來，而且由我親手冲泡，包妳們滿意。」

「太好了，蘭絲還喝不慣希臘茶，有你的英國茶點招待，她一定會由衷感謝你。至於我嘛，早就喝慣希臘茶了。」

「喝慣了？妳在希臘待過很久？」

「我在雅典的英國大使館工作一年多了。」

「在大使館工作？妳一定很能幹囉！」

他驚訝的又打量我一番。

「那裏。我們不是要去看房間嗎？」

「是的，是的。」

他拿起我的行李。

「妳的希臘話一定講得不錯……請跟我來，妳的房間就在二樓。這裏設備簡陋，請妳多包涵。」

我隨著他上樓。窗外飄來康乃馨的花香。

「我只會講一點點。」我說。我相信瞞他瞞不了多久的。他不是知道我和小孩談過話嗎？

「希臘話不好學，我只會一些簡單的日常用語。你呢？」

東尼沈思一下說：

「我呀！也只會幾句寒喧話。亞力斯先生的英語講得很好，我們能溝通就行了。再說，到這兒的遊客大半是外國人，我也沒必要再花時間學它。對了，房間的擺飾是我一手設計的，妳還滿意嗎？」

牆壁剛刷上淺藍色的油漆，地上鑲著褐色的木板，細膩的窗框正對著銀白沙灘和深藍海洋。雖然沒有窗簾，窗外卻爬滿翠綠的葡萄藤可遮陽。房內擺著粉紅色的床和簡單家具，給人清新、高雅的感覺。

「嗯，你設計得很典雅脫俗，眞不簡單。」

「也沒什麼，我只是盡量使顧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亞力斯先生很贊同我的看法。」

「亞力斯先生眞有眼光，請到你來幫忙。」我放下背包說。

「亞力斯是很有抱負的希臘人，他在倫敦奮鬥二十年，衣錦榮歸後，仍不忘使家鄉繁榮起來。」

「他在這裏有妻室？」

「不，只有一個妹妹在這兒。她實在可憐！」東尼把我的行李放在椅子上，轉身和我聊起來：「她嫁給一位好吃懶作的土耳其人，別說亞力斯不喜歡他，村子的人也對他沒好感。」

「爲什麼不喜歡他？」

「妳說傑夫呀？就因爲他是土耳其人嘛！妳不知道希臘人和土耳其人是世仇嗎？傑夫和蘇菲亞的宗教信仰不同，他不准她上教堂，這麼一來更遭人非議。」

「可憐的蘇菲亞！」

「就是呀！幸好亞力斯回來，她的情況才好轉過來。」

「亞力斯先生一定在英國很有成就。」我說。

「那還用說。他在倫敦開餐館，生意好得很。我在他手下做了六年，他待我很好。如今他有志服務鄉梓，我當然義不容辭的鼎力相助。」他揮揮茶几上的灰塵說：「說這地方是世外桃源，一點也不誇張。妳來看看窗外的景色。」

「嗯，這兒美極了。」

西南方是雄偉遼闊的大海灣，往左則是尖削直聳的海崖。附近的山坡爬滿綠油油的葡萄藤和檸檬樹，其間點綴着白色的百合花，眞叫人心曠神怡。放眼遠眺，海天一色，點點白帆。海崖下巨大的浪花一朵朵迸開，更叫人歎爲觀止。

「你游不游泳？」

「唉，別提了，我是旱鴨子。不過，妳想游泳的話，最好請教亞力斯先生那一帶比較安全，千萬別單獨去，至少要有妳表姐陪著。」

「她不會游泳，讓她去海邊，只會對我嚷這兒不安全，那兒不安全。她只對花草有興趣，常去野外採花集草的。」我轉頭對他說：「蘭絲一到這兒，就會忙著到處搜集、拍攝，哪有時間陪我游泳。」

「花草？」他很驚訝的說：「這兒有許多名貴花卉，一定讓妳表姐採個過癮。哦，時間不早了，廚房裏還有事，我失陪了。妳表姐的房間就在隔壁，最左邊是浴室。有事的話，儘管大聲叫，我立刻上來。」

「謝謝！」我送他到門口。

「希望妳住得愉快。」

他很有禮貌的向我點點頭，關上房門。

我坐在牀上休息，又想起馬克。兇手會是亞吉歐村民嗎？還有，那位神秘英國人又是誰呢？東尼否認喬治說的訪客是英國人。我突然害怕起來，說不定兇手與這家旅館有關連。

過一會兒，我爲自己的憂慮多疑感到好笑。馬克一再叮嚀我別管這件事，我何苦爲他費那麼多心機呢？表姐就要來了，我應該靜下心來，在風光明媚的亞吉歐村與她快快樂樂無憂無慮的渡假。

想歸想，我內心仍無法忘懷馬克兄弟。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明察暗訪，幫他救出克林。

這趟旅遊本來愉愉快快的，如今卻變得這麼複雜危險。

第八章

明察暗訪……

我在浴室碰到一個女人。她蹲著洗衣服，一見我進來，急著走開。

「沒關係。」我說：「我不急著洗澡，妳把衣服洗完吧。」

我還沒講完，她已把衣服、肥皂放入水桶，很緊張的站起來。我仔細的瞧瞧她。她是很年輕的女子，身裁矮小細瘦，一張瓜子臉，眉頭眼神之間隱藏著憂鬱。她穿一套灰黑色的寬衫、長裙，烏黑的頭髮繫著一條黑紗三角巾。

「妳會說希臘話？」她的聲音很柔細清晰，一對晶亮的眼睛和長長的睫毛害羞的眨閃著。年輕的希臘女子與陌生人談話總是如此嬌羞。

「妳是不是英國人？」

「是的，我的表姐待會兒也會到。妳們這地方眞美。」

她綻開細薄的嘴唇微笑著。

「這兒只是窮人住的小村子，我哥哥說路開好後，才會有更多遊客來觀光。」

「妳哥哥……」

「亞力斯就是我哥哥。」她驕傲的說：「他在英國好幾年，直到去年十一月才回來經營旅館。」

「喔！我聽東尼說過。妳哥哥這家旅館日後生意會很興盛。」

原來她是蘇菲亞，難怪看起來這麼憂鬱。她一定是在旅館幫哥哥做事。

「妳住在旅館嗎？」我說。

「不！」她急著搖頭說：「我住在對面街道第一間房子。」

「是不是屋旁種著無花果樹那間？」我微笑的說：「你們的花園很漂亮。妳先生是漁夫？」

「不是。我們在河邊有一小塊地，種一些葡萄、檸檬和蕃茄。生活很清苦……」

「你們有沒有小孩？」

「沒……。」她皺緊雙眉，直搖頭說：「唉！老天爺眞捉弄人……對不起……我該走了，我先生就要回家吃飯了。」

她急急提起桶子，不願再與我講一句話似的，低頭走出浴室。東尼講的沒錯，她眞是可憐的女人。

我在旅館享受一頓精美的午餐：烤羊肉、豌豆、馬鈴薯、麵包。

「這是橄欖油。」東尼服侍我用餐，「這兒牛油不多。我保證橄欖油在我的調配下，和牛油一樣香醇。怎麼樣，合妳的胃口吧？」

「很棒！比牛油還香。」

「要不要來點希臘陳年美酒？」

「不！不！希臘酒太烈，我喝不慣。」我笑著說：「剛才我在浴室遇見蘇菲亞。」

「蘇菲亞？喔，是的。她一有空就來旅館打雜。」東尼含糊的帶過去。他停了一會兒又說：「要不要來些水果，或是雞尾酒。」

「不用了，謝謝。」

「也好。妳表姐下午就到，我會準備更豐盛的晚餐招待妳們。」

「希望她的行程別再耽擱，對了，有沒有乳酪。」

「有！有！要白色的山羊乳酪，或是黃色的綿羊乳酪？」

「山羊乳酪好了。」

東尼到廚房端出一杯咖啡和一塊白色乳酪。

「這兒的乳酪妳在英國絕對吃不到……哦，對不起，我有事出去一下，馬上就回來。」

他端咖啡到我桌上，突然看到有人等他似的，急急放下杯子，走出門去。

我回頭看著窗外。果然沒錯，東尼走過街道，有個女人靜靜的站在那兒等他。她就是亞力斯先生的妹妹蘇菲亞。

我的腦子又胡思亂想……馬克說過兇手之中有位英國人和希臘女人……現在東尼慌慌張張的跑去和蘇菲亞講話……他們談些什麼呢？她爲何不進來與他談呢？這是他哥哥的旅館啊！難道……？其實，也不能怪我太多心，早上受了太大的驚嚇，一看到身份和馬克所說稍微相似的人，自然會疑神疑鬼。

我轉頭拿起桌上的乳酪，一口口的嚼著，想藉著這份香醇打斷我的思維。桌上還有香噴噴的

咖啡，我爲何不定下心，好好享受一番呢？我啜一口咖啡，果然不同凡響，與我今早和馬克在崖縫吃的眞有天壤之別。唉！怎麼搞的，我老是忘不掉馬克。我一想起他，就不禁懷疑起彬彬有禮的東尼和楚楚可憐的蘇菲亞。我又望著窗外，東尼仍站在她身旁，聽她講話。

蘇菲亞拿掉頭巾了。我隱約看出她很苦惱，不安的向東尼傾訴著。東尼雙手交插在胸前，盡力的安慰她。最後蘇菲亞好像稍稍寬心了。談話結束，她仍帶著焦慮不安的面孔離去，東尼也趕快跑回來。

我趕緊坐正身子，拿起咖啡杯。

「咖啡冲得還可以吧？」他有禮的說。

□

我懷著混亂的心情回房。窗外蜜蜂的嗡嗡聲和遠處的海浪聲彷彿對我合奏催眠曲。也許我昨天和今早照顧馬克，透支不少體力，一躺上牀竟不知不覺睡著了。

一覺醒來，我的心情舒坦了許多。只要蘭絲表姐一來，我相信精明能幹的她會教我如何處理的。

我起牀，喝杯開水。突然我有個奇怪的念頭，想寫信給我在雅典的室友珍。她接到我的信一定很驚喜吧！或許是我很想出去散散步，才想到寫信這回事。如此一來，我可以大大方方向東尼說我要去寄信，順便在村裏四處蹓躂。說來好笑，我要散步的話，沒人會阻止我的，我何必找藉口呢？唉！難道說爲了馬克的遭遇，我也成了「驚弓之鳥」嗎？不管怎樣，我還是拿了紙筆。

珍讀到我的信一定很高興。

珍：

今天我到了亞吉歐村。此地風光明媚，鳥語花香。蘭絲表姐若見到遍地奇花異草，定會大嚷不虛此行。這裏的旅館很不錯，海濱也相當迷人，我一定要痛痛快快的游一頓。敬祝愉快！

妮娜上

我很快的寫完信，走下樓來，東尼正坐在櫃台前看小說。

「麻煩你一下。」我有點緊張的說：「你這兒有沒有郵票，一塊錢的就行，我要寄信給雅典的朋友。」

「有！有！一塊錢的是不是？」他說著，從抽屜拿出郵票。

「謝謝你。對了，還有沒有五塊錢的郵票？我想順便寫封信回英國。」

「我看看，五元的呀……對不起，我們剛開業，一切都還沒進入狀況。妳看，我們連火車、巴士、飛機的時刻表也沒準備……」

「一開始總是這樣嘛！」我說：「你到這兒，有沒有寫信回英國。」

「我哪有時間寫信。妳不知道，光清掃旅館就夠我頭疼，何況還有千百件事沒上軌道。很抱歉，沒有五元的郵票。妳急不急著要，我馬上幫妳買一張。」

「不！不用麻煩，我自己去買好了……你瞧，我竟把錢包放在樓上。我去拿錢付給你。」

「別急，可以賒帳的。」

「謝謝，反正我還要去買五元的郵票，非帶錢不可。」

我把信擺在櫃台上，上樓去拿錢包。下來時，信好端端的擱在原處，一絲也沒被碰過的樣子。

「村裏有郵局嗎？」我笑著問東尼。

「有！妳只要順旅館前的大街直走過去，就在海濱的附近。」

「謝謝你。喏，一塊錢給你。」

東尼所說的大街不過是伸展在農舍、茅屋間的小泥土路。路上有不少隻雞在追逐嬉戲。我走出旅館，看見座落在對面街頭蘇菲亞的家。在這條路上，她的房子算是較大的。白牆四週種了不少無花果，牆內庭園也種了許多康乃馨、美女櫻。路旁的屋舍相當破舊，大多由泥牆茅草搭蓋成。家家戶戶用葡萄藤遮陰，屋簷前掛有橢圓的蜂窩。

令人昏然欲睡的熱氣籠罩著靜悄悄的大地。我走過一間小教堂，外貌與附近的屋舍相仿，除了屋頂多了一個十字架，四周整理得較清潔罷了。走過教堂，開始下坡路，直通海濱。兩旁的房子更是破舊不堪，屋外雜草叢生，零亂得很。我想這一帶大多是漁夫的住家吧！

下坡路盡頭就是海灘，在那兒我找到一間破舊的屋子。若非屋簷下掛著一片剝痕纍纍的木板，上面模模糊糊刻著「郵局」兩字，觀光客一定看不出這是郵局。

郵局可能是此地唯一的公共場所，有不少婦女坐在板凳上閒聊。我匆匆走進去，她們的眼光瞬間凝聚在我身上。櫃台由兩張桌子併成，上面有一具舊式電話筒，櫃台後坐著一位中年人。他看到我，很驚訝的站起來，以希臘話說：「小姐……請問有…有什麼指教？」

「喔……我來買一張五元的郵票，順便寄信。」

我聽到身後傳來吱吱喳喳聲。

「嘿……妳們聽，這位英國小姐會說希臘話……」

「噓！別這麼大聲，她聽到了。」

我轉頭對她們微笑，稱讚她們村子的風景眞美。有幾位年長婦女走近我，與我寒喧問好，接著好奇的問我不少話：我怎會來這麼偏僻窮困的小村子？我怎不去雅典？怎不住在賀瑞特岡的大旅館？我是不是住在倫敦？倫敦怎會沒有太陽，也沒有葡萄？

我微笑著，盡可能的回答她們。而後我也問她們，最近有沒有英國人來過這裏？她們說只有兩位。我知道她們說的一位是我的丹麥朋友，另一位就是東尼。她們很神氣的告訴我。亞力斯先生在這兒開旅館，沒多久，會有大批的觀光客來亞吉歐村旅遊。從她們的語氣，我聽得出她們很崇拜亞力斯先生。

我又問她們，蘇菲亞是否常在旅館幫哥哥做事？她們一聽到蘇菲亞的名字，臉色都變了，彼此注視著，彷彿不屑提到她的名字。

「可憐的蘇菲亞！」我想著：「爲了嫁給土耳其人，竟遭受這麼大的歧視，幸好她哥哥回來了，或許可使她揚眉吐氣。」

她們沈默一下，又開始問我要在村子待多久。有一位婦女甚至邀請我去她家坐一坐。我找了很多藉口才婉拒掉。

買了郵票，寄好信，我向那些希臘婦女道別，走出郵局。我信步走向海邊，老想著郵局內的

電話。是否該打電話到賀瑞特岡，或者雅典的英國大使館，爲馬克求援？不！不行！郵局是婦女閒談的場所，我若是打電話，不管用英語、希臘語，一旦消息走漏，萬一兇手眞是村裏的人，那麼，連我自己的性命都難保了。用旅館的電話嘛！那更不安全……

我不知不覺來到海濱。那兒有一片防波堤，圍成漁船的避風港。堤旁有幾戶打漁人家。有的在門口晒章魚，有的晒魚乾。我見到一位男孩在沙灘上補漁網。他好奇的看我一眼，並沒中斷手頭的工作。

我在防波堤上站了好一陣子。有不少漁民站在門口盯著我看。如果馬克他們沒有遭遇不幸，順順利利的把船駛進漁港，三個人高高興興上岸，漁民們一定會跑出來圍觀……

我轉身走回村子。一路上我思索著：這個小村子有一丁點芝麻小事發生，馬上會傳遍全村。那群婦人沒有提到我和東尼以外的外國人，更沒有人看到克林的踪跡。克林很可能根本沒被帶來村裏，否則很難躲過村人的耳目。我有不祥的預感：說不定整個秘密就藏在旅館裏，想到這裏，我不禁打個寒顫。

我走過斜坡路，回到旅館附近。盯著蘇菲亞的家，我有個念頭：難道她是馬克見到的希臘女人？

也許她不歡迎我來拜訪。

如果她的先生還在家，我倒是很有興趣見見他。

萬一他丈夫就是那位身穿克里特島服裝，手持來福槍的男人，我又該怎麼辦呢？

第九章

靈巧的玉手
穿梭在潔白的羊毛裏，
好一副美麗的織女圖。

蘇菲亞坐在門口紡織。

我在希臘一年多，第一次見到女人紡織。她身旁放著一大團潔白柔細的羊毛，靈巧的指頭穿梭在羊毛堆裏，不斷地把一根根羊毛纏繞在橢圓的紡錘上。這種細膩優美的動作在文明社會早就被機器取代了。

稠密的無花果樹擋住她的視線，我走進了前院，她還沒發現我。我在樹蔭下停步，觀看周遭

的環境，除了屋子、前院，我還發現牆外有條小巷，也許從後院可以走出去吧。蘇菲亞直視著紡錘，顯得很悠閒，眉宇間不再有那股悒鬱。

望著她，我想起昨晚講「紡月女神」哄馬克睡覺的情形。想不到，今天我眞的遇見一位織女。我再瞧她一眼，大熱天裏她孤獨在家默默紡織，著實令人憐惜。而我竟懷疑她與追殺馬克的凶手有關，要來察訪她，不禁感到一絲歉咎。

我走到門口，她才抬頭看我一眼。

一見面，她閃著晶亮的眼珠對我微笑。一瞬間，她的表情又變得不安，好像屋內有什麼不妥，不方便讓我進去。

我走向前對她說：「可以和妳聊聊嗎？」

我知道希臘人一向很好客。

「當然可以，請進。」話雖這麼說，我仍可看出她內心很緊張。

「妳先生不在家嗎？」

「他……他還沒回來吃飯…請……請坐。」她更顯不安。

「謝謝！請妳繼續紡織，別爲我耽擱工作。」

我坐在門旁的椅子上，邊看她做事邊讚美她精巧的手藝和潔白如雪的羊毛。她拿一塊織好的

毛巾給我欣賞。慢慢的，她的緊張消失了，起身走進房裏，拿出更多紡織品給我開眼界。當然啦，我也隨著起身進入客廳。

客廳和臥室用布簾隔開。擺設很簡潔，角落有座火爐，廳中央有三張椅子圍著一張桌子。牆上掛著一席褪色的氈子和幾個竹籃，另一旁吊著一張斑駁的相片。我走進一瞧，相片中有位大約六、七歲的男孩。小孩的臉孔很像大人。我想他們一定是蘇菲亞的丈夫和兒子。

「那是我的孩子。」蘇菲亞從房間捧出一大堆毛料。她知道我在看相片，一點也不驚奇。她走到我身旁，沮喪的說：「他七歲時病死的。那天早上他還蹦蹦跳跳的去上學，回家後，他突然痙攣，昏厥不醒，不久就死了，唉，這是天意嗎……」

「很抱歉……使妳傷心了……那，這位是妳先生？」

「是的。他是我先生……妳看，這塊布是我去年織的。」

她把布料拿到門口有光線的地方，我面向臥室蹲下來，看著那些精細的毛織品，順便偸瞄一下房間。

布簾雖拉開一半，房內仍很陰暗，我勉強看見裏面擺著雙人牀，一張舖粉紅桌巾的桌子，還有幾張椅子。我感覺得到，她家似乎藏有秘密，改天我一定要去後院瞧瞧。

蘇菲亞又坐回門口工作，我也坐回門旁的椅子。

「妳一定很渴，我冲杯薄荷茶給妳好不好？」

我猶豫一下，內心很歉咎。我不懷好意的拜訪她，她卻如此有禮的待我。現在我除了點頭，還能說什麼呢？

她放下工作，走進客廳，把掛在牆上的籃子拿下來，取出一瓶薄荷葉，倒一些到杯裏。

「蘇菲亞！」

前院傳來男人的呼叫聲。

蘇菲亞拿著杯子急急走過來。那人仍站在枝葉茂密的前院，大概沒看到我坐在門口。她把冲好的薄荷茶匆忙遞給我，跑向前院。

「沒事了。」他急促的說：「傑夫呢？他怎麼搞的……」

「噓！噓！」蘇菲亞慌張的出聲，暗示他屋裏有人，別講下去。

「什麼，有人在屋內？」他大聲的說。

「是那位英國小姐，她……」

「英國小姐？」他很暴躁的說：「這種時候妳怎麼可以邀她來……」

「別那麼大聲，她懂希臘話。」蘇菲亞更著急的說。

我起身走向前院，和他在院裏相遇。

他四十來歲，四四方方的臉孔，顴骨很高，下額凸顯，眉毛粗濃，膚色褐黑，身材碩壯，看上去很有威嚴。見到他，我總算鬆一口氣，他不是追殺馬克的凶手。他穿著沾滿塵土的灰白長褲和黃色卡其上衣，頸上繫一條汚皺的白巾，顯然是剛剛工作完畢。

「這是我哥哥亞力斯。」蘇菲亞說。

原來他就是旅館主人亞力斯先生。我趕緊對他點頭微笑。

「亞力斯先生，久仰大名。很抱歉，我眞不該打擾令妹。我一時無聊就在村裏散步，看到她在紡織。我好奇的進來和她聊天。」

「不！不！別誤會。」他急著解釋：「我不是怕妳影響她的工作，而是……我那位妹婿很難相處，爲人又小氣，萬一他回來看到太太與妳聊天，一定會責罵她，也會讓妳難堪。現在我既然來了，妳儘管坐，沒關係。哦……那不是薄荷茶嗎？妳應該好好品嚐，這村子沒有人比她泡得更好。」亞力斯指著茶杯微笑的說。

蘇菲亞面無表情的站在一旁。我啜一口薄荷茶。

「他到現在還沒回來。」蘇菲亞低頭說。

「可能有別的事情忙吧！」亞力斯安慰她。

「他……他一直沒去田裏幹活？」

「沒有。」

亞力斯轉身用英語對我說：

「妳還滿意這兒的旅館嗎？」

他的英語很標準，只是有點希臘口音。

「是的，眞舒適！房間的佈置很有創意。你眞有遠見，這裏會有更多的觀光客來玩。」

「是呀！我住在雅典，那兒實在太吵了。所以一有假期，我總喜歡去寧靜的地方渡假。」

我告訴他，我如何讓蘭絲表姊改變主意，與我同遊亞吉歐村。

「他們的船隨時會到。」我說：「表姊要在村子裏待幾天。下星期她的朋友會開船來載我們去波拉德斯，船再開到雅典，表姊要在那兒與我住幾天。」

「相信妳們的旅遊會很愉快。」他聽到表姊搭的船會停泊亞吉歐村，顯得很高興。「妳住在雅典，難怪希臘話講得這麼好。」

「那裏。我的希臘話還差得很，要是有人講快一點，或是口音重些，我還是無法聽懂！……蘇菲亞，謝謝妳，薄荷茶眞的很香。」

她接過我手上的空杯子，有意再進去泡一杯。

「謝謝妳，不用了。」

「妳在哪兒高就？」亞力斯問我。

「我在雅典的英國大使館當秘書。」

「她說什麼？」蘇菲亞用希臘話問哥哥。他轉頭對她翻譯：「她說她在英國大使館做事。」

「哇！」蘇菲亞嚇了一跳，玻璃杯掉在地上。

「喔！」我也嚇了一跳：「可惜！這麼好的杯子。我來幫妳撿。」

我蹲下來和她一起撿玻璃片。幸好杯子很厚，沒有摔得很碎。蘇菲亞似乎很惋惜。

「沒關係，待會我叫東尼送妳一個更漂亮的杯子來。」亞力斯安慰妹妹說。

我站起來，把碎片交給蘇菲亞。

「很感謝妳的招待，我該走了，妳先生也快回來了吧！我表姊可能到旅館了。」

我頻頻向她道謝，她也一直向我微笑點頭。我和亞力斯先生一同走出前院。

他雙手插在口袋裏，默默無語的走著。他剛才想對蘇菲亞講什麼呢？爲何她要阻止他？他一知道我懂希臘話就把話收回去了？說不定他現在還懊惱怎會讓我闖到妹妹家。

「蘇菲亞向來不願接受我的幫忙。」他好像要解釋妹妹爲何這麼窮困，「我在英國賺了錢回來，有心改善他們的生活，但她堅持不肯，只向我要份旅館的差事，拿微薄的薪金補貼家用。」

「她的自尊心很強？」

「也許吧！老實說，二十年來她唯一擁有的就是那顆自尊心。妳也許不相信，我伯父去世後，遺留一大片亞吉歐村裏最優秀的田地給家父，沒幾年，我雙親病逝，我去英國打天下，那些田地變成妹妹的嫁粧……直到我回村子才知道，她根本沒靠那些田地享福，而是全憑雙手養活自己……」

他激動得雙肩不停的抖著。

「請見諒，這本是我的家務事，不該對妳說……家妹最大的不幸就是嫁給回教徒。愛情使人盲目，一點不錯。妹婿以宗教的理由把……」他停住話，聳聳雙肩，長嘆一口氣，轉換話題說：「妮娜小姐，聽說妳和妳表姊對此地的花卉很感興趣，來這兒採集拍攝嗎？」

「是的，我表姊是岩生植物專家。我嘛，倒沒那麼有興趣。其實呀！我最喜歡租條小船，遊覽海濱風光。」

「租小船？我就有一條船叫愛神號，停在街尾的避風港。妳眞想遊覽的話，我可以派人載妳去。」

「哇！太棒了。從海上觀賞岸上景色，一定別有風味。喬治還告訴我，在深一點的海上看得到海豚。」

「海豚？孩子還活在神話裡呢！幾百年前，附近的海灣就沒出現過海豚了……以前我常乘阿里的船出海釣魚，這次回來，我買下他的船。一方面租給遊客，一方面用來採購東西。由海上到薛尼亞辦貨比陸上交通方便多了。妳們隨時可以去找阿里，他會帶妳們去兜兜風。最好往東方走，那兒有舊港和古教堂，是觀光勝地哩！由海路去一定更有意思。」

「那我就先謝謝你囉，亞力斯先生。」

「妳們是不是明天就去，我派人去通知阿里。」

「哦……現在我還不能決定，說不定表姊明天想去山區呢！我們眞要乘船的話再告訴你好了。亞力斯先生，你買下船，自己很少用嗎？」

「很少。我還有一條小船用來釣魚。或許這兩天我興趣來了，可以用小船載妳出海釣魚。」

「啊！那更好！」講完話，我才覺得有些唐突。我和他還不熟識，怎可單獨跟他乘船出遊呢？

我們來到旅館前，東尼飛也似的跑向我們。

「亞力斯先生，你終於回來了。咦？你們倆在哪兒碰面的。對了，那位薛尼亞來的酒商說，酒一瓶要漲到十二元他才肯送來，眞是太可惡！他正在客廳等著見你。妮娜，妳找到郵局了嗎？村子裏的風光很美吧？待會我給妳柞一杯土產檸檬汁。有個好消息要告訴妳，剛才有人從海濱走

過來，喬治還幫著她提行李。妮娜呀！妳還不知道妳表姊來了嗎？她正在房裏整理行李呢！我說的沒錯吧，她會趕上午茶時間的。」

第十章

澎湃的浪濤聲，
傾訴著海洋的秘密。

「這地方實在不錯。」蘭絲說：「尤其是這兒的茶，我打賭，在英國也難得喝到。」

「噓，小聲一點。東尼說要找他，只要大聲叫一下就行。妳講這麼大聲，他會以為我們在喊他。我很欣賞東尼，他的服務態度很好。」

「哦！能得到妳的青睞，可眞不簡單。」蘭絲說：「妳就愛東挑西選，現在年紀一大把了，還落單。我若是妳母親，早找個男人把妳嫁出去。」

我和表姐坐在旅館的葡萄藤下喝午茶。東尼待在露天咖啡座不知在和誰談話。太陽偏西了，海風徐徐吹來，小蜜蜂在康乃馨花叢嗡嗡的忙個不停。身旁的百合花散發著陣陣幽香。

蘭絲表姐伸伸腿，啜一口茶，點燃一根香烟。

「這兒眞是渡假的好地方。」表姐說：「上星期天我們在羅馬過復活節，街上人山人海，大家擠著看熱鬧，實在沒什麼意思。對了，妮娜，想想看，我們多久沒見面了。天哪！我們將近八個月沒見面。來，告訴表姐妳最近的生活情況，還沒有找到如意郎君？」

表姐四十來歲，比我年長許多。小時候，我常叫她蘭絲姑媽，直到母親去世，我投靠她，她才糾正我應該稱呼她表姐。她身材高大，皮膚又黑，看起來很嚴肅。其實她性情豪爽，只不過長期的野外採集，把她的身體磨練得硬朗強健。她也是精練的商人，向來很注重衣著。她的個性寬厚隨和，常教我記住一句話：「得饒人處且饒人。」她最討厭冷酷自負的人。

我籠籠統統告訴她我半年來的生活情形。

她邊喝茶邊聽。

「嗯，妳過得很愉快嘛！咦，妳和約翰怎麼了，怎沒提到他？」

「約翰？」

「就是妳常在信中提到雅典日報的編輯，他不叫約翰嗎？」

「哦，他呀！去年聖誕節就吹了。」

「又吹了？」

「是啊！合不來有什麼辦法。」

「那……妳一定傷心好一陣子囉？難怪那段日子連張賀年卡都沒寄給妳這位老表姐。」

「我才沒傷心呢……對了，保羅什麼時候開船來接我們？」

「下星期一。老實說，我一踏上村子就捨不得離開了。」

花叢的蜜蜂和海濱的浪濤彷彿永無止息的歌頌著亞吉歐村旖旎的風光。

「是呀！這裏的景緻比我想像的還美。」

「嗯，我也沒料到，克里特島有滿山遍野的名貴花草。」

「妳乘船來的，怎知道……」

「哈！妳忘了我們的船在賀瑞特岡停過。我們知道妳提早來這裏了，就放心的到山區瀏覽。在那裏我有許多收穫。」她說著比劃一下拍攝的姿勢。

「我保證妳在這兒一定有更豐富的收穫。」我說。

「嗯，我從海濱到旅館，一路上就看到不少野蘭花、康乃馨、美女櫻、紫蘿蘭、百合……這

兒可說是愛琴海的花園。我想山裏一定還有更名貴的植物。看來我是沒辦法輕輕鬆鬆的渡假囉。」表姐掐掐指頭，很興奮的說。

「妳呀！乾脆學東尼搬來亞吉歐村住好了。那不是更過癮！」我打趣的說。

「要不是經營園圃，我眞想有天搬來住。這兒對研究花卉的人來說，簡直是天堂啊！」

「表姐……趁天還沒黑，我們去海邊走走好不好？」

我並非想去海邊散步，而是想偷偷告訴她馬克的事。

「好呀！這幾天我都是在海上看陸地，現在換個口味，從陸上看大海，一定很新鮮。喝完這杯茶我們就走。」表姐啜一口茶，突然問我：「昨天妳在卡尼亞過夜？」

「是薛尼亞，不是卡尼亞。」我鎭靜的說。

「那裏好玩嗎？」

「那兒……那兒也很好玩，有許多回教寺廟。」

她一問，我心慌了。表姐的眼睛很銳利，要對她隱瞞事情幾乎不可能。小時候我對她撒過幾次謊，無不被她一一識破。此刻，她銳利的眼睛正盯著我。

「妳在旅館過夜？」

「是的……我在薛尼亞最大的旅館過夜……」

「哦……」

「到……到海岸我再詳細告訴妳。」我湊近她的耳朵說，倒使她吃一驚。

我們走出旅館，直往海濱去。沒多久，我們走過防波堤，來到沙灘上。

我望著橘紅色的夕陽，深吸一口氣。

「我有話跟妳講。」

「昨夜在薛尼亞的事？」

「我就知道瞞不了妳。是昨夜的事，但不在薛尼亞。」

「不在薛尼亞？那妳在那兒過夜？」

「昨晚我跟一位男人在一起……」

「男人……他一定很迷人囉！否則怎麼能纏住妳一夜。」

「表姐，妳會錯意了！這件事我該怎麼說……」我又窘又急，不知該從何說起，「他……遇到很危險的事……我想請教妳，是否有法子幫他解圍。」

「解圍？有那麼嚴重？」

「嗯。」

「他叫馬克，是工程師。」

「好，這位男士是馬克，他有什麼麻煩？」

我把遇見馬克的經過告訴表姐。

她皺著眉頭對我說：「他要妳別管這件事是對的。也許他和姆比斯已商討好如何應付，說不定他們已經安全回到船上，正計劃救出克林吧！妳最好別插手管這件事。」

「可是……」

「就算妳想幫忙，又能爲他們做什麼呢？」

「至少我可以告訴他們，那群凶手可能是東尼、亞力斯、傑夫、蘇菲亞。」

「好一個女偵探呀！一下子查出這麼多凶手。馬克只告訴妳有兩位希臘人、一位女人和一個英國人。妳就把東尼和他們統統聯貫起來。妳的聯想力未免太豐富。」

我望著表姐說：「可是，他們的確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譬如……」

「唉！妳想想看。今早妳受那麼大的驚嚇，而後懷著莫大的戒心來村子，以懷疑的眼光觀察周遭的人。他們稍有不合理的行爲，妳就說他們是凶嫌。其實妳連被害者是誰，凶殺的動機是什麼都不知道，怎能僅憑人數和身份的巧合。就去告訴馬克你發現凶手了呢？」

「表姐的確是旁觀者清。妳說的很有道理，現在我該怎麼辦？」

「妳乖乖聽馬克的話吧！妳已經盡心盡力幫忙他們了。妳就是情感太濃厚，才對他們放不下心。」

「我情感太濃厚？」

「不是嗎？」

「可是，克林下落不明，他只有十五歲呀！馬克又傷得那麼嚴重，我怎能忍心不管呢？」

蘭絲溫和的說：「妳關心他們就不能妄動，否則對他們很不利。」

「怎麼說？」

「萬一妳去找馬克，被凶手跟蹤上，馬克不是更危險嗎？或是妳去村子東查西問，讓凶手看出妳在調查這件事，這麼一來，他們更會積極追殺馬克，甚至連妳和克林都會被他們殺掉滅口呢！」

「對呀，我怎沒想到出差錯的話，會有這麼可怕的後果。」

「所以說妳最好別輕舉妄動。不然的話，連我也會遭殃。事關這麼多條人命，沒有百分之百的證據，百分之百的把握，妳千萬別插手，知道嗎？」表姐的表情越來越凝重嚴肅，與剛才見到我嘻嘻哈哈的模樣截然不同。

「我知道。可是，要是妳去過蘇菲亞家，妳也會懷疑他們。」

「爲什麼？」

「下午她很焦慮的等著傑夫回來，突然亞力斯先生跑來告訴她『沒事了，傑夫怎麼搞的？』她馬上止住他的話，深怕我聽到似的。很顯然，傑夫做了不可告人的事，令她神不守舍。」

「妳認爲傑夫是殺人凶手，或是看守克林的人。」表姐不以爲然的說。

「嗯，說不定蘇菲亞正担心著，傑夫有沒有再殺害馬克或克林。」

表姐望著天邊的夕陽直搖頭，沒回答我。

我納悶的說：「妳和馬克說的沒錯，除非我眞的找到克林，要不然就別管這件事，否則只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可不是嗎？我們是來渡假，不是來辦案。何況他們有克林當人質，馬克和姆比斯都不敢貿然報警求援，妳怎可亂來？目前妳唯一能幫忙的是別讓凶手知道妳認識馬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知道。我盡可能不再多管閒事，但要我忘記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嗯，我了解妳的心情。這種遭遇不像掉了鉛筆，過一晚就會忘記。但妳千萬別再找村子的人問東問西，這是最愚蠢的舉動，一下子就會被人識破妳的動機。」

「表姐，至少我可以睜亮眼睛，注意克林的下落吧？」

「當然可以。但妳要特別小心。總之，妳要守住一個原則：不能莽動。否則被凶手看穿了，

妳的命都保不住，甭談救人。」

「這我會記住的……如果他們把克林當人質，一定將他藏在離村子不遠的地方，那……一定有人送東西給看守的人和克林吃。我想……送食物的人不是蘇菲亞就是東尼。」

「唉！妳眞不死心，剛答應我不管，現在又瞎猜起來了。」

「不管怎樣，明天我一大早起來，注意看有沒有人帶食物離開村子。妳不知道，我房間的窗口可以看到蘇菲亞的門口呢！」

「我眞拿妳沒辦法，願上天保佑妳……不！保佑我們安全回到雅典……咦！那邊有人推小船下海。是亞力斯先生嘛！」表姐驚訝的指著西邊的海岸說。

灰色的薄暮籠罩整個海岸，我隱約看到有人彎下腰，在船邊拉扯什麼東西似的。不一會兒傳來馬達聲，船貼著岸邊，直駛向我們。

「是他沒錯！船上一定有馬達。」我說：「他要去那裏呢？」

我們站在岸邊看著船開過來。亞力斯先生很安穩的掌著舵。我看到船首有幾盞油燈沒點上。船離我們很近，亞力斯先生把船速減慢，微微笑著對我們揮揮手。

「嗨！妳們要不要和我們一道去釣魚？」

「改天吧。」我們也揮手說。

「希望你滿載而歸。」蘭絲補充。

他揮揮手，恢復原來的船速，駛離岸邊。

「他是很親切的人。」蘭絲表姐說。

「他怎會突然想去釣魚……」我自語著。

「妮娜，妳眞多疑。如果他眞把克林藏在船上，怎敢駛近我們，邀我們和他去釣魚呢？」蘭絲轉身走向防波堤：「妳怎麼搞的，還發什麼呆？」

「蘭絲，愛神號！」我站在原地，雙手覆在嘴上，失聲的叫出來。

「什麼愛神號？」

「亞力斯先生還有一條大船叫愛神號，就停在港內，克林一定被藏在那裏。」

蘭絲直搖頭，瞪了我好一會兒才說：「好吧！如果他不介意我們去看愛神號，我們就去看個究竟。如果克林眞的被藏在船上，妳去叫馬克和姆比斯來救他回去。說不定我們也可以參加救援工作，譬如來個調虎離山計，放火燒亞力斯先生的旅館，讓他們無法兼顧克林。」

「表姐，別開玩笑，我還以爲妳是認眞的呢？」我笑著說。

「誰說我開玩笑！」蘭絲更戲謔的說：「如果亞力斯先生和東尼是殺人不眨眼的凶手，他們的旅館不就成了黑店嗎？把它燒掉，甚至把他們統統燒死在裏面也不足惜呀！最好嘛，今天半夜

我們就去查訪愛神號，那一定很刺激！」

表姐的諷喻著實厲害，令我幾乎招架不住。

「我們？」

「我不能參加嗎？好了，妮娜！別開玩笑了。裝自然一點，東尼正在防波堤上看我們。」蘭絲的表情和語氣突然大變，警告著我說。

我回頭一望，東尼果然就在不遠處，他朝著我們走過來。

「妮娜，妳裝著對植物好奇，而我是植物學家，正熱心的指導妳。現在假裝很用心的看地上那棵小東西……傻瓜！右邊這棵啦！」

「表姐，這種植物珍不珍貴？」

「在英國南方遍地都是。妮娜，趕快！裝得很興奮的樣子摘一些松葉菊。」

「這種嗎？」

我聽話的彎腰摘了一些。東尼已走到約五十碼的地方了。

「妳看。」我握著花，放聲說：「表姐，妳看這種花好美。叫……叫什麼呢？」

「這是松葉菊，妳怎麼老記不住！」

「哦！昨天我好像也在薛尼亞見過呢！」

我裝得更興奮，大聲說：「表姐，妳看東尼先生來了。」

他已在二十碼外，對我們招著手跑過來。

「我就知道妳們對這裏的植物有興趣。我是來告訴妳們晚餐準備好了。」

「啊！眞對不起，我一見到植物，常把時間給忘了。妮娜，妳也眞是的，天都暗了，也不提醒我一聲。」

「沒關係，我只是怕菜涼了，妳們會對我的廚藝打折扣……晚餐是我特別用心烹調的……」

「你的服務眞周到啊！」表姐恭維他。

我暗暗的鬆了口氣。

第十一章

是什麼鳥兒，
把午夜啼得這麼凄涼？
原來是夜鶯，
妳怎麼也失眠了呢？

夜晚，防波堤內側的小港風平浪靜。岸邊有幾盞閃閃爍爍的小燈倒映在水裏。藉著微微的燈光，我和蘭絲找到停靠岸邊的愛神號。

船上黑漆漆的，似乎空無一人，也許阿里回家了。

我們倆屏息的看著船。

突然有一道聲音劃破幽靜的黑夜。

「妳們是不是想乘船？我可以開船載妳們去。」

原來是喬治從船上傳來的聲音，害我們虛驚一場。

我又盯著愛神號看。亞力斯先生去釣魚，東尼在旅館裡，阿里大概回家去。現在似乎是上船的好機會，如果我們在船上找到克林，順便把愛神號偷開走，到東岸與姆比斯見面……

「他說什麼？」蘭絲問。

我把喬治的話翻譯給她聽，也把我的計劃告訴她。

「什麼？要上船找人？還要把船偷開走？」表姐很吃驚的說。

「是呀！我們要是在船上找到克林，不趁機開走船，我們該怎麼逃走呢？」

「妳眞是異想天開。就算找到克林，這麼大的船，海面又一片漆黑，我們怎麼開走呢？妳會駕船嗎？我可不會。」

「我也不會駕駛……可是，妳看，港內還有小舢板，我們至少可以划舢板去找姆比斯……」

「妮娜，妳眞是愈大愈迷糊！海邊有很多暗礁，白天行船都要有很高的技術和體力，何況我們是女人，現在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呢！」

「表姐……那……我們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囉？」

「這還用說。」

我轉身對喬治說：「太晚了，我們不想去，明早我們再向亞力斯先生借船。」

「不用等到明天，亞力斯先生回來了。」蘭絲責備著說：「妳看，他不正來了嗎？幸好我們沒擅自上船，否則正好給他逮個正著。妮娜，妳眞魯莽，終有一天會闖禍。」

「噗……噗……」的馬達聲靠近我們。

「亞力斯先生回來了！」喬治手舞足蹈的跳下船，大叫著：「待會兒妳們能看到很多的大魚！亞力斯先生的釣魚技術是全村子最好的。」

我看著他把船駛過來，又想到一個主意。等一下我既不用上船，也不必等到明天就可輕易的查出克林有沒有被藏在愛神號上。

亞力斯關掉馬達，拋一條繩索給岸邊的喬治。他很親切的對我們打招呼。

「亞力斯先生，你有沒有釣到大魚？」喬治說。

「今天沒什麼大魚上釣。妳們倆又在散步啊？夜裏的亞吉歐村比白天更迷人呢！」

「剛才我還請她們上船呢！她們說明天才要上來。」喬治說：「我幫你提這些。」

「不用了，喬治。」他轉頭對我們說：「妳們要不要參觀一下愛神號？」

「改天吧！現在太晚了。喬治說你的技術好得很，一定釣到不少魚囉。」我說。

「那裏。今晚我只抓到一些龍蝦，明天我叫東尼好好料理一番，讓妳們品嚐品嚐。」他很親

切的對喬治說：「這有幾隻蝦子，你帶回家去。」

喬治高高興興的提著蝦子跑開了。

「我每次出海，他都知道，常常來港邊等我回來。」亞力斯先生說。

「你一定每次都送他魚，他才會等得這麼勤。」我笑著說。

「是啊！他是很乖巧的男孩。你們要不要和我一起回旅館？」

「謝謝你，我們還想再散散步。」我說。

「這兒的夜色很美，不過，妳們得小心啊！」亞力斯先生笑著說。

他把船停好，提著魚簍走回旅館。

「有眉目了。」我說：「克林不在船上，要不然他怎會邀我們上船參觀？」

「哼！妳的腦子總算清晰些了。」

表姐似乎早就知道了。

他們會把克林藏在那裏呢……是不是他已經……我愈想愈害怕。

「表姐，他們殺了克林？」

「唉！可憐的妮娜。」蘭絲嘆氣說：「妳問我，我去問誰呢？」

沁涼的午夜，烏雲遮住天上的星光。我穿著向蘭絲表姐借來的深藍色毛皮大衣，守候在窗前，直望着蘇菲亞的家。

不管克林是否生還，我已下決心與那批凶手周旋到底，查個水落石出。回旅館後，我一直監視著蘇菲亞家的動靜。全村都熄燈了，只有她家客廳的燈還亮著。如果她現在外出，我一定要跟蹤她。她如果睡覺了，我定要探查她家後院。下午我只去過屋子和前院。

十二點半，蘇菲亞的屋子終於有了動靜。客廳的燈熄了，後面房間亮起微弱的燈光。或許她等不到傑夫回來，回房睡覺去了。等她睡熟，我要獨自去她家後院瞧瞧。

半個鐘頭後，蘇菲亞的屋子靜悄悄的，她大概睡了。我躡手躡脚，如幽魂般的下樓，走出旅館，橫過小街，靜靜的走入她家牆邊的小巷子，來到後院的圍牆外。

後院的門半掩著，可以隱約看見裏面有很大的圓型烘烤爐和一堆乾柴，牆角還有一間木棚。

我瞧瞧四周，除了自己急促的心跳和呼吸，沒有一絲聲響。

突然有個毛絨絨的東西擦過脚邊，我差點驚叫出來，定神一看，原來是一隻貓咪。

我深呼吸幾次，緩和一下緊張的心情，打定了主意，溜進後院。

克林也許被藏在棚裏，我小心的走向木棚。我的心怦然亂跳，突然……

有人打開對街的門，搖曳出來的光線把蘇菲亞的屋子照得通亮。我趕快躲在木柴堆後面。門

一關上，亮光也消失了。緊接著有脚步聲橫過小街，直走向蘇菲亞的家。原來是亞力斯從旅館走過來探望妹妹。如果克林被關在後院，而他是來看克林……

他打開前院的大門，走向屋子。我聽到一陣喊聲，客廳的燈亮了，想必是蘇菲亞起床，走到客廳。幸好，他沒有來後院。

這麼晚了，他還來找蘇菲亞做什麼呢？現在我無暇想這件事，只躭心在這兒被抓個正著，再也無法自圓其說。充其量，我只能和他在巷口相遇。

今天下午我觀察過這條巷子，這是一條死巷，一旁是茂盛的絲柏樹林，巷尾是臨著山谷的葡萄園。如果我在巷子遇到亞力斯先生，該怎麼說呢？或許可以騙他，我失眠才出來走走。但願他不是多疑的人，會相信我的藉口。我匆匆離開後院，不敢再逗留片刻。

出了後院，我窺望一下巷口。蘇菲亞家的燈光把前院附近照得很亮。更糟的是亞力斯先生晃動的影子正映在巷口。

我細步走離後門，來到巷子中央，竟不小心絆到石頭，差點跌倒。我還沒站穩，屋裏卻傳來關門聲，亞力斯先生已走出前院大門了。

我穩住脚步，轉頭看看絲柏樹叢，內心盤算著：如果他向右走，經過巷口回旅館，可能會發現我。

我把顫抖的雙手緊緊叉在大衣口袋裏。若是被看到，我該如何解釋半夜在死巷徘徊不歸呢？老天保佑！絲柏樹林傳來夜鶯輕脆的啼聲。這下子我可找到藉口了。

我註定要被亞力斯發現了，他竟然停在巷口點烟。現在他只要一偏頭，就會看見我。

他點燃烟，扔下火柴，抬頭深吸一口。我突然摸到蘭絲放在大衣口袋的香煙盒……

「亞力斯先生。」我掏出一根香煙，硬著頭皮走向他。

他轉向巷口。

「能不能向你借個火？我忘記帶出來。」我說。

「是妮娜小姐？喔！火柴，我有。」他走進巷子幾步，拿出火柴爲我點上。「都半夜了，妳還在夜遊？」

我笑著說：「夜遊？喔！不！夜鶯的叫聲吵得我睡不著，我才出來趕走牠們。」

「啊！是這樣子。嗯！我聽東尼說過，你們英國人對夜鶯的啼聲很敏感，有的甚至很討厭。」他抬頭望望絲柏樹林說：「就在那兒對不對？我小時就常聽到牠們在樹林裏叫，現在倒沒怎麼注意。剛才叫過嗎？」

「啼了好一陣子，現在總算停了……」我打個呵欠說：「我要回房睡覺，明早見。」

我們正要轉身回旅館，突然一陣「沙！沙！」聲嚇住我們。

背後就是後院的舊石牆，牆上有許多裂縫洞孔。「沙！沙！」的磨擦聲正從裂縫傳出來。緊接著我們又聽到輕細的脚步聲。

亞力斯不動聲色，轉著閃亮的眼珠，靠在牆邊仔細聽著。

「那是什麼？」我焦急的問。

「嗯，我也聽到了。」

是克林嗎？我整個人差點雀躍起來，一定是克林……如果眞是他，亞力斯先生一定會盡量掩飾，不讓我看出端倪。若不是克林，那……那必定是馬克，我怎沒想到說不定是姆比斯，而一口咬定是馬克？我似乎看到馬克屏息貼在牆邊，要相機救出克林。

我靈機一動，故意提高聲音說：「現在沒什麼聲音了，剛才可能是……」

亞力斯先生卻已躡足走向後門，我緊隨著他。

他在門口停住，一手伸進外衣，從腰間掏出一支手槍。老天！我非阻止他不可。我裝得很嬌羞膽小，扯住他拿槍的手臂驚叫：「天哪！你怎可拿槍呀！那可能只是一條狗，你千萬別殺牠吧，亞力斯先生。」

「妮娜小姐，妳放心。如果是狗，我絕不會開槍。妳別拉我，讓我進去。」

我們又聽到裏頭傳來一串細小的「沙……沙……克……克……砰……砰」聲。突然有隻貓閃電似的跑出來，穿過我們的脚跟，溜進幽暗的巷子。

亞力斯先生把槍收回腰間，笑著說：「原來是貓在作怪。妳不用那麼緊張，我絕不會開槍打動物。」

「很抱歉，我剛剛被嚇壞了。」我很羞愧的說：「我一向最怕槍聲……那隻貓可能在後院抓老鼠……」

「也許是。我把門關好，回旅館去吧。」

他把門關上，我們走向旅館。

凌晨三點，蘇菲亞家的後院更陰暗。貓兒走了，夜鶯的啼聲也停了。

我輕輕推開後門，走進後院，再把門掩上。

「馬克！」我輕喚著。

沒人回答。我沈住氣也沒聽到其他聲響。徐徐的海風吹來迷迭香、美女櫻的芬芳。

「馬克！」

我走向牆角輕喚著，仍沒有回聲。

我扶著石牆四處走著。外面絲柏樹林的夜鶯又開始啼了。

「馬克！是你嗎？」

也許是我猜錯了，馬克根本沒來過這裏。方才可能眞是貓兒在作怪。我快繞完後院，一點人影也沒見到。

我扶在牆上的手突然碰到一片濕濕黏黏，還有一點溫熱的東西。剎那間，我毛骨悚然，全身起疙瘩，趕緊把手伸回來看個究竟。

是一片血跡！我猜的沒錯，馬克來過這兒！也許他傷口出血，支撐不住才會弄出聲響，差點被我們發現。我的內心浮起不祥的徵兆，趕快低頭尋找地面，還好他沒昏倒在這兒。

夜鶯仍在啼叫。

我記不清是如何回旅館的，只知道沒人發覺我三更半夜走過小街。

第十二章

晴朗的藍空，
海風徐徐吹來，
大地一片祥和……

晨曦籠罩平靜的海面，清風不時把鹹鹹的泡沫吹進我嘴裏。遠處的礁石閃閃耀眼，浪花也顯得格外潔白。

我在防波堤附近的淺灘游泳。朝陽下，海洋晶瑩翠綠，漁船、防波堤的倒影搖曳在輕柔的波浪中。

我游向停泊在港內的「賽克號」，這是亞力斯先生小漁船的船名。我攀住船舷，小船晃動得

很厲害。我深吸一口氣，由水中翻上來。

我只是隨興登上小船，並無特殊目的。我坐在板凳上，悠閒的欣賞海濱風光，理理頭髮，擦拭滿臉的鹹味。

只要看看船上的情形，就知道亞力斯先生昨晚確實是去釣魚。小船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藏人。船上擺著兩支槳、魚網、補蝦簍、浮標、戟型魚叉、倒鉤魚刺和探海鏡。這是一種長金屬圓筒，底部裝有玻璃鏡片，漁夫通常趴在船首，把鏡片那端放入海裏，查看海底情況。

我好奇的玩弄探海鏡，小心的放進海裏。

任何人第一眼見到海底景物都會驚歎不已。探海鏡映出五彩繽紛的世界：有翠綠的海草、鮮紅的珊瑚、盪漾的粼光，悠哉的小魚群和褐色的岩石，令我目不暇給。

我趴在船首，忘神的欣賞着。陽光照在我背上，我似乎忘了這一趟是出來游泳。

「噗！噗！」我聽到一陣馬達聲，回頭一看，有位漁夫準備出海打魚。我起身把探海鏡放回原處。又有一些漁夫駕船出海。時間不早了，小村開始活躍起來。我跳下水，游回海濱，收拾東西回旅館。

東尼正在打掃旅館，我回房換衣服。

「一點線索也沒有。」我向蘭絲說：「說不定是馬克故弄玄虛，存心騙我。」我伸展一下筋骨：「要是沒遇見他們，我大可高高興興在這兒游泳、爬山，那該多愜意！」

「是呀！」蘭絲坐在床上喝咖啡，「看妳那位馬克，把妳弄得心神不寧，我眞心疼呢！」

「我那位馬克？」

「可不是嗎？」

「這話怎麼說？」

「怎麼說，妳心裏不明白嗎？」表姐嚴肅的說：「妳就聽我的話，眼睛睜亮一點，別再想東想西，輕舉妄動。今天我們去拍照怎麼樣？」

「好吧！今天一切聽妳的。」我有點不好意思的說。

「我們去過海濱、村子……今天就去山區好了。我很想去看看妳昨夜提過的鳶尾花。」

「是啊！那兒遍地都是鳶尾花。」我很興奮的說：「還有許多長在岩石邊的櫻草。山坡地有劍蘭、鬱金香、康乃馨。如果我們去懸崖邊，更可以看到名貴的紫蘭。」

「哦！」蘭絲把咖啡杯放在床頭說：「那我得穿一雙平底鞋囉！」

「當然呀！」

「半小時內我會準備好。妳先去叫東尼爲我們準備野餐。」

「野餐？」

「是的，說不定我們要在山裏待一整天呢！順便叫他準備一點酒。」

□

清涼的海風徐徐吹來。我們走過村前的小橋，循河邊小徑走往田野。

一路上我們走走停停。蘭絲頻頻拍攝，捕捉美麗的景緻。她除了擷取花朵綻開的鏡頭，也拍攝田野風光。翠綠整齊的蔗田，站在老牛背上的烏秋，盤旋在檸檬樹梢的白鷺，她一樣也沒放過。我當她的導遊，偶而也客串一下攝影模特兒。我們順著山坡走上台地。緩緩轉動的風車令我想起前天的種種遭遇。

台地上有農夫在耕作。我們看到一對夫妻，太太在前拉著馬兒，丈夫站在犁上耕地。溝渠旁幾隻懶洋洋的驢子正喝著水。牧童則持著長長的竹鞭，驅趕著羊群。

我們離開山徑，走向田野的羊腸小徑。蘭絲仍拍個不停，頻頻把鏡頭對準嬉戲的牧童、耕作的農夫、吃草的羊群、遠處雄偉的懷特山和風車。台地上到處有風車在微風中打轉，增添不少田園氣息。

我們在台地邊緣的山坡地找到鳶尾花。

蘭絲以各種角度拍攝高約三寸，色彩艷麗的鳶尾花，一旁的鬱金香、野百合當然也沒錯過。

我們繼續在山坡尋找各種花卉。很幸運的，我們發現一小間磨坊。那兒也有一個風車，形狀和台地上的打水風車不一樣。這個風車的輪葉較寬，軸較短。由構型看來，應該是古希臘遺留下來的。磨坊圓錐形的白牆和附近翠綠山景相互輝映。周圍長滿鳶尾花，不遠處的山坡則是檸檬樹林。

這片充滿古代田園風味的景色令蘭絲看得目瞪口呆。她入迷了好一會兒，才大叫著：「我的底片一定不夠用！再多帶十卷來也不夠用。咦？那風車怎麼沒轉動？這樣拍起來效果差一點！」

「這是磨麥用的，又不是專供觀光客拍攝的。得有人磨小麥才會打轉。」

「是嗎？對了，妳去磨坊附近走走，這樣拍起來比較生動。啊……妳看，有人從裏面出來……這鏡頭最適當……」

果然有位穿黑衣服的女人提著布袋走出磨坊。她關門時看到我們，似乎嚇了一跳，趕快拿出一支老式鑰匙鎖上門。

蘭絲只顧著拍攝。我站在一旁手心直冒冷汗，腦子轟轟亂響。

我眞想告訴表姐，那是蘇菲亞呀！這麼一來，蘭絲一定會大吃一驚，停止拍攝，反而令蘇菲亞覺得奇怪。我得裝自然一點。

蘭絲拍完照，對蘇菲亞招手致謝。她似乎很吃驚，動也不動的站在原地，手仍抓著木門的把手，雙眼凝視著我們。

「妮娜，妳去告訴她這是影片，不用那麼拘束，可以隨意走動。她好像被攝影機嚇住了。我看，妳也加入鏡頭好了，妳邊和她講話，邊帶她去鬱金香那兒。」

天哪！走過去和她說話！說什麼呢？難道要我直接問她：「妳們是不是把克林藏在磨坊裏？」

「妮娜！妳猶豫什麼呢！去呀！」

「好……好的。」

表姐也眞是的，看不出我內心的緊張。

「表姐，我有個更好的主意。我請她讓我們進去磨坊開開眼界。」

「好呀！」

我用手帕擦一下額頭上的汗，走向蘇菲亞。

蘭絲連我走向磨坊的鏡頭也不放過。鏡頭裏的我一定顯得很僵硬，但此刻我哪有心情去理會呢？蘇菲亞仍持著大鑰匙站在門口。

我走過鳶尾花叢，和她招呼著。

「早安，蘇菲亞。希望妳別介意我們拍攝。這是你們的磨坊嗎？」

「是的。」蘇菲亞說。她似乎很緊張，不斷的舔着雙唇。她偏頭看著正在與她打招呼的蘭絲表姐。

「妳好。」蘭絲以英語大聲叫著。

「那是我表姐蘭絲。」我用希臘話向蘇菲亞介紹，「她拍的是影片。」我的聲音很乾澀，就像從喉頭硬擠出來的。「她要我們自然交談，不要盯著鏡頭看……對了，她還要我問妳能不能進磨坊拍攝。」

「進磨坊？」

「是的。她第一次見到希臘古磨坊，很想參觀……」我們稍走動一下，表姐又開始拍攝。

我深怕她會拒絕，她卻答應讓我們進去。她打開門，對我微笑點頭，邀請我們進去。蘭絲對這一幕鏡頭一定會很滿意。

我向蘭絲揮手，她拿著攝影機跑過來，與我一同走進磨坊。

□

一進門，我打量一下通往二樓的螺旋石梯。圓形的坊裏擺著幾個放穀粒的大木桶。牆邊放著鍋子、鏟子、耙、篩子和一捆繩子。

我沒理會拿著攝影機猛拍的蘭絲，自己走往旋梯。

「我可以上去看看嗎？」話沒講完，我已走上三四級石階。「我好希望有機會參觀磨坊！」

蘇菲亞面對著鏡頭，我無法看到她的表情。但我猜想她一聽到我要上樓，必定很著急。

「嗯，我帶妳上去參觀。」她倒是不慌不忙的隨著我上樓。

□

二樓是秤房。裏面有個很怪異的古秤，一根巨大的秤桿，中間懸著錘鏈，前端繫一條大鐵鈎，桿末端掛著大秤錘。這裏還有許多放麪粉的木櫃，有個長方形斜槽和頂樓的磨石相連。磨好的麪粉就是由斜槽送到木櫃來秤重。

坊裏沒有克林的影子。

我滿懷信心的上來，卻撲了空。秤房根本沒有多餘的地方可以藏人。大木櫃不是空的，就是裝滿麪粉。突然，我看到一隻嘴角沾著麪粉的老鼠溜過去。

「磨好的麪粉自動由斜槽滑到木櫃，再秤重……」蘇菲亞站在一旁毫無表情的說。

從小窗射進來的陽光正照在她臉上。我發覺她的臉色蒼白如蠟，表情似乎很不自在。也許她還不習慣我們的來訪。

她講完後，轉身望一下梯口，暗示我該下樓了。

「妳表姐在樓下…我們……」她走向樓梯說。

「喔！沒關係。」我急著說：「我喊她上來，她一見到這個古秤，一定會很驚喜。蘭絲！快上來……」

我跑到梯口叫她。

「這兒有妳沒見過的東西。咦！」我轉向蘇菲亞說：「樓上是研磨房，我能上去嗎？」我說著就走到梯旁。

「上面……」她猶豫的說：「上面除了磨石……沒什麼好看。而且地板壞了好久沒修，很危險……」

這倒是眞的，我抬頭看到天花板有不少破洞。

我裝著興趣很濃，邊上樓梯說：「我會小心啊！妳不也常上來工作嗎？哇！好大的磨石，眞不可思議！風車居然轉得動！」

要是我在這兒發現克林，會有什麼結果呢？然而頂樓除了古老的研磨機械外，並沒有他的踪跡。

研磨房的屋頂是圓錐形的，正中央有支巨大的轉軸插在直徑約十呎寬的磨石中間，轉軸上端

經由橫軸、大小齒輪、木架等組合的原始傳動機，與屋頂外的風車銜接。風車一動，橫軸跟著旋轉，經由齒輪、中央轉軸，帶動磨石。頂樓光線明暢，打掃得很乾淨。窗口下屯積一綑綑的樹枝，像是補修屋頂用的。

我小心的走過滿是破洞的地板，去看那些樹枝，卻發現牆角上掛著灰陶器的水瓶，下方擺著一支掃帚。這裏的地板剛剛掃過……樹枝也像是剛搬上來放的……

水瓶掛在那兒多久了？裏頭還有水嗎？我正想伸手去倒……蘭絲她們走上來。

我機警的轉身說：「蘭絲，看看這磨石坊，就像荷馬古詩所講的。」我又對蘇菲亞說：「眞謝謝妳讓我們參觀磨坊，否則我們在英國一輩子也看不到……」

蘭絲驚訝的看著巨大的磨石、轉軸。蘇菲亞向我們解說如何操縱，我再翻譯給蘭絲聽。蘭絲要我請蘇菲亞表演操作的情形，好讓她拍攝。

表姐專心的調整鏡頭，蘇菲亞答應我的請求，啓動風車，實地操作磨石給蘭絲攝影。

我悄悄走下樓梯。

今天早上蘇菲亞爲什麼突然來磨坊？爲何只把三樓清掃得一塵不染，留下一、二樓滿佈灰塵？難道說她要掩飾什麼？前天我帶馬克來崖縫後，也回去整理過茅屋，不讓別人看出馬克在那兒待過。今天蘇菲亞也來掩滅克林被藏在三樓的痕跡嗎？

這個答案或許在二樓找得到。三樓地板有許多破洞，她打掃時，一定會掉一些碎物下來。趁她們忙著拍攝，我或許可以在二樓找到線索。

我推想的沒錯，地板上果然有一些細枝枯葉，上頭正好對着破洞，一定是由三樓掉下來的。我更仔細的看看，竟發現那些枝葉中夾有不少麪包屑。這重大的發現又使我的心怦怦跳起來。

蘭絲的攝影機仍軋軋作響。我得把握時間，多找出線索……剎那間，我想到一樓有綑繩子……可能用來綁……

我急忙跑下樓，停住脚步打量四周。她們還在三樓攝影，我得趕快察看那些繩子。

我第一眼就看到繩子有血跡。

我全身起疙瘩，就像昨晚發現馬克的血一般，差點驚叫出來。我屏住氣息，看仔細一點。繩子上的血跡並不明顯，每隔一小段距離就沾了一點血。他們很可能是用來綁克林的手。克林一直掙扎，才會擦破皮留下血跡。

放下繩子，我看到蘇菲亞擺在門口的布袋。我趕緊過去打開袋口。

裏頭有件破舊的女裝花布衣，一張沾有油漬的綢報紙，還有一件襯衣也沾滿油漬。

我攤開報紙、襯衣，除了麪包屑別無他物。那些油漬還散發著奶油香味。蘇菲亞一定把麪包、奶油包在紙上，再用襯衣裹起來，送到磨坊。袋裏有件衣服摺成長條形，上面有啃咬的痕跡。

不錯！他們把克林藏在這兒，除了用繩子綁他，還用布條塞住他嘴巴，阻止他呼救。

我的手抖著把東西放回布袋，再綁緊袋口。

繩子、血跡、麵包屑、油漬、布條可以證明他們的確把克林藏在磨坊裏。繩子沒有被扯斷，他不可能逃走，一定是被帶到別處。

既然帶他去別處藏匿，何必解開他手上的繩子呢？難道……他們殺死克林了？不！不會！也許有人救走他……各種猜測、緊張、懼怕在我腦海混成一團。

我茫然的望著牆角，一個更可怕的東西閃入眼內。剛才我一直沒注意到繩子旁有一隻鏟子。那是隻舊鏟子，鏟頭還沾有泥土，無疑是剛使用過。殘留的泥土並非全是鬆乾的表層土，也有暗色潮濕的深地泥土。必定是最近有人拿來挖地，而且挖得很深。

我閉起眼睛，拼命想著：用鏟子挖地，在鄉下是很平常的事，農夫不是常在挖土耕地嗎？小孩子也常拿鏟挖地玩耍……說不定是蘇菲亞剛去挖菜圃，或者是亞力斯先生……傑夫……不！是他們殺了克林……不！不會的……我整個腦子在翻騰著。

我恍恍惚惚的走出磨坊。

明朗的陽光照著遍地的鳶尾花。

我幾乎咬傷緊摀在唇上的手背。

「我要告訴馬克。」我狠狠的咬著手背，「非去找馬克不可。」

我再也無法欺瞞自己。

第十三章

如果你見到一位
失魂落魄憔悴不堪的男孩，
請告訴他，
我在等他……

「妮娜！妮娜！妳怎麼啦？」

「沒有什麼，先別問我。」

「到底怎麼回事？坐下，慢慢告訴我。」

我們來到檸檬樹叢。我怎麼走出磨坊的，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模糊記得當時心裡一片混亂。蘭絲和蘇菲亞下樓來。蘭絲在門口向蘇菲亞道謝，告別。我隨著她茫茫然然地走過草地，進入樹

叢。

「抽根煙！鎮定一下。」

我們坐在檸檬樹下，我楞楞的望著身旁香郁的紫菊花……衝動的拔起一朵，撕碎花瓣……凝視著掌上的碎瓣，我失神的呢喃著：「他們殺了克林……他們殺了克林，把他埋了……」

蘭絲默默不語，望著我把碎瓣扔在地上。

「妳……」蘭絲不解的問著：「妳怎麼知道，是不是找到了線索？」

我點頭。

「在磨坊裡發現的？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把發現的事告訴蘭絲，她聽完後，楞了一陣子，猛抽一口煙，才搖頭說：「那麼善良的蘇菲亞會是幫兇？我不相信，太離譜了。」

「離譜！妳要是看到馬克肩上的槍傷，就知道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馬克爲了克林的安全，不敢報警，也不敢逃，現在克林被殺了，我一定要去告訴他們，叫他們報警，不然……對了，蘇菲亞剛才下樓，有沒有發現我不太對勁？」

「沒有呀！她又不知道妳已發現那些東西，怎會對妳起疑心呢？」

「蘭絲，我非去找馬克不可。」

「嗯……」

「妳不會阻止我吧？」

「誰阻止得了妳呢？」

「妳不相信我說的？」

「照情況看來，克林是有遇害的可能……妳現在就要去找馬克嗎？」

「愈快找到他愈好。妳呢？」

「我看妳自己去好了，萬一妳太晚回來，我可以掩護妳的行踪。我會繼續逗留在這一帶，繼續拍攝。到午茶時間如果妳還沒回來，我會先回旅館，告訴他們妳自個吵著要去爬山，天黑前會回來。」她微笑地安慰我說：「妳要當心點，天黑前一定要回來，別又留在山裡過夜。」

「妳放心好了。馬克他們見到我，一定會急著趕我回旅館。」我起身說：「我該走了，對了，野餐分一半給我怎樣？」

□

我有個很簡單的計劃。

馬克和姆比斯昨夜探過蘇菲亞的後院，可能先回茅屋渡夜，清晨再回船。但是以昨夜的血跡

看來，如果馬克的傷口裂得很嚴重，他可能無法回茅屋，而躲在村子附近的岩穴過夜，說不定現在還無法行動呢。

不管怎樣，我決定依照姆比斯告訴我的路線，先找到通往古教堂的小徑，再反向順著那夜他找到馬克的小徑，回溯到山區。如此我有較多的機會遇到他們。

我還記得昨天早晨，我和馬克躲在岩縫上，那位要追殺他的兇手就是由這條小徑走過樹叢的。他的行動我們在崖縫看得一清二楚。如果馬克他們躲在山崖，必然是選擇高而隱秘的地點。他們很可能會發現我的行踪，知道我有消息要轉告他們，就下來見我。若在山區沒找到他們，我可順小徑走回古教堂附近的海濱，尋找他們的船。事情能否如我想像的這麼順利，我也沒把握，只是我已想不出更周詳的計劃了。

我幾乎確定傑夫就是兇手。萬一我在山區裡遇見他，總得找個藉口應付他。對了，我可說我是旅館的房客，亞力斯建議我去參觀古教堂，諒他不敢對我怎樣。

我離開檸檬樹叢，由山坡走到台地邊緣的小徑。這條小徑和小橋邊的小徑很像，村民來往很頻繁，依方向來判斷，很可能與通往古教堂的路相連。

我的判斷沒錯，這條小徑向東蜿蜒，在一片光凸凸的斜坡地與一條較寬的小徑相銜，往東南向下的坡路必定通往古教堂和舊港。我必須反向走上坡路趕往山區。

天氣變得很炎熱，小徑兩旁都是斜坡，沒有樹蔭。岩縫之間長著不少薊草，纖絲般的金黃花朵隨風四處飄揚。我惦念著克林遇害的噩耗，沒有心情多看幾眼。

我走往山區，小徑坡度不大，卻很迂廻。除了炙熱難當，並不很吃力。我逐漸走出石坡，進入一片較平坦的山腰地。昨天早晨兇手第一次出現，大概就在附近。從這我可以隱約看到岩縫的位置接著是一小段下坡的路，兩旁薊草、無花果樹在微風裡輕輕搖曳。沒一會兒，又是通往山脊絲柏樹林的斜坡地。通過那片絲柏樹林便可看到岩縫和茅屋。馬克和姆比斯還留在岩縫，或是茅屋裡呢？他們會看到我嗎？

走進叢林前，我直往山崖邊眺望著，希望能看見從崖縫傳來的信號。

昨天早上兇手循這條小徑走來，我們在岩縫裡看得很清楚。如果馬克他們還在那裡，應該看到我才對呀！

距絲柏樹林約五十碼的地方，有一片斷岩往山脊邊緣的谷地凸出。我走上斷岩往下看，下面是一條小溪谷，下游蜿蜒至底下的大山谷。往上游看過去，則見溪谷緩緩上升，恰與絲柏樹林平行。上端有一座小池，池中有幾個大石，可通對岸泥巴路。溯谷而上，依方向看來該是通往茅屋附近那片湖水。

溪谷兩側林蔭密疊，非常隱秘。我揮著滿臉汗珠，思考著是不是要改走溪谷泥地。並不是因

爲那兒隱秘，而是認爲馬克可能沒躲在岩縫，否則他早該發現我，打信號過來。他可能在茅屋，不然就是回船了。要找他們可能還得走很長的路，溪谷既陰涼又有休息喝水的地方，比起炎熱光凸凸的山脊小徑好多了。

一拿定主意，便從岩旁的古石階路走下去。溪谷旁的小路被羊群踩得很平。我來到水池，踏過水中幾顆大石，到了對岸泥巴路。早上一定有羊群走過這裡，路上滿是蹄印和牧羊人的鞋印。我留意一下，有一串鞋印很特別，很像是登山鞋留下的痕跡。這一發現使我不得不駐足思索。

如果這也是牧羊人的鞋印，他的鞋子一定和馬克很相似。

牧羊人穿登山鞋，在希臘很少見。他們大都穿膠底布鞋，還有的怕被蛇咬穿長統靴。難道馬克也走過這條路？依他的傷勢，他不可能單獨走。我仔細觀察，這串鞋印是一個人的，並沒有姆比斯走在旁邊的痕跡。

也許眞的就是一位穿着登山鞋的牧羊人，或者是一位獵人今早走過這溪谷，讓我空緊張一陣子。

我緊隨着走到一條石子路，脚印消失了，只剩下一些獸蹄留下的泥跡，炙熱的陽光直射石頭，一片熱氣飛騰。

我口渴極了，放下背包，到溪邊飲水。

腳印又出現了。原來他沒有順著石子路走，而是往長滿灌木叢的沼灘走去。這叫我更奇怪了，溪旁的沼灘該直通茅屋旁的小湖才對。會是馬克昨夜去蘇菲亞家，再由隱秘的溪谷回茅屋嗎？他傷口裂開還有能力走這麼遠，這麼崎嶇的溪谷沼灘嗎？姆比斯不在他身邊，又跑去那兒了呢？

我背上背包，彎著身，沿著溪邊沼灘走去。

沼灘地帶根本不適合行走，不是瀾泥水灘，就是滿佈青苔的滑石，鞋印時隱時現，令我一路很不安心。溪谷上空密密麻麻覆著各種雜草、樹葉，陽光根本無法透射過來。

溪谷的坡度愈來愈大，水流湍急，水珠不時濺到我身上，涼快無比。沼灘路一步比一步難走，急坡地帶滑石接著滑石，一不小心就會摔落谷底。鞋印愈來愈模糊，不久就消失了。

谷底陰涼幽靜。我看不到鞋印有點發慌，想回頭，可是已經走了那麼一大段路，實在不甘心就此放棄。

我決定先找一顆比較乾的大石頭坐下來休息，吃點東西，再作打算。

我打開背包，先喝幾口葡萄酒。蘭絲現在在做些什麼呢？她眞好，把東尼爲我們準備的野餐幾乎分了三分之二給我。她常罵我凡事不三思而行，只憑直覺莽動。今早她看到我對克林的死那麼痛心，竟沒有阻止我來找馬克。唉！最瞭解你的人有時對你也最沒辦法。

我吃了幾片三明治，咬了幾口蘋果。袋子裏還有不少麵包、橘子，我却沒胃口了。

微風沙沙拂在樹梢，配上潺潺的流水聲，就像輕柔的催眠曲。吃過午餐，我覺得很疲倦。有幾隻蝴蝶貼在水面，隨波逐流。有隻金翅雀撲著亮麗羽翅，從幽谷飛往上空。

我懶散的觀賞著幽靜的溪谷，突然對岸高高的岩石上有個東西閃動一下。我定神一看，像是隻小羊兒躺在那邊。微風不時吹動牠身上的羊毛，令我嚇一大跳，還以爲是什麼東西呢！

我定神再瞧清楚，沒錯，是羊毛在微風下輕飄著。

這麼看來，鞋印眞是牧羊人的，我這一趟又落空了。牧羊人一定也在附近看守羊兒。

我急急收拾背包。我想還是照原路回去，走絲柏樹林的小徑去找馬克比較穩當。經過這一連串事件，我已不再認爲每位希臘人都會對旅客友善。

我站起來，拿起背包，打量一下四周。

沙沙的風聲，潺潺的流水聲，此外沒有其他聲音。蒼鬱的林梢偶而有幾隻金翅雀飛出來。

我向下游望去，看看有沒有較好走的路。突然我覺得很奇怪，那隻羊兒怎麼會靜靜躺在那兒那麼久？我吃東西時一直沒發現牠。我再回頭看一眼。牠就躺在對岸高高的岩石邊端，一半背幾乎懸在外面，萬一牧羊人沒注意到，很可能會摔死。更令我想不通的是羊兒通常是趴在地上睡，怎會像狗般橫躺在高高的岩石上呢？我得先上去看看，要眞是羊兒就應該抱下來，免得摔死。

我橫過小溪，攀上岩石。

果然熟睡了好一陣子，不過却不是羊兒，而是一位男孩穿著羊毛背心，縮成一團躺在岩石上。他脚上穿著一雙登山鞋，羊毛背心裡是藍色襯衫、長褲。我猜得沒錯，鞋印不是馬克留下來的，而是這位小牧童的。

我悄悄走近，他仍在熟睡中，一點也沒發覺，有隻蒼蠅停在他臉頰上，跳過他眼簾，他動也沒動一下。他的呼吸均勻沈重，我只要悄悄離去，他應該不會發覺才是。

然而我沒離去，只是站在他旁邊內心七上八下的注視著他。他的睡姿、臉頰、眼睫毛、黑髮……，我覺得很熟悉，彷彿在那兒見過。

他睜開藍眼睛，驚訝的直望著我，顯得非常不安。一個熟睡的男孩被陌生人驚醒，必然會如此。他眨眨睡眼，再看我一次，緊張的表情才稍稍鬆懈。

「你好。」我用希臘語和他打招呼。

他瞪著大眼望了我好一陣子，才勉強開口說：「妳好。」

他的希臘語聽起來很生硬。他很快的坐起身。

我又用希臘語問他：「你是不是亞吉歐村裡的小孩？」

「不……不……」他的話含在嘴裡，我幾乎聽不見。他講完後急急起身，拿起一根趕羊的木杖想走開。

「請你等一會……我想問問你。」

他神色變得很緊張，一句話也不想和我多講似的，走過我旁邊，匆匆要跳下山岩。

「喂，請你等一下……」我跟上前去，拍拍他的肩。

他回頭，雙眼畏怯的望著我，不知該說什麼似的。

「啊……啊迪歐！」他慌忙間竟以西班牙語對我說了再見，急急跳下岩石。一落地，他雙手撐在地上，差點摔跤。我發現他的手腕纏著紅線相間的花布繃帶……

「克林！」我驚叫著。

他停步，似乎很吃驚，回頭望著我，一步一步走回岩石下。我楞楞的直釘著他的臉，說不出一句話來。我無法相信我所見到的。我早該看出他的長相和馬克很相似。

我跳下岩石，緊緊擁住他，以英語說：「別怕，你哥哥馬克還活著，他沒事。槍只打傷他的肩膀，前天我還爲他療傷，一切都沒事了。喔！克林。」

他不須講什麼話，他的表情已告訴我一切。我們一同坐下來，我掏出手帕，擦擦眼淚。

第十四章

生離死別，
陰陽一線。

「有沒有好一點？」我問。

我帶他到小溪邊，讓他喝水，吃剩下的食物和酒。我急著問他話，他却狼吞虎嚥，嘴巴嚼個不停，只好先把馬克和我自己的遭遇告訴他。

他邊吃邊聽，沒講什麼。我相信蘇菲亞一定有送食物給他，只是他吃得很少，才會餓成這樣子。他喝過酒，聽完馬克的遭遇，表情已不再那樣狼狽，雙眼瞪得圓鼓鼓的，若有所思的樣子。

「說說你的遭遇吧。」他喝完最後一滴酒，我急問著：「你是不是被關在磨坊？」

「我根本不知道被關在那裡。那天晚上黑漆漆的，我被他們逮住，什麼也沒看清楚，只知道像是被關在一個圓塔裡。今天我半夜逃出來，也沒看出那到底是什麼地方。」

「沒錯，他們一定是把你關在磨坊！」

「妳怎知道？」

「這你先別管。我們走吧。待會在路上，你把這幾天的全部遭遇告訴我，好嗎？」

「好！」他站起身。

他的眼睛、頭髮、身材，甚至舉手投足之間都和馬克很相似。

「我們現在上哪兒？」他問。

「我們去絲柏樹林附近的斜坡。如果你哥哥和姆比斯還躲在山區裡，一定會發現我們，出來與我們見面。要是沒遇見他們，我們再去舊港找船。」

「他們會不會乘船走了？」

我也擔憂這一點。但我不相信馬克會扔下克林把船開走。「不會的，他們沒找到你，絕不會把船開走。他一直在負傷找你呢！」

「我跟妳去空曠的斜坡安全嗎？」

「嗯，我們得提防這一點。待會你先找個地方躲起來，我單獨去斜坡找他們。」

「對了，妳怎會找到我呢？」克林緊隨著我，沿著小溪走回溪谷泥路。

「我循著你的鞋印找到的呀！」

「什麼？我的鞋印？」

「嗯，你得小心，你在路上留下不少鞋印。」

「那……那妳怎麼知道鞋印是我的？」

「我不知道呀！我原以爲是馬克。你們穿的登山鞋一模一樣。」

「才不同！他的鞋子是九號！」

「是嗎？那可能你的鞋印在泥濘裡看起來比較大，我才以爲是他的足跡，而且那時我根本沒料想會是你。待會你最好把這些鞋印毀掉。」

「唉！我怎麼這樣不小心，留下那麼明顯的鞋印。」他有些洩氣的看著路上的鞋印說：「我以爲溪谷很隱秘，沒有人會發現我。」

「幸好我不是兇手，不然你就糟了。你看，上面就是絲柏樹林前的斜坡。我上去後，如果沒別人在，我會打信號給你。趁我等你哥哥的暗號時，你把這段泥路上的鞋印毀掉，知道嗎？」我不放心的看著他。克林和馬克一樣，總是不把我的話放在心上。「你……你千萬別跑開哦！我一

會兒就下來。」

「妳放心好了，我會在這等妳。」克林說：「妳一個人上去安全嗎？」

「什麼？」

他有點不安的說：「我不太放心讓妳獨自上去，萬一……」

「別擔心，就算我碰到傑夫，他也不敢對我怎樣。你別亂跑就行。」我說：「你眞像你哥，總叫人不放心。」

「我們是兄弟呀！有什麼辦法。」克林微笑地說。

我們分手。我順著原路走上山坡。上面一片清靜，沒任何人。我向底下的克林作了個信號，然後直奔絲柏樹林。

林裡的小徑很平坦，澄藍無雲的天空，陽光顯得特別耀眼。蘼草的花瓣閃閃發亮，到處飛揚鳶尾花叢也格外美麗。

其實這段小徑的景色與前一小時我走的並沒兩樣，只是此刻我太興奮，眼前的一切剎那間變得美麗無比。我在林子盡頭停住脚步。

該如何引起馬克他們注意呢？也許我可以高聲唱歌，對了！我內心正想高高興興的大唱一頓……

我的歌聲引起陣陣回音。

我亮著雙眼走出樹林，邊唱邊尋望各處高峰懸崖，却沒看到什麼反應或信號。

我盯著山崖，竟無法找出崖縫的正確位置，只能看出大略的方向。

五六分鐘的歌聲沒有引來一點金屬或鏡子的閃光，或者是招手、搖旗的信號。我很失望，看來他們是沒躲在這兒。

我內心擔憂著克林，不想讓他留在那兒太久。我怕他會自作主張，擅自離開谷地。我匆匆折返樹林，回到谷地。克林並未走開，他起身招呼我。

我搖頭。「一丁點信號也沒有。他們可能在船上，我們快去找船吧！我得天黑前趕回旅館呢！」

「妳還是回旅館吧！反正我知道船在那兒，一路上我會照顧自己。」克林的口氣就像馬克，總不希望我跟在他們身邊，眞氣人。

「不行，我有重要的線索非告訴你哥哥不行，而且要是路上碰到傑夫，有我在，他不敢傷害你。」

「好吧！」克林說：「我走前頭，妳把背包給我，我替妳背。」

「謝謝。」我解下背包，跟在他身後走下斜坡。

「妳剛才怎麼唱那首歌？」他聳聳肩膀問。

「什麼歌？我隨口唱的……記不得是唱什麼。」

「柔情蜜意呀！」

「喔！對！是這首。」

「馬克聽了，沒跑出來吧？」他笑著說。

他小小年紀，眞不懂禮貌，害我整個臉頰都羞紅起來。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是說妳白唱了。馬克只聽古典音樂，什麼交響曲啦、協奏曲啦，其餘的他根本不聽，也聽不懂。夏綠蒂爲了顯示她是戲劇學校的高材生，也只聽古典音樂。只有我和茱麗亞懂什麼藍調、狄斯可的。安安啊……是個音痴。」

「哦！」

「妳唱的歌也過時了嘛！」

「好聽的老歌永遠不會過時。對了，快講你的遭遇吧！說不定我們把兩人的遭遇合併起來，在見到馬克之前就可以把這件兇案弄個水落石出。」

克林仔細的從頭講起。

馬克被射傷，摔下峽谷，克林想跑下去，但是被亞力斯拖回來。在掙扎中他被打昏。醒來時已被綁住，口裡塞著布條。他們帶他下山。克林昏昏沈沈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帶到何處。

那時天色已暗，他們走得很快，一路上不斷用希臘語在爭執些什麼。

「當時的情況我沒辦法完全記住。」他說：「我頭部被打傷，內心又害怕他們隨時會殺掉我，一方面又擔心馬克生死不明……，他們爭吵有時也雜有英語。尤其是亞力斯和東尼，像是都以英語交談……他們的話我都還記得。」

「你記得那些，快說。」

「放心，我一句也不會漏掉。這幾天我被關著，腦子一直在回憶這可怕的事。東尼一直責備他們不該射傷馬克和打傷我。他說，『他們絕不敢跟踪我們追查這事，而且他們也沒看清楚我們。這樣對待小孩子太過份！』」

「他們還是沒放你走。」

「都是蘇菲亞嘛。」克林說：「他們本想扔下我不管，蘇菲亞看我頭上流血不止，怕我死在路上，她和他們吵了一陣子，堅持要治我的傷。後來東尼也說馬克被槍殺，還可安排成意外，如果我們都死在山裡，事情就很難擺平。甚至連『亞力山大兇案』和『倫敦案件』都會被揭露出來。」

「倫敦案件？」我驚訝的說。

「他是這樣說呀。」

「嗯，那麼死者就是亞力山大，對不對？他似乎在倫敦就與東尼、亞力斯有瓜葛。他到底是英國人，還是希臘人呢？」

「以死者的名字看來，應該是希臘人。」

「嗯，他的死似乎和『倫敦案件』有關。對了，我聽過東尼說，他討厭倫敦。他和亞力斯在倫敦到底出了什麼事……先別管這些。告訴我，這幾天他們如何對待你。」

「他們事後很惶恐，不知該如何收拾。東尼痛責傑夫，不該那麼魯莽，開槍打馬克。傑夫却不以爲然，主張殺掉我，一了百了。亞力斯左右爲難不知該聽誰的。蘇菲亞則一直護著我，勸他們不該再傷人。最後他們決定先帶我回去，再想辦法。後來，東尼一直想脫離這事件。這點我記得最清楚，我很害怕東尼一離開，他們會對我不利。」

「你是說東尼不願與他們合作？」

「是呀！我記得他這樣說：『你們竟然殺了觀光客，這麻煩我惹不起，你們自己負責。我要退出，馬上離開這兒。』」

「亞力斯怎麼說？」

「他說：『現在要退出太遲了。你親眼看到，我能讓你走嗎？』東尼說：『你相信我，我絕不會出賣你們。』亞力斯說：『相信你……』」

「然後呢？」

「亞力斯說了句希臘俚語，大概是說無法相信他。」

「接著呢？」

路漸漸寬濶，兩旁有幾間農舍。

「亞力斯說他身無分文，能去哪兒？東尼說：『我可以先向你借錢吧？』亞力斯說：『你是在勒索？』東尼說：『我只是不想再惹麻煩。』」

「東尼眞傻，亞力斯怎會讓他退出！」

「是呀！後來亞力斯表情一變，東尼不敢再堅持要離開，他只說：『反正我們早晚要拆夥，那東西拿出來大家分一分吧！』亞力斯說：『時機一到，我自然會給你一份。你看現在要如何處理亞力山大？』東尼說：『要怎麼處理你自己看著辦，往後的事我不再插手。』亞力斯笑著說：『哦？你不想再沾污你那雙嫩白的手？沒那麼簡單，待會我們得一起去埋那兩具屍首。』」

「東尼怎麼說？」

「東尼笑著說：『我看，你和傑夫去埋，我回旅館爲你冲杯咖啡壓壓驚不是更好？』然後，

我們就到了妳所說的磨坊，他們帶我上樓。」

「那螺旋梯不是很窄嗎？」

「是呀！」克林說：「東尼沒跟他們進磨坊，他在外面說，以後的事他都不管，奉勸他們別再傷害我。他說完就走了。」

「進入磨坊後他們怎麼對待你？」

「東尼的勸告又使他們吵了一陣，蘇菲亞高聲叫罵著傑夫，堅持要替我療傷。她替我頭上的傷口止血，把我口中的布條解下，拿水給我喝。她掉著眼淚，盡可能保護我。亞力斯和傑夫在一邊耳語，後來亞力斯用英語對我說：『我們不會傷害你。你暫時留在這兒，別想逃走，有人拿槍守著。』我想他是在嚇唬我。」克林停一會說：「他們走後，我想掙逃，但是沒成功。」

「你就在磨坊裡過了第一夜？」

「是呀！第二天早上，蘇菲亞很早就送食物來。她鬆開我手上的繩子、口裏的布條。我問馬克是否還活著，並求她放我走。她什麼也沒說，搖搖頭，指著窗外山坡。我看到坡上有人持著槍……」

「一定是傑夫！」

「是呀！我只好乖乖待在那兒。晚上蘇菲亞再送食物來，我仍沒問出馬克的情況，只看出蘇

菲亞的表情比前天更憂懼。我昨天早上以爲他們會殺我，馬克也可能死了。我知道這兩天他們一直在找馬克。傑夫對蘇菲亞說過，他找了兩天還是沒看到馬克的蹤跡。東尼不管事了。萬一傑夫說服亞力斯殺我滅口，蘇菲亞再反對也沒有用。」

「然後呢？」

「昨天一大早，我聽到二樓有男人的脚步聲，我就趴在地板，從裂洞看到傑夫一手持來福槍，一手拿食物。他在二樓徘徊一陣子，然後把來福槍放在一邊，走向一個放麪粉的木櫃。」

「他做什麼？」

「他拿出一支手槍藏在木櫃裡。」

「手槍？」

「是呀！就是這支。」

他說著攤開衣服，抓出一支可怕的手槍，得意的耍弄著。

「克林！別這樣。」

「這大概是亞力山大的手槍，可惜他還來不及用，就被傑夫打死了。」他像小孩拿玩具槍一般，到處比弄瞄準。

「小心呀，克林！槍裡有沒有子彈？」

。」

「老天！你別亂來。」我叫著。

整個事情都反了，我是來救他，他現在卻變成護花使者似的。

「說實在的！」克林坦白說：「到時我會不會開槍還是問題。」他又玩弄著槍。

「好了，你把槍放回去，繼續講吧！」

「我剛講到那裡！喔！對了，我看到他在藏槍。他藏好後，便拿著食物與來福槍上樓。看他坐在我面前，把槍橫放在膝上，我根本吃不下。」

「嗯，你嚇壞了。接著呢？」

「我本想和他打個交道。」他笑著說：「但是我除了懂幾個希臘單字，一句話也不會講。」

「你沒和他談話？」

「有。我絞盡腦汁想到一個單字『兄弟』，我便這樣叫他。」

「他怎麼反應？」

「他瞪著我沒講話，只把手橫在自己脖子上，作出一個切割的動作，像這樣。」克林比給我看。

「那表示……要殺你。」

「是呀！他離開後，我很著急，拼命想逃，但他把我雙手綁得好緊，我掙得皮破血流，還是沒辦法脫開繩子。今天凌晨四五點，蘇菲亞突然來磨坊，替我解開繩子。我雙腿僵硬得無法動彈，她幫我按摩，還拿油塗我手上的傷，幫我包紮，然後拿熱湯和一點酒給我喝。我吃完食物，她不但沒再綁我，還示意我隨她下去。我當時嚇了一跳，以爲傑夫在樓下等著殺我，剛吃下的是槍斃前的『最後晚餐』。但我看她的表情，知道事情沒那麼嚴重，她不可能眼睜睜看我被殺，就隨著她下去。她走在前面，到二樓時，我趁機偷來木櫃裏的手槍。破曉前，我們走出磨坊，天色很黑，很冷，她拿給我這件羊皮背心，還有一支木杖。我這才放心，八成是她要放我走。她帶著我走了一段路，經過一座小神廟……」

「一定是派娜吉亞神廟，姆比斯上回就送我到那兒。」

我們繞過一塊巨岩和無花果樹叢，看到山脚海濱地帶。

「什麼神廟我沒看清楚，她在那兒爲我指示路徑方向，對我說了些話，我一句也不懂。也許她是說那條路通古教堂，她急著推我走，叫我快離開。不久就天亮了。」

「唉！我今天凌晨要是再監視她一會兒，就可以和她一起救你，早上也不會虛驚一場。」

「幾天來我受了驚嚇，沒法走得太遠，而大白天，儘管我帶了槍，也不想被傑夫或亞力斯發現，便躲到溪谷裡休息。哇！妳看有兩隻大鳥。」克林指著天空大叫著。

「啊！那是鵰！歐洲最大的肉食鳥，多壯觀！」

我以前只在博物館見過鵰的標本，想不到今天能目睹牠們在空中盤旋。

我們凝望著兩隻鵰往下盤旋到山谷中，飛得比我們站的山脊地還低。

「他們的雙翅展開約有十呎寬。」我說：「看見巨鵰飛翔，多難得呀！……克林！克林！」

克林沒理我，也沒看鵰，他直望著左邊灌木叢。這個我才看到茂盛的灌木中有一片拱形地，光禿禿的沒長一根草，像剛挖過又填上的土坑，難道是新墳？

鵰消失在山谷中。

我還沒來得及和克林講話，他已跑向樹叢。

「克林！」我緊追著他：「別過去！別過去！」

他沒理我的話，已跑到那「土坑」邊。

「克林走吧！他們可能把亞力山大埋在土坑裡，怪怕人的，我們走吧。他已死了，我們幫不了忙呀！」

「亞力山大是被埋在磨坊附近，這不是亞力山大的墳。」

「什麼？在磨坊附近，你怎麼知道？」我抓住他的手臂問。

「我被抓去的第一個晚上，聽到他們在磨坊附近挖了一整夜土坑。」

「那……這要是墳坑，會是誰被埋在裡面。」我瞧著土坑的長度、寬度，愈看愈像墳坑。

「馬克？會不會是我哥哥馬克！」克林驚叫著。

「不！絕不是馬克，你別亂說。」我大聲喝著：「馬克只有肩上受傷，他不會死的。你聽到了沒有。就算他昨夜到蘇菲亞家後院探查，傷口又裂開也不致於被……亞力斯發現他呀！他以爲是隻貓。聽好！馬克是受了傷，但姆比斯一直在照顧他！」

「這會是誰呢？」

「我怎知道，也許就是亞力山大。」

「我不是說過嗎！亞力山大被埋在磨坊附近。」

「你只是聽到他們在挖土，又沒親眼見到他們埋亞力山大。」

「你說昨夜傑夫沒回家，一定是殺了馬克，把他埋在這裡。或者昨夜亞力斯知道後院裡的聲音不是貓，等妳回旅館，他又去後院殺他……」

「不可能，我們一起回旅館，他就沒再去過。我回房後一直監視蘇菲亞的後院，到了三點又

去探查一次，除了血跡，沒見到你哥哥呀！何況馬克如果在後院，姆比斯必然也在附近……馬克被殺，他不可能沒吭聲。」

「也許他們也殺了姆比斯，不然就是他逃走了。」

「他不可能逃開。」

「怎不可能？要是馬克被殺，他又以爲我難逃一死。他一定會跑回舊港把船開走……這種情況下誰不會逃呢？」

我愈聽愈生氣，愈想愈焦急。我喝斥著他：「克林！別胡說！別胡說。馬克還活著……這一定是別人，況且這只是一個方形土坑，你怎麼老說是墳坑！你哥哥的墳坑？你瘋了呀！」

「不管怎樣，我一定要看看是誰被埋在這兒。我一定要看。」克林楞了一會兒，便用右腳使勁的踹著土坑。我想衝過去阻止他，卻僵硬得無法走動，連聲音也叫不出來。

「沙……沙……」他慢慢把土坑一端踹得凹陷下去。屍體的腳暴露出來。腳踝上穿著灰色短襪，沒穿鞋子，深灰色的褲管也露出來，上面有擦破的痕跡。我的心跳得更厲害……

克林起身走到另一端跪著，用手挖著黃土，那是頭的位置。我仍屏息僵硬的站著，叫聲湧上喉頭，卻哽住了，眼眶漸漸濕紅。克林表情木然，喘著濁重的氣息，一手一手挖著，淡黃的土塵揚到他黑髮上……

屍首的頸背和一截沾滿污泥的白襯衫露出來，他背朝上躺著。看了他灰長褲和白襯領，我幾乎心碎。克林往前移一步，淚珠一顆顆迸落在他臉頰，他狠狠的咬著牙根繼續挖著。我雙手摀在臉頰上，想閉起眼睛，卻不自主的瞪得更大，盯著一分分深陷下去的黃土……突然，克林挖出一片紅土……我看到了一小撮雜著泥土、血跡的黑髮……「是…是…哇！」克林叫出來。

那一剎那我的感覺如何，我自己都不知道了。若非一響槍聲劃過寧靜的天空，我一定會昏厥過去。

克林沒聽到槍聲似的，仍跪在墳上，低頭凝視著那小撮已被血跡、泥土染成褐黑的頭髮。他抖動、抽搐著，還想再挖下去。我衝過去，硬把他拖到旁邊的灌木樹叢下。

「你沒聽到槍聲嗎？」

「有……」他啜泣的掉下淚珠。

「像是從那邊傳過來。」我指著東南方。

「那是……」克林彷彿從夢中驚醒似的：「古教堂、舊港附近……我們的船……他們又找到姆比斯……可惡……」克林叫著，掏出手槍，起身要衝出灌木叢。

「克林！別衝動！」我抓住他說。

「別管我！那些王八蛋，我絕不放過他們。」

「克林！」

「別管我！」他想掙脫我的手。

「拍！」不知如何的我打了他一巴掌，喝著：「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這樣過去是自投羅網呀！聽我說，克林！聽我說！我們先到山坡旁的岩石看個究竟，再決定怎麼辦。」

他楞楞的沒再掙扎。我拖著他低身跑過灌木叢。往回走幾步繞到隱藏在無花果樹叢中的巨岩下。我拉著他攀爬上去。

第十五章

他悄悄的
闖入我的心扉。

遠處，拜占庭古教堂藏身在花木草叢中。教堂只剩一個空膏架，中央是圓屋，前後左右各有一座半圓室。古教堂幾乎快爲四周的錦葵、野豌豆、澤漆樹、薊草吞噬。連屋頂的古瓦都爲叢叢羊齒佔据住。很多樑柱也被海風吹得斑痕累累。

我們站在巨岩上，由無花果樹叢望下去，一個人影也沒看到，四周除了微微的浪聲，一片靜悄。我們屏息瞰瞰古教堂到舊港的小徑，也沒一絲動靜。

「你們的船就在舊港附近？」我小聲的問克林。他抿著嘴巴，點點頭。他想說些什麼却又吞回去，紅紅的眼眶直望著我。我轉頭再探望，他搖搖我的手臂說：「看那邊，有人。松樹林旁小坡路那，看到沒有……喔！進林了……妳注意看，等下會出來。」

我照他指的方向望過去。

「那邊！」他指著。

「我看到了。正朝這邊走過來……是……」

「是姆比斯！」克林大叫。

他想起身對他招手，我急急拉下他。「距離那麼遠，你怎能確定是他？姆比斯怎敢公然走在山脚下。」

其實，我多麼希望那是姆比斯。他沒遇害，也沒逃，那麼馬克該不會……我腦裡又浮出墳坑裡的灰色褲管，白襯衣……那是馬克的衣著沒錯，但穿同樣服裝的人多的是，況且我們還沒確實看到屍體的臉……

我全神貫注的看著那人慢慢走向我們，他已走近山坡地。褐色的長褲，藍色的上衣，黃卡其外套……「是姆比斯！」我內心叫著，對馬克的生還又燃起一絲希望……他不會輕易讓人殺害馬克……不會的。

克林正要起身招手，我們看到另一個人出現在我們和姆比斯之間的草叢裡。他一定躲在那兒很久，姆比斯似乎沒發現，直走上山坡。

「克林！在姆比斯前方的是傑夫。」

他站在草叢裡，我仍可看到他穿著一身紅色的克里特島傳統服裝，手持來福槍……他竟慢慢走出草叢。

「克林！姆比斯怎沒發現他，還直走過來，怎麼辦？傑夫居高臨下，拿槍等著他。」

傑夫一步步往前移，姆比斯一步步靠近他。怎會沒發現他呢？姆比斯一向很機警的呀！

「我開槍警告姆比斯。」他正在塡裝子彈，「不！我要直接打傑夫……」

「等一下！」我抓住他持槍的手腕，「你看！」

姆比斯竟停步與傑夫招手。傑夫也邊揮手邊走向他。

他們兩個好像在談些什麼，姆比斯指向東邊。傑夫拿著望眼鏡掃視古教堂、海濱、舊港。他們再交談一陣子，傑夫把槍交給姆比斯，自己走往海濱。

姆比斯在山坡上望著他好一會兒，持著傑夫的來福槍走回山脚。

我和克林看得啞口無言。

姆比斯和傑夫有勾結？

他向我說過，他在克里特島出生。也許就在亞吉歐村呢！他一定以載旅客來克里特島爲幌子，暗中和傑夫他們作什麼勾當，馬克被他出賣了……

我腦子又是一片混亂。姆比斯漸漸靠近古教堂。

克林幾乎按耐不住。口中不斷罵著：「你這個混蛋！混蛋！還我哥哥的命來！」他舉起手槍，對準姆比斯，手指有點顫抖的觸著板機。

若非怕傑夫聽到槍聲走回來，我實在沒有理由阻止克林開槍。

我清醒一下，趕緊按下他的手腕，止住他。

「別衝動。我們得問姆比斯這是怎麼回事。你一開槍，可能會引回傑夫。」

克林猶豫一陣才點頭。我們看著姆比斯走進古教堂。

克林起身，跑下巨岩。

「妳在這兒等著，我自個兒去找他算賬！」

「等一下……」

「我會應付。妳躲在這兒別過來！」

「克林，待會兒。你忘了嗎？他有傑夫的來福槍……你拿著手槍，氣呼呼去找他太危險。聽我說，我們可裝著不知道他和傑夫有勾結，高高興興去見他。乘他不備，取下他的來福槍，再逼

問他怎麼回事。」

要是他發覺克林的臉色不對，我可以解釋說，他剛逃出來，還心有餘悸。

克林沒有異議，把槍收回腰間。

「你一定要沈住氣，別讓他看出異樣。」我叮嚀他。

我們走下巨岩，邁向古教堂。

古教堂裡面一點聲響都沒有。我向克林耳語……

「馬克……馬克……姆比斯……姆比斯……」克林聽我的話，裝著很焦急，在教堂外輕呼。

姆比斯從廊道出來，見到我們，眼睛瞪得圓滾滾。

「克林！老天爺！你終於逃出來，妮娜！是妳救他出來的嗎？」

「姆比斯有沒什麼喝的，克林一路上……」

「馬克在裡面嗎？」克林問著。

「沒有。進來再說。」姆比斯牽著克林的手說：「我剛從船上帶水回來，你先坐下休息，我去倒水。」

我們進入中央圓屋。裏面空空曠曠，只有牆角放著背包。傑夫的來福槍就放在背包旁。

姆比斯走向牆邊，背對著我們，彎著腰，打開背包，拿水壺。我也悄悄走到離來福槍不遠的

地方。克林已取出手槍，對著姆比斯的背，看來他沒機會拿來福槍。

他找出水壺，轉身，看到克林正拿槍對著他，嚇得手足無措，臉色大變。

「克林，你瘋了呀！」他驚叫著。

我快過去，取得靠在牆上的來福槍。

「別大聲叫。」克林說：「你到底把馬克怎麼了？」

我拿著來福槍走回克林身後。姆比斯絲毫不敢動，驚慌的直望槍口。也難怪他如此害怕，克林雙手執著槍直抖動著，隨時會走火似的。

「妮娜，去搜他的身。」克林盯著他說：「繞到他身後去搜，別走過槍口與他之間。姆比斯！你要敢亂動一下，我會不客氣開槍，別以爲我在開玩笑。」

我把來福槍靠在牆上，走到姆比斯的身後，憑著看電影留下的印象拍拍他的上衣夾克、腰間、卡其褲口袋，在口袋裡找出一把小刀，順手放入自己的口袋中。

「妮娜！你們怎麼回事？」

「那墳墓怎麼回事？」我憤然回問著。

「你們？」姆比斯倒退幾步，蒼白的臉冷汗直冒，「我……那是……那是……意外……你們要瞭解……我不……不是故意殺他的。」他嚇得結結巴巴一句希臘語，一句英語的講不清。

「你！你殺了他。」我問。

「我……我不是故意的。」他看著克林顫抖的說：「我可以發誓，我……不是故意的……那是意外。」

「意外？」我大聲問著：「意外？你和傑夫在山坡上招手講話也是意外？你不但出賣馬克，還親手殺他，你一直和亞力斯、東尼他們勾結。見到我們，還笑臉相迎，要把我們一起殺害……你不用辯駁，我們已看得清清楚楚。我本該讓克林一槍斃掉你！你說：你爲什麼要殺掉馬克？」

「妮……娜……」他望著克林憤怒的眼神，抖動的雙手，嚇得舌頭都快轉不過來。「別……別讓他開……開槍……妳誤會……誤會……」

「誤會？……什麼……」

突然我聽到有人急急穿過廊道，跑向圓屋門口。

「克林小心！」我慌張的叫著。

克林本能的轉身，槍朝門口正要開槍，姆比斯剎間飛撲過去，撞倒克林。他們扭成一團，姆比斯輕易的打掉克林手上的槍，環抱住他，我驚慌得差點忘了傑夫的來福槍就靠在我身後的牆上……

我正要轉身拿來福槍，有人闖進屋裡，我的手脚剎時僵住。

「馬克！」我幾乎瘋狂的狂叫。

姆比斯放開克林，撿起地上的手槍。克林望著馬克好一會兒。

「克林。」馬克叫著跑過去擁抱他。

克林在馬克懷裡，啜泣著，沒說一句話。

「克林！他們有沒有傷害你。」克林搖搖頭。「你還好吧？」克林點點頭。「事情終於了結了。克林你眞的沒怎樣吧？我們可以走了！我們可以回船上……」

他們繼續講些什麼，我沒聽清楚，我掉著淚珠，悄悄走出圓屋，姆比斯好像在我背後說些什麼。我走出教堂外的小徑，朝亞吉歐村走回去。

我臉頰沾滿濕濕的淚珠。爲了誤以爲克林遇害，我哭過。爲了馬克，我也哭過。現在，他們兄弟倆見面，我竟哭得更厲害。事情結束，我該離開了。

時間不早了，蘭絲一定焦急的等着我。

第十六章

他面向雅典，
吹起雄壯的號角。

我沒走幾步，有人從後面追上來。

「妮娜！」

我沒轉身。

「妮娜！等一下。別走那麼快！我跟不上呀！」

我拿手帕擦乾眼淚，轉身望著他一步步吃力的跑過來。看樣子他的傷勢還要一段時間才會復

原。他的臉和頭髮洗得很乾淨，不像上回髒兮兮的。我嚇一大跳，到現在我才發覺他穿著和傑夫相同的克里特島英雄裝。難道……？

「妮娜……」他喘著氣說：「別急著走，我還沒感激妳呢！」

「沒關係。」我不自在的笑著說：「你和克林最好趕快乘船離開，省得再出事。你的傷口好點嗎？」

「好多了。」

「那很好，我走了。」

「請等一下，我……」

「我得趕快回去，不然天黑了，蘭絲會著急。回旅館得走三小時的山路呢！」

「不用那麼久，兩小時就夠了。」他走到前面，擋住我的路，「妳爲什麼急著走，我……」

「事情已經結束了，我不走幹嘛！等你們再趕我一次呀？你們不也是要乘船離開了嗎？」

「妮娜！我們總得感激妳一下才行呀！多虧妳幫忙，我們才能一一脫險……以前爲了安全，我比較……妳別生氣。」

「胡說，我哪會生氣！」我望著澄藍閃爍的海，不禁又湧出淚水。我眞然的說著：「我以爲坑裡的人是你，哭了好一陣子，你還說我生氣！他怎會穿著你的衣服，你怎麼穿……」

「妳誤會了。實在很抱歉。坑裡的人是傑夫。妳還記得嗎？昨天早上傑夫在崖縫附近沒找著我們，便走回去。我們也看到姆比斯跟蹤他，對不對？他跟著傑夫一直走到小溪谷上方的斷岩，傑夫坐在岩上，把來福槍擺在一旁喝水。姆比斯想趁這機會制服他，逼他說出克林的下落。他悄悄走近他，冷不防撲過去，傑夫來不及取槍，拿出小刀與姆比斯扭成一團。格鬥中，姆比斯奪到他的小刀，傑夫一驚慌，不幸失足掉落溪谷，頭碰到岩石，當場死亡。」

「原來如此。難怪那天早上他回來，神情不對勁。他要我單獨去拿東西，急著獨自與你談話，就是告訴你這件事對不對？」

「嗯。他把傑夫的屍體藏好，急著告訴我。」

「你們怎麼不讓我知道？」

「我們不想驚嚇妳啊！而且，姆比斯爲這事情緊張得不得了……他怎敢讓妳知道。」

「你們根本不信任我。」

「不！不是，我是不想把妳牽涉進來。」

我聽了更生氣：「還說不想牽涉我，一開始姆比斯就把我嚇了半死，我卻不顧一切整夜在茅屋照顧你，羨巧克力給你喝，拿襯裙給你裹傷……這一切好像都是我自找的！哼！還有克林，你們一個個都以爲我是女人，是弱者，只會礙事，都想攆我走！結果呢？我在後院救了你，也找到

了克林！哼！你們對我守口如瓶，害我以爲墳坑的人就是你。你知道嗎？克林幾次都差點朝你開槍，你們太……」

「妮娜！抱歉……別生氣嘛。」

「叫我怎不生氣！」我愈來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看克林邊哭邊挖墳，心都要碎了，結果，你們好端端的躲在教堂裡。」

「妮娜……這些我都知道……我向妳致最深的歉意，別哭了……」

「哼……人家哭關你什麼事……你不曉得……那時有多可怕……你……」

「妮娜，妮娜，別哭了，我們再也不敢攆妳走。妳看，我從剛才到現在不一直叫妳別走嗎。我知道妳受的委屈、恐懼……別哭了……我們是爲了夜探亞吉歐村，才調換傑夫的衣服……想不到，讓妳以爲……」

「你害人有多傷心，你知道嗎？」

馬克扶我坐在路旁的石頭上，他自己也坐下。

他坐在我身旁，拍拍我的肩，爲我擦眼淚。

「妮娜，我們就是不想讓妳受驚，才沒老實告訴妳，想不到陰錯陽差，妮娜，別……好吧！妳要哭就痛痛快快哭一場，心情或許會好些。」

「我不哭了！永遠不再爲你們的事哭！」

「這樣才是勇敢的女孩嘛！」他擦乾我的淚水，凝望著我說：「妳救了我們兄弟好幾條命，我永遠無法回報……」

「好幾條命？」

「是呀！那天若不是妳扶我去岩縫，說不定傑夫早殺了我。若不是妳一路保護克林，說不定他也脫不了險。還有昨夜在蘇菲亞家後院也是妳救了我。」

「我就知道你去過後院。你走後，我再回去後院，發現了你的血跡。」

「妳又去過後院？」他驚問著。

「是呀！我想去告訴你，我找出兇手了……可是你已經走了。你的傷口怎麼會出血？」

「我在黑漆漆的後院撞了一下牆，就出血了，不過沒什麼大礙。」

「你昨夜怎麼會摸到蘇菲亞的後院去？」

「昨天早上，姆比斯送妳到亞吉歐村後，趕回來見我。我們計劃先處理傑夫的屍體，晚上再去探查亞吉歐村。爲了安全，在埋傑夫之前，我換上他的衣服，拿了他的槍和望眼鏡，又在他衣服口袋裡找到皮夾，裡面有他的身份證，他果然住在亞吉歐村。我們想克林也許被藏在他家裡，就計劃黃昏時，姆比斯先混進村子查訪情勢，夜裡再一起查個究竟。結果，我們沒找到克林，還

差一點被亞力斯逮著，幸好有妳和小貓替我們解圍。」

「後來呢？」

「我們跑回崖縫過夜。我幾乎絕望，以爲再也找不到克林。」他停了一下又說：「今天早上姆比斯再混進亞吉歐村探聽消息，我留在崖縫等他。中午前他回來了，我們再一路躲躲藏藏到這兒。姆比斯先進去教堂看有沒有人，我在山坡等他，不小心絆到石頭跌一跤，槍走了火，槍聲一定嚇著妳和克林了。」

「嗯。然後姆比斯從教堂出來找你看看怎麼回事，你把來福槍交給他，走向海邊懸崖，害我們以爲姆比斯和傑夫勾結。那時克林已把槍口對準你們……」

「是呀！所以我說妳救了我們好幾條命嘛。我把槍交給姆比斯叫他先回教堂，我過去海崖上，看看有沒有克林的蹤跡。」

「你怎不回教堂，讓姆比斯去海崖呢？害克林差一點殺死姆比斯和你。」

「我們怕剛才的槍聲會引人去教堂，所以讓姆比斯先回教堂守候，我去海崖觀看，想不到被引去教堂的是你們兩個，才弄出一場有驚無險的誤會。現在妳都明白了吧？」

「嗯。眞是太折騰人了。」

「還好，大家都平安。」他挽著我的手臂說：「別急著回去，他們正等妳回教堂共商大計呢

！」

「事情不是完結了嗎？還要商討什麼？」

「還沒完呢。我們必須向警方證明傑夫是兇手，否則姆比斯會被治罪。我們務必查清楚那夥人爲什麼殺亞力山大，才能對警方有所交待。」

我們走回教堂。

姆比斯和克林正吃著東西。他們有說有笑的，似乎早把剛才的誤會解釋清楚。

「馬克快來呀！酒快被我們喝完了。」克林起身叫著。

「你得留點給妮娜。」

克林和姆比斯交換一個眼色，對我們竊笑著。我的臉上一陣熱一陣紅。

「妮娜，坐下。我們好好談談。」馬克說。

克林把他的遭遇從頭至尾講給他們聽。

「妮娜，妳也講講在亞吉歐村發現的。」馬克聽克林講完，轉頭對我說。

「我……我不知從何講起。」一旦加入他們的談話，我卻有點害羞，「我是否該從進村子的每一件事講起……」

「妳盡可能講，也許裏面有重大的線索。」

我簡短的陳述在亞吉歐村的所見所聞。我講完。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就克林所言，東尼要求亞力斯分東西，他們可能有值錢的贓物。」馬克思索一下說：「那東西可能是偷來的，搶來的，警方追查得很緊。也許亞力山大本與他們一夥，後來鬧翻臉，才遭殺害。」

「對了，這東西可能在倫敦非法取得，再走私回克里特島……他們不是提到什麼『倫敦案件』嗎？」我說。

「他們會不會在倫敦搶了珠寶？」克林亮著眼睛猜測。他又回復天眞的模樣，方才持槍殺人的凶相全然消失。

「不管他們在倫敦做了什麼事，偷運了什麼東西來克里特島。」馬克望著姆比斯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具體的線索，交給當地警方破案，姆比斯才能以自衞殺人的理由洗刷罪名。如果我們冒然去報警，警方沒查出亞力斯他們的罪狀，反而會讓姆比斯吃上官司。」

「由整個事件看來，確實與倫敦有關。」馬克接著說：「他們很害怕節外生枝，揭發了倫敦案件。我們綜合一下現有的資料，妮娜，妳那位丹麥朋友說，他們是半年前回島經營旅館的。東尼說過，分了贓馬上離開這兒。那麼，他們是在倫敦一夥作案，而後逃回克里特島，以開旅館爲掩護，避避風聲的。他們一躲就是半年，而且不惜殺人……」

「贓物一定非常貴重，外面的風聲又緊。亞力斯先生不是說過『時機一到，我自然會分給你。』」我說。

「妳說的對。而且贓物的藏處只有亞力斯知道，東尼只能等著分贓。亞力斯很可能是他們的首領……那麼，他們殺亞力山大又是怎麼回事……」

「我聽村裏的小孩說，星期六也就是謀殺案那天，有人來訪，東尼去港口接他到旅館，他們一路以英語交談。東尼對我說，他是希臘人，亞力斯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亞力山大，說不定他也是從英國回來。」

「他們可能是同夥，他來要求分贓，亞力斯不肯，他威脅要報案，結果被傑夫殺了！」克林睜亮眼睛，像個小偵探在下定論。

「有可能。」馬克說：「那天他們殺亞力山大前，我和克林聽到一陣爭吵聲，也許就是因意見衝突而開槍。亞力斯和東尼也許持有英國護照，如果我們英國和希臘警方有引渡條例，或是有國際刑事連繫，事情就好辦了。」

「有，英國和希臘警方有引渡條例，必要時可以聯合辦案，我在大使館最清楚了。」我很得意的說。

「哦！」馬克看一下錶說：「現在長話短說，我們所能推想的就是剛才那些。接下去我們應

該盡快想辦法和倫敦警局連絡，說不定倫敦早已通緝他們。如果能從倫敦查出他們的底細，我們再連絡此地警方，即刻去查辦他們。」

「嗯，我們得把握時間。」我說：「亞力斯一知道克林逃走，一定會有行動。」

「是的，一旦他們知道蘇菲亞放走克林，傑夫又失蹤，他們一定會緊張，說不定計劃逃到別處去。」馬克說。

「蘇菲亞會不會爲了放我，受連累……」克林不安的說。

我安慰他說：「克林，不會的，你放心好了，亞力斯頂多鳧她，他們是兄妹呀！姆比斯，你也不要內咎。」我望著姆比斯說。他不知從那兒撿來一小支樹枝，低著頭，拿小刀削著。「傑夫不是好丈夫，他生性殘暴，一定是老天要懲罰他，才讓他跌死在溪谷，這不是你的錯。」

「謝謝妳。我眞不知該怎麼說。」姆比斯沒抬頭，仍繼續削著小樹枝。

「時間不早，我該回去……」

馬克站起來，滿臉愁容說：「我眞不放心，讓妳回亞吉歐村。」

「要不是蘭絲表姐還在那兒，我眞不願回旅館。不過你放心，他們不曉得我知道這一切，不會對我怎樣的。我走後，你們要如何行動？」

「應該是開船去雅典，與英國方面連絡，可是我實在不放心把妳和妳表姐留在亞力斯的旅館

裡。」

「放心，他們不知道我與你們有關，不會對我怎樣。」

「萬一他們看出妳形跡可疑，要陷害妳們，而我們又離開……不行，在沒確實妳倆能安全的留在亞吉歐村前，我們不能離開這兒，去雅典報警。」

「不行呀！你們要盡快去雅典與英國警方連絡……至於我們……對了，我可以找個藉口，說有事，明天提早離開亞吉歐村，到賀瑞特岡。」

「這樣不保險，可能會引起亞力斯的懷疑。」

「不管怎樣，我總得回去，一來我不能把蘭絲扔在那裡不管，二來亞力斯要是到天黑還不見我回去，一定會更緊張，更懷疑。除了對我表姐不利外，他們會更積極去掩滅證物，甚至逃亡，我裝著若無其事回去，反而能減少他們的懷疑。就算他們對我的行踪起疑心，目前他們正焦急著找克林和傑夫，哪有餘力對付我？頂多更小心注意我罷了。東尼不是很怕事情擴大嗎？況且他們知道，蘭絲表姐的朋友下星期一定會來接我們，他們絕不敢輕舉妄動。如果我們找藉口要提早離去，說不定他們會鬆一口氣，歡迎的很呢！我們到了賀瑞特岡，就住進理德旅館，你可以隨時跟我連絡。」

「妳說的不無道理。」馬克猶豫一下說：「看來妳是得先回去……妮娜，沒確知妳們是否安

全，我還是不放心直接去雅典。就算他們暫時不會對妳們不利，妳們住在那裡仍是危機重重。」

「危機重重也得冒險呀！」我說。

「不！我們得想個法子，確知妳們在旅館不會有危險，再去雅典…我絕對不能讓妳受驚。」

「有什麼法子呢？你們又不能跟我去村子。」

「讓我想想。」馬克抬著頭，思索了好一會兒，說：「有了，先讓姆比斯送妳一程山路，確定妳能安全回村。然後我們三人等天黑開船，行往西邊，亞吉歐村附近海岸……姆比斯你對那帶海岸熟不熟？」

「我不很熟，只知道亞吉歐村的西邊有個海灣應該可以停泊船隻。」

「你說的一定是海豚灣，那兒一邊沙岸，一邊岩岸，據說水很深，可以潛水。」我說。

「對！就是那個海灣。」

「那兒，船能靠岸很近嗎？」馬克問。

「岩岸水深，應該沒問題。」

「那就好辦。」馬克對大家說：「妮娜，妳一回旅館若覺得他們對妳很懷疑，繼續住在旅館可能會遭不測，妳們可以在半夜兩點半前來海豚灣，我們把船開到那兒等著接妳們離開險境。妳有手電筒吧！到時妳以二長二短的閃光作信號，我們會回同樣的信號，然後把船靠岸。」

「好……就這樣。」

「如果海豚灣有漁船怎麼辦？」克林問。

「不會的，我聽說漁夫通常只在那海灣捕龍蝦，他們傍晚時把捕蝦籠放進海裡，十點左右去收集回來。馬克，就這樣決定。」

「哇！多刺激！像偵探小說一樣。」還不知天高地厚的克林拍手叫著。

「刺激？這是最不得已的法子，爲了妳們倆的安全，也只有這樣預留退路。」

「但願事情沒危險到這種地步。」我說：「我該走了，晚餐前一定要趕回去。」

「妳今天出來這麼久，他們可能起疑心了，要多加小心。」

「他們不會起疑心的，是亞力斯建議我來古教堂參觀，你放心好了。」

我們一起走出古教堂。

「妳還可以說，妳一路採集花，所以回來晚了。」克林說著，轉身跑到路旁的花叢裡，摘了十幾簇野花給我。

「喔！蘭絲看到這些花一定很高興。」

「妮娜，如果今晚妳沒來海豚灣，明天我會盡可能和賀瑞特岡的旅館連絡……一兩天內要是沒妳的消息，我會不顧一切的來救妳們。不管遇到什麼事都要冷靜，盡量拖延時間，知道嗎？」

「馬克，你眞多慮，不會有事的，隔幾天我們在雅典見。克林！你得乖一點，多照顧哥哥，別叫他担心。知道嗎？」

「知道，我會好好照顧妳的馬克……」

「克林，別胡說。」馬克有點生氣的叫著。

第十七章

百密一疏，
大禍臨頭。

東尼坐在村前神廟旁的岩石上等我。幸好沒讓姆比斯送得太遠，在通往亞吉歐村的叉路那兒就和他分手了。

「妮娜小姐，玩得還高興吧？」

「嗯！很高興。我表姐趕回旅館喝午茶了吧？」

「是呀！她好像很放心讓妳一個人留在山區。我可是很怕妳找不到路回來，山裡不比平地，

迷了路可不是開玩笑。我在這裡等了一會兒，正要去找妳。」

「讓你多費心，眞不好意思。」我坐下來說：「我沿小徑往東邊走到海濱，該不會有什麼危險。」

「萬一妳在路上扭傷脚踝，天黑前趕不回來，可就麻煩了。還是小心點。」

「你說的有理，山區裡出事的機會很大，不過，不去參觀一下古教堂，實在很可惜……」

「喔！原來妳去參觀古教堂遺跡？」

「是呀！我那位丹麥朋友告訴我，來這絕不能放過古教堂。昨天亞力斯也說，往東海岸可以到古教堂，他還建議我去參觀呢！只可惜蘭絲迷上了山坡上的花草，忙著拍攝，沒一道去。」

東尼低下頭，點燃一支香煙，抬頭望望西邊斜陽說：「我只聽過東海岸有一座古教堂，一直沒去過。妳這些花兒是帶給蘭絲的？」

「是的。」我望一下手中十來簇花，「不曉得表姐喜不喜歡這些花。你懂花卉嗎？」

「懂一點，像玫瑰啦、百合啦、蘭花什麼的。」

「我對花簡直是一竅不通，對鳥兒比較內行。這些都是我隨興摘的，說不定在表姐眼裡只是雜草一堆呢？」

「妳眞有雅緻，路那麼遠還一路採集這些花，種類很多嘛！妳表姐一定會很高興。對了，去

古教堂的路上人多不多？」

「一個人也沒有。」我笑著說：「那兒實在寧靜，還有，你猜我在半路上看到什麼？」

「什麼？」東尼眼睛亮一下。

「一對巨鵰，好難得哦。我還是從山脊上瞭瞰牠們在山谷中盤旋呢！」

我可以看出東尼聽了我的話暗自鬆一口氣。

「我們該回旅館了。」

「你一定出來找我好一陣子了吧！眞不好意思。」

我們沿著台地邊緣，走過檸檬樹林，蘇菲亞的磨坊就在前方不遠。磨坊的門鎖著，我的心卻怦然跳起來。東尼只是來等我嗎？他還不知克林脫逃了嗎？也許他會認爲是傑夫把克林殺掉了。他一直和蘇菲亞站在同一邊，反對他們傷害克林。我偷看他一眼，瞧不出他表情有什麼不對勁，顯然也沒有懷疑我的神色。

我們走過磨坊，不管怎樣，我得把他的注意力分散到磨坊以外的地方。

「你看，那樹上有一隻樫鳥，牠們通常很害羞，我們很難得在白天看見牠們。」

「什麼？樫鳥……我從沒聽過。」他不經意的瞧一眼，回頭注意一下磨坊，問我：「妳覺得這座磨坊怎樣？」

「很可愛。」我希望自己回答得很自然，或許我應更坦白一點，才能避免他的疑心。「今天早上我們還進去拍攝影片呢！我們在英國一輩子也見不到這種磨坊。」

「蘇菲亞讓妳們進去的？」

「你是說亞力斯的妹妹？喔！是的。她人很好，不但帶我們去參觀，還讓我們拍攝。唉！可憐的蘇菲亞，她看起來好像比亞力斯先生還老呢！她的生活一定很苦。」

「亞力斯終年住在英國嘛！亞吉歐村民生活很勞苦，難怪老得快。蘇菲亞的生活更可憐，傑夫不像別人安分守己打漁爲業，他整天帶著獵槍在山區蹓躂，一個月能帶回一隻松雞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難怪我一直沒見過傑夫。」

「是呀！他通常都在山區，所以我才問妳在路上有沒有碰到什麼人，我以爲妳會遇見他。」

看來東尼他們現在最躭心的是傑夫的行踪，我內心不禁爲蘇菲亞感到難過，不管傑夫怎麼壞，總是她丈夫呀！如今他橫屍山野，他們仍憂心忡忡的尋找他。東尼問我有沒有遇到傑夫是很自然的事，顯然他們無暇再追查我是否認識馬克他們。

我又想起昨天蘇菲亞很著急的和東尼在旅館外談話，她一定是問東尼，傑夫怎沒回來吃午飯。唉！可憐的蘇菲亞，善良的她把克林從傑夫的槍口下救走，而傑夫仍難逃上天的懲罰。

我彎腰摘了一朵鳶尾花。

「蘇菲亞讓妳們進磨坊，有沒有……帶妳們上三樓參觀。」

這是很銳利的問題，老實說嘛，他馬上知道克林是否還在磨坊。要是欺騙他，萬一蘇菲亞告訴他我們去過三樓，我不就露出馬脚嗎？看來我只有坦白回答了。

「當然有呀！進了磨坊沒去看磨石，不等於白走了嗎？」

「說的也是。」東尼笑著說：「那她一定開動風車，轉動磨石，讓妳們大開眼界囉！」

「是呀！蘭絲還把全部操作過程拍下來呢！」

「唉！」東尼把烟頭扔在地上，用脚踏熄。對我淡淡一笑。可憐的他，既不想與亞力斯繼續作案，又無法抽身，他的笑聲雜有無奈的歎息，彷彿以爲傑夫把克林帶到山上殺掉了。他長呼一口氣，極力裝著很自然的模樣。「妳看，小橋到了。妳回旅館梳洗一下，正好趕上晚餐時間。」

我看得出，他不但沒懷疑我，而且一直在掩飾自己，怕我看穿他有什麼異樣。

「晚餐，我會爲妳準備得特別豐盛，讓妳好好吃一頓。」

「謝謝，我可能要吃雙人份呢！」

「我爲妳們準備的野餐還滿意吧？」

「很棒！我吃得一點不剩。」我搖一下背上的空袋子給他看。「對了，我沒把酒瓶帶回來，

沒關係吧！」

「沒關係。妳沒把瓶子隨便扔吧？」

「沒有，你放心好了，我把沒喝完的酒埋在一顆大石頭底下。」

「沒喝完？埋在大石頭底下？」

「是呀！敬獻給宙斯嘛！人們不是說他誕生在山林裏嗎？我也供奉了很多花給紡月女神。」

「紡月女神？」

「你沒聽過嗎？傳說有三位仙女，夜裡常在山上紡織月光。」

「紡織月光作什麼。」

「有很多野獸，或像傑夫那種獵人，不是常乘著月光獵殺小動物嗎？她們想把月光紡下來，保護小動物。」

「多有趣的故事呀！」

「是啊！」

我和東尼進入旅館，蘭絲正坐在廳堂後的花園，她一看到我，慌忙跑過來。

「喔！妮娜！我們以爲妳在山裡扭了脚，或迷路回不來了，東尼還想組搜巡隊找妳呢！」

「很抱歉讓你們大家那麼擔憂，我沒想到去古教堂的路那麼遠。」

東尼在我們身旁站了一會就走入厨房。

蘭絲雙眼充滿疑問，焦急的望著我，我現在看起來一定和早上誤以爲克林遇害的表情大不相同。

「這些花是爲我採的嗎？」機警的蘭絲知道現在還不是問話的時候。

「是呀！這些花還不錯吧？」

「這朵相當珍貴呢！」蘭絲說：「來，我們一起上去把這些花兒整理一下。」

我急著對她搖頭，暗示她先別著急上樓密談。「妳先在這裡坐坐欣賞這些花兒，我上去洗澡，換件衣裳。」我把花束交給她說。

我上樓回房，夕照把房間染成一片橘紅。

我脫掉外套和染滿污泥的鞋子。現在才感到疲憊無比。我的脚趾、脚踝都磨得紅腫。我換上輕鬆的寬衫，打開窗戶，坐在椅子上往外望。

我看著遠處的海豚灣，有一大片礁岩高高的聳立海面，前端接著內陸懸崖，末端伸入海水，右邊是斷層峭壁，左邊和海灣廣濶的沙灘有斜石坡連接，隱約還可聽到海浪冲擊礁岩的聲音。夕陽已貼近海面，有不少漁船在那兒來來往往，亞力斯的船也在那兒嗎？說不定他們正準備由海路逃亡呢？

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不能被他們識破，得裝得自然一點。晚上姆比斯就要開船載馬克和克林到海豚灣，如果我和蘭絲沒事，他們就要直航雅典報警。在這緊要關頭，我非特別小心不可。現在我該洗個澡，再下樓晚餐。

我很快的洗完澡，穿好晚裝，整理頭髮。東尼在樓下搖鈴，催我們入餐室。我穿上涼鞋，抓起手提袋，跑出門外，差點和走廊上的蘇菲亞撞在一起。

我向她道歉。她臉上仍顯得很憂鬱，眼旁有微微的黑暈，必定是這兩天等不到傑夫回來，焦急得失眠了。

她望一下我的房間。

「很抱歉，我該把自己的房間整理一下，可是蘭絲在樓下等我晚餐，東尼又在搖鈴催我……。我剛洗完澡，浴室倒弄得很乾淨。」

「妳不用費心，這些是我該作的。」她走入我房間，檢起我扔在地板上的髒鞋子。「這鞋子沾滿泥土，我待會會幫妳刷一刷。妳今天離開磨坊後，一定走了很遠的路吧？」

「是呀！我照妳哥哥說的路去古教堂參觀。那些衣物我自己來整理。麻煩妳不好意思。」

「怎說是麻煩呢？這是我份內的事。妳到古教堂，路上……有沒有遇見什麼人？」

她指的一定是傑夫，或克林。

我搖搖頭說：「沒有呀。」

她拿著我的鞋子瞧著，我記起那鞋子曾踩在傑夫墳邊，急著說：「那鞋子我自己清理好了，眞的，請妳不用麻煩。」

「這是我該做的事，談不上麻煩。」她微笑著說。

望著她蠟黃的臉色，我內心難過極了。沒有她的幫忙，克林恐怕早遭不測，那能和馬克相見。難怪姆比斯心裡難過，他雖無意傷害傑夫，傑夫卻因他失足跌落溪谷。我們虧欠蘇菲亞太多了，只希望她平時就很恨傑夫……我何必爲自己的良心找藉口呢？唉！傑夫的死難免會帶給蘇菲亞更悲慘的一生。

我沈思了一會兒，滿心愧疚。我抑住哀鬱的心情，對她說：「那就麻煩妳了，謝謝妳，蘇菲亞……我……」

我不敢再說下去，趕緊轉身下樓，蘭絲還坐在後花園的長椅整理著我帶回來的花束。我走過去。

「怎樣？有沒有比較珍貴的。」

蘭絲笑著說：「妮娜，妳眞不簡單，這些花裡有一束非常珍貴。」

「那一簇？」

「這一簇。」蘭絲從地上拿起一束說：「妳眞細心，連根都挖起來。」

那些花舌型葉，花瓣或紫或白。「是什麼花？」我問。

「名貴的茉沃刺花。」

「哦？沒聽過。」

「這是薄荷花屬的一種。英國也有，很少看到就是了。」

「很珍貴嗎？」

「是呀！而且名字很有意思。」

「有意思？」

「希臘學名奧里姆．狄克搭奴。」

「狄克搭奴？不就是宙斯誕生的地方嗎？」

「是呀！人們第一次發現這種花，就是在懷特山的狄克搭奴。至於奧里姆的意思是『山岳之花』，以前的希臘人和羅馬常拿這種花插在愛人的髮上。」

「眞有意思。妳是剛翻書查的嗎？」我看到她身旁有一本書。

「是的。」她笑著把書翻開遞給我，「這本是希臘野生花草介紹，在藥草部對茉沃刺有詳細的介紹。」

我不經意的看一下書裡的插圖和介紹文，果然是珍貴的藥草。

「我說得對不對？？這些就是茉沃刺。」

「嗯！還能用來解毒蛇的毒呢！」我把書還給她。

「是呀！妮娜，妳還記不記得這些茉沃刺是在那裡採的，我很想去看看它們生長的情形。」

「我……我也不知道在哪採的，漫不經心的走著，看到沒見過的花就摘下來。」我腦中直想著，今晚萬一要帶蘭絲到海豚灣，與馬克會合逃離亞吉歐村，不曉得會有多危險，可憐的蘭絲一點都不知情，還興緻勃勃的要去看茉沃刺的生長地。「也許就在離村子不遠的路上採的，妳眞的那麼想去看嗎？」

「是呀！」

「好吧！待會我仔細想想是在那裡採的。」

蘭絲直望我一會兒，說：「吃飯吧！妳一定快餓壞了。東尼特別爲妳加了菜呢！他說妳向他訂了二人份。」

「是嘛！還沒回到村子，我就餓得飢腸轆轆了！」

「喔！對了，我早上拿給妳的塑膠袋呢？我想先把這些茉沃刺包起來，晚上再好好研究。」

「塑膠袋，喔！妳是說早上交給我的野生植物的收集袋，我放在外套的口袋沒帶下來，我上

去拿。」

「不用啦！妳今天夠累了，先吃飽飯再來管這些茉沃刺，東尼快把餐桌擺好了。」

「我上去拿又不用幾秒鐘，總不能把這些珍貴的花擺在地上就去用餐。」

我走到廳堂，蘇菲亞正提著我的鞋子由廊道走進亞力斯的辦公室。她一定把我的房間收拾好了。我跑上樓。

蘇菲亞把房間整理的很乾淨，夾克吊在門後，髒衣服披在椅背，床單拉得很平。我把手伸入夾克左邊口袋，沒有東西，換另一邊口袋，找到塑膠袋，我跑回樓下。

表姐把幾株茉沃刺小心的包起來，一起帶著進餐廳，不太起眼的小花朵，在蘭絲的眼裡如寶石般貴重，連吃飯都得讓它們在餐桌上占一席之地。

晚餐很豐盛，第一道菜是墨魚沙拉。東尼在我們身邊服務，我卻感到他在監視我們。第二道菜是香噴噴的烤乳羊，嚐起來味道不錯，我和蘭絲卻吃得不太習慣。「妳知道嗎？希臘人家裡常吃乳羊。」我向皺眉頭的蘭絲說：「他們不願把羊兒養得太大。尤其在西部，兒童們很喜歡和羊兒嬉戲，很寵愛牠們。牠們被宰的時候，小孩子們常會痛哭流涕，最後呢？全家還是痛痛快快把牠吃了。」

「多可怕呀！」

「也沒什麼可怕！他們通常用小羊做祭牲嘛。」

「爲什麼不用別的祭品呢？像是麵包或酒。」蘭絲說。

「他們有時也會用別的東西作祭品，但復活節一定要羔羊。我與妳的想法一樣，很不喜歡他們用羔羊或小牛做復活節的祭品。蘭絲，回頭看看我們英國也好不到那去。他們雖用牛羊做祭品，平時還很照顧牠們，寵愛有加。我們呢！把整卡車擠滿被捆的牛羊，運到屠宰場集體屠殺，讓牠們死在遍地血跡污物，充滿臭味的屠宰場，再送到市場出售，我們不照樣吃的高高興興。」

「唉！人都是這樣嘛！眼不見爲淨。嗯！酒很不錯，妳知道是什麼名字嗎？」

「這是希臘陳年好酒——敏諾王酒。」

「我們爲這些茉沃刺乾一杯。」

「好！哇！好烈哦！」

「對了，這些花兒那裡採的妳記起來沒有？」

「我剛想到，可能是在古教堂附近。」

「哦！那我得爲這些花去一趟。對了，從亞吉歐村一路到古教堂都是平坦的山路吧？」

「不怎麼平坦，不難走就是了。」我笑著說：「也許從這兒坐船，沿海岸往東到舊港，再走去古教堂更有意思。」

「那我們後天去好了。」蘭絲笑著說：「妳大概不喜歡連著兩天去同樣的地方。哦！東尼，我們想在陽台喝咖啡好嗎？」

蘭絲看我無憂無慮，以爲天下太平了，還在計劃後天去古教堂。明天我就得想藉口與她離開亞吉歐村，說不定今夜……看她興緻勃勃，我實在不忍掃她的興。

「我去樓上穿件夾克，再到陽台，蘭絲，妳這些寶貝茉沃刺我就順便帶回房間。」

「小心放哦！」

「我會啦！」

回房後，我把袋裡的茉沃刺小心放在桌上，拿起鈎在門後的夾克。我穿上夾克，口袋裡有個東西——硬硬的東西碰到桌角。我把手伸進口袋，碰到冷冷的金屬物——像是一把小刀！

我的手掌觸到刀刃，全身如觸電般抖了一下。我想起了……。我把小刀拿出來，看一下，這是姆比斯的小刀嘛。克林叫我搜身，不是順手放在自己口袋裡嗎？我太不小心了，怎忘記把刀子還給他。

我正要把刀子收進行李箱，見到桌上那幾袋茉沃刺，如觸電般的震驚一下。我剛上來拿塑膠袋，不是摸遍兩個口袋，怎麼沒發現小刀？我盡力回想一下，沒錯，我摸過兩個口袋不可能沒碰到小刀呀！小刀剛才根本不在口袋裡……

蘇菲亞！一定是蘇菲亞帶這夾克時發現小刀，拿去給東尼或者亞力斯看，爲什麼這樣呀？糟了！我上樓時，不正看到她進去亞力斯的辦公室，然後又在我晚餐時偷偷把刀放回來。這又是爲什麼呢？

我茫然的坐在床邊，想不出所以然來。

管他，這是姆比斯的小刀，他們又不認識他，光憑這把小刀他們應該不會把我和馬克牽連在一起。女孩子在山區裡行走，帶把小刀並不值得奇怪呀！

說不定是亞力斯他們心虛，叫蘇菲亞來搜查我的房間。蘇菲亞看到刀子，覺得不尋常就拿去給亞力斯看。一個觀光客在山裡帶一把小工具刀，有什麼不尋常呢！亞力斯便叫她把刀放回來。這把刀仔細看看是很精緻，刀柄是銅做的，上有釉漆，刀身也刻有不少細紋。我得再編個藉口……我在薛尼亞買了這把刀，一方面當紀念品，一方面用來幫蘭絲挖掘植物。今天就用這刀挖了不少花回來。嗯，這個藉口說得過去，畢竟這是姆比斯的小刀，與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彎下腰，鬆一口氣。用這藉口解釋，應該沒什麼問題。下次見到姆比斯，我一定要記得還給他。他怎麼這麼不小心呢？姆比斯，他……

小刀從我手上滑下去，「噹！」一聲掉在地板上。我愣愣的坐在床上，用手覆著臉頰。我閉起眼睛，拼命回想我們四個在古教堂談話那一幕……

姆比斯心情不太好，坐在克林旁邊……他拿著一把木柄小刀在削樹枝！沒錯，他是在削樹枝，我還安慰他別自咎。奇怪……他怎還有一把呢？我不是搜出他的小刀了嗎？我想起來了！那把木柄小刀才是他自己的，他用過那小刀在茅屋前阻嚇我，在茅屋裡爲馬克切醃肉……那這把銅柄小刀又會是誰的？難道姆比斯帶兩把？我以前怎沒見過他用這銅柄小刀？

我撿起小刀，仔細再端詳一番。銅柄上的藍色釉彩、花紋很富土耳其色彩……

「……格鬥中，姆比斯奪到他的小刀，傑夫一驚慌，失足摔落溪谷……」馬克的話在我耳畔迴轉著。

完了！這小刀是傑夫的！馬克他們拿了傑夫的衣服、皮靴、來福槍、望遠鏡，當然也拿了他的小刀。蘇菲亞發現她丈夫的小刀，必然會去告訴亞力斯，拿給他看。爲了不想打草驚蛇，又偷偷的放回來。

我腦裡慌亂無比，他們看了傑夫的小刀會如何想呢？我也許可以說是在山裡撿到這把小刀……不！我今夜必須帶蘭絲逃離亞吉歐村，不能再待下去，說不定他們已在商量好如何對付我們……我和蘭絲一定要儘快逃向海豚灣。

馬克會來救我們。

我鎮定一下，把小刀收回行李箱。盡量穩住自己的心情走下樓。

第十八章

凄凄寒夜，步步驚魂……

「妮娜小姐。」亞力斯叫住我。

他站在辦公室門前的走廊等着我，我走近辦公室還聽到裡面有蘇菲亞和東尼的爭執聲。亞力斯一叫我，他們的吵聲才停住。

「今天玩得愉快吧？」

「很愉快。」我擠出笑臉說：「就是路稍遠了點。」

「東尼告訴我，妳去過古教堂。」他的語氣再怎麼友善，我聽來總有幾分威脅感。

「是呀。」我的聲音有點沙啞，我潤一下嗓子，「我照你說的，沿東海岸走，就到了古教堂。只可惜我沒帶攝影機，那兒的風光很值得拍攝留念。」

「是呀！沒拍照實在很可惜。妳表姐不是常帶了攝影機嗎？」他的聲音仍然很自在，沒一絲異樣，那雙晶亮的黑眼却似乎要看穿我的心底。

我微笑著說：「有呀。早上她還拍了磨坊的景色。蘇菲亞有沒有告訴你，她作了客串演員。」

我很想從門縫偷望一下蘇菲亞和東尼。亞力斯望着我，我眼睛動也不敢動。他提高聲音說：「蘇菲亞跟我說過，她帶妳們進去磨坊參觀和拍攝。」我聽到裡面又有爭吵聲，亞力斯連忙說：「妳們一定覺得磨坊很有意思吧！」

「喔！是的。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那種磨坊。」

「有機會的話，妳一定很想再去參觀吧？」他的話明明別有用心，却仍講得很自然。我的心開始七上八下的跳着。

他們一定知道克林逃走了，蘇菲亞又告訴他們，我口袋裡有傑夫的小刀。現在他們必然很恐慌，說不定已打好主意要收拾我。天哪！我該怎麼辦？如果我找藉口說明天要離開亞吉歐村，不

就等於「不打自招」？若留到下星期一再走，誰知道往後幾天他們會使出什麼花樣，今晚他們一定把我看得緊緊的，我有機會與馬克會合嗎？事情已經明朗了，我和蘭絲絕不能再待下去。

「喔……如果有人去輾小麥，我倒很想再去看一看磨坊實際操作的情形。」不管怎樣，眼前的總要先應付過去。

我對他微笑，轉身想走開，他移動一下脚步，彷彿要擋住我的去路。「妮娜小姐，妳……」東尼由辦公室輕步走出來，悄悄掩上門，打斷了亞力斯的話。他態度很從容，嘴上還咬着香烟。

「亞力斯先生，你邀妮娜小姐去釣魚嗎？」

「釣魚？」亞力斯晃一下頭，與東尼交換個眼色。他點頭說：「喔！是的，我正要去。」

他轉向我說：「妮娜小姐，妳昨天不是說很想出海釣魚，遊覽海岸嗎？」

「釣魚？遊覽海岸？」我很驚訝的說。

「妳昨天不是這樣說嗎？」

「喔！是的……我是很想乘船。」

「今晚就搭我的船，一起去釣魚怎麼樣？」

「今晚？」麻煩果然上身了，我非小心應付不可。「你是說出海夜釣？一定很有意思。」

「嗯，夜釣的確很有意思。」亞力斯說。

「可是，港裡的漁船晚餐前就出發了，現在還趕得上潮水嗎？」

「我釣魚是爲了興趣，不在乎是否釣得到魚。我先到海岸等妳，妳待會過來。」

「我是很想去。」我硬着頭皮說：「可是蘭絲……」

「我問過妳表姐，她說不想去。」

「那麼……」我支吾着。

「我也一道去好了。」東尼拿下香烟，眼神閃爍着，嘴角一抹嘲諷的冷笑。

我也對東尼笑笑。

他們現在不問我小刀的事，但是到了海上會有什麼事發生，我實在不敢想。

「哦？你也想去夜釣？你對釣魚也很有興趣嗎？」我問著。

「我可以做亞力斯先生的水手，幫你們划船。」

「不用了，東尼。」亞力斯說。

我眞不懂他們要耍什麼手段。

東尼眞心要去夜釣嗎？還是故意一唱一和，好看我有什麼反應？

「你明晚也要去釣魚嗎？」我問。

「明晚？」

我看他們兩人一眼，潤濕一下嘴唇，裝着很抱歉的模樣說：「如果你明天也要去釣魚……老實說，我走了一天路，現在很疲倦，又剛吃下東尼豐盛的晚餐，睏得很。要是你明晚去夜釣，我絕不放過這個出海的機會。」

亞力斯頓一下說：「嗯，明晚我可能會去釣魚。」

「那我們明晚再出海，反正都一樣嘛！」

「當然。」我這緩兵之計果然有效，亞力斯先生對我的疑心顯然緩和不少。他聳一下肩膀說：「妳什麼時候想去都可以。」

我把握機會，再補充說：「乾脆這樣好了，你不是說過由海路可以航行到舊港，再上岸到古教堂。我今天在那採了些花，表姐很感興趣，想去古教堂附近看看它們生長的情況。」

「什麼花讓妳表姐那麼有興致？」

「珍貴的茉沃刺花，是薄荷花屬的一種，我表姐很想瞭解和拍攝它們實際的生長情形。我也很想再去一次，把那兒的風光拍攝下來，只是連走兩趟同樣的路，一定會很乏味，我們晚餐時才想到乘船去一定更有意思，你看這主意怎樣。」我說：「如果你的愛神號不忙，我們可以……」

「嗯，這是個好主意。」他很熱心的說：「我看明天我就親自駕愛神號載妳們去舊港吧。」

「這樣最好不過了。」

「就這樣說定了。」

亞力斯沒再阻擋我走開。我走到陽台，蘭絲正悠閒的坐在椅上喝咖啡，這是一個沒有月光的晚上，如果今晚與亞力斯他們一起乘上小船，在漆黑的海上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內心直呼喚着遠在古教堂的馬克，快來救我們……

我們無聲無息的走下樓梯，村裡偶而傳來幾聲犬吠，海洋如躲藏在深夜裡的巨獸，不斷地喘息着。

「盡量別踩在碎石上。」我向蘭絲耳語着：「會弄出聲響。」

我們穿着厚厚的軟底鞋，小心的踏在每顆岩石上。幽暗的夜裏，旅舘只剩下一層灰白的輪廓。四面除了我們的眼睛，沒有一絲亮光。離村子愈遠，夜色愈深濃。

走夜路令人感到特別漫長，我們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膽的前後探望一下，總覺得海灣該沒這麼遠。

我們踩在一片碎石上，腳步聲幾乎響過浪聲，而且每走一步彷彿後面就有人跟進一步。我緊張的抓住蘭絲的手臂。

「妳注意聽聽，有沒有人在跟蹤？」

我們屏息聽着，除了大海的呼吸，並沒有其他的脚步聲。

「妳確定今晚沒有月光？」蘭絲耳語。

「嗯，今天一定沒月光。」整片天空像蓋上一層黑紫色的絨布，連一點星光也沒有。紡月女神已經把月光全部織下來，掩護我們逃亡。

我拉着蘭絲的手臂繼續前進。

沒有在漆黑海濱走過路的人，永遠無法知道夜如何活生生的。碎石上的脚步聲、海浪聲和海風聲永不停息的交響着。右方有海崖聳立，傳來陣陣脚步回聲。我們貼着崖底，慢步推進。另一邊是雜石淺灘和無垠無際的海洋。唯一能指引我們方向的是岸邊一朵朵迸起的浪花。

我們大約走了一小時，才見到弧形海灣。有一片層層叠叠的礁岩矗立眼前，直伸入海中。右邊是海崖斷層，只有左邊有坦道可以繞行。這兒在白天看來就很驚險，夜間行走更是「如履薄冰」。

不敢走也得走過去，在礁岩上只要有一步差錯，就會摔進海裡，或跌在滿佈尖角的岸礁上。

我一步步小心的爬到最頂點，往東眺望，亞吉歐村已消失在黑幕裡，左邊的海灣沙灘是夜幕中唯一有淡淡微光的地方。

蘭絲跟在我背後爬上來，喘息說：「海面上有很多灯光……妳看。」

「那是漁船。」我說：「離這兒很遠，妳要小心走，這裡太高，還不能用手電筒哩！」

「我還看得清楚。」蘭絲輕鬆的說：「我的眼睛能適應了。」

接下去的路較好走，從礁岩頂點到左旁沙灘的下坡層，岩石交疊得很有秩序，好像一道天然急石階，我小心的踏着每層礁石走下沙灘。蘭絲也喘着氣，一步一步下來。

「沒問題吧？小心一點。」我緊張的望著蘭絲搖晃的身影。

「我會的。」她喘著氣說：「這兒就是海豚灣？」

「是呀！我們必須沿著岩礁走到海灘，那邊水較深，才能靠船。這裡可以開手電筒了。喔！老天，妳終於下來了。」我抓到她的手，鬆一口氣說：「手電筒給妳，我幫妳拿背包。」

「不用啦……」

「別傻了！路又不遠，我幫妳拿有什麼關係。妳要小心，這種岩岸，海陸交接地帶常佈有暗坑，妳最好先用手電筒看清路再走，我跟在妳背後。」

她不太情願的把背包交給我，接過手電筒。微小的灯光在黑夜裡顯得格外明亮。灘上的砂石清清楚楚的映在眼裡。

蘭絲走不到三、四步就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剎那間，微弱的灯光彷彿被夜幕一口吞噬，手

電筒一定掉在她身旁的岩石上，清脆的玻璃碎聲響遍了全沙灘。

我急急上前去，蹲在她身旁：「蘭絲妳怎麼搞的？」我差點發起脾氣，她竟把最重要的手電筒摔壞。

「我脚踝扭了一下……那手電筒壞了嗎？」

「是呀！脚有沒有受傷？」

「還好。妳說的沒錯，看我衣服都濕了，果然有暗坑，我看明明是沙地，一踩却是水坑。妮娜，手電筒壞了……那……我們怎麼辦？」她現在才曉得事情多嚴重，驚叫着：「妮娜！沒手電筒怎麼辦！」

「壞了又有什麼辦法，只希望船會靠近一點，我們可以呼叫他們。」

「要是看不見他們呢？」

「至少他們會聽到呀！」

「如果他們不開引擎，划進來，我們怎能知道船靠岸了。」

「我想他們不會關掉引擎吧。附近有那麼多漁船，引擎聲該不會引起什麼注意。蘭絲別擔憂，總會有辦法的。」

「嗯，我們走得這麼辛苦，老天總會幫助我們逃出這種鬼地方。」她微笑着，倒安慰起我來了。

「是呀，萬一情況太糟，我還可以跑回旅舘，說我們出來夜遊，妳陷在沙灘，叫他們來救妳。」我逗趣着說。

「那他們準會傾巢而出，說不定還會把馬克他們一網打盡呢！」

「那馬克也只有認命了。」

「唉！都是我以前沒教好妳，讓妳那麼愛管閒事，今天才會落到這種地步。」

「難道妳希望自己的表妹是個自私自利的人嗎？」

「話不是這麼說。這趟我們是來渡假，妳却是來玩偵探遊戲，結果被兇手趕到這絕路，救兵又不知在那裡。我有點冷了，幾點了？」

「一點半，對了，妳帶了火柴嗎？或許……」

「火柴沒有，打火機倒是有一個。」

「哈！那比火柴更管用了，可以當克難信號灯。」

「妮娜，扶我一把吧！」

「妳能走嗎？我們先把行李袋擱在這邊，我扶妳盡可能走過沙灘，去岸邊等馬克，他來了再回頭拿行李不遲。」

「唉！都是我這雙不中用的脚，妳看，手電筒在那邊。」

我急急撿起手電筒，試試看還能不能用。

「壞了嗎？」

「無藥可救了。不過，這有打火機可派上用場，來，扶着肩。」

我們一脚高一脚低，艱苦的走在沙灘上。蘭絲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撐着岩壁，她盡量裝着很輕鬆，我却感到她手臂都出汗了。我也咬緊牙根，作最後的努力。也許今晚是我自己神經過敏，說不定蘇菲亞根本沒發現傑夫的小刀，是我自己拿塑膠袋後觸到。也許亞力斯邀我夜釣是爲了盡地主之誼，說不定他和東尼都沒有陷害我的企圖。一切可能都是我多疑引起的，何況這種偵探小說式的逃亡也不一定會成功。我怎不鎭定一點，等明天再大大方方叫一部車子，舒舒服服回賀瑞特岡？

後悔沒用，現在到處黑漆漆的已無法回頭。我們走了大約有三十分鐘才到礁層附近的岸灘，海水離我們只有三、四呎遠，蘭絲找到一塊小石頭，坐下來長吁一口氣，彎下腰，揉着受傷的脚踝。

「呼！總算到海岸邊了。把打火機給我吧。」

她從口袋掏出打火機給我，礁岩在岸邊已成了低斜坡，伸入海裡。我輕易的爬上岩背，找一

塊較平坦的地方，面對海水站着。岩層末端已被海浪冲得千瘡百孔，支離破碎。

離海岸這麼近，他們應該可以看到打火機的小火光。我記得有人說過，空中的飛行員深夜可以看到地上人們香烟頭的火光。只要我點燃打火機，雖不能作出正確的暗號，相信也能引起他們靠岸，我再輕聲呼叫就行了。

我站在岩背上，拼命用大姆指搓著火石輪，想弄出火光，我搓得指頭酸得要死，才想到蘭絲剛剛跌在水坑裡，衣服全濕，打火機當然也弄濕了，怎點得着呢！

我站在岩背上，閉着嘴巴，注意聽著。

夜裡有海潮聲、海風吹拂聲，天上已有疏疏落落的星光，如果此刻有船駛近，我應可以看見，海面上已比陸地亮多了。

我聽到一絲搖槳聲，和着木頭磨擦的聲音。

眞傻！我怎可以直直站在岩背上眺望呢？我伏下身，看到右邊有微弱的灯光出現，是一條舢舨沿著岸邊划行。我看得出它的輪廓，船首的小灯倒映在海水中搖盪着，馬克看到小船在岸邊，絕不會亮灯，更不會冒然靠岸，而我也無法打信號過去，更不敢喊叫。這下子我們眞的無計可施了。

我跑下去把情況告訴蘭絲。

「看來我們也只有回去了。」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馬克他們的船應該在附近了，有小舢舨在，除非看到我們的信號，否則他們只會在外海等……」我很沮喪的說：「現在回去……要是他們已找到傑夫……。」

「看！」蘭絲叫着：「在那邊。」

我以爲她指的是那條橫渡灣口的小舢舨。我的視線被擋住，看不到什麼。

小舢舨駛過後，我才看到更遠處有一條大船，黑幢幢的靜守在灣外的海面上。

「一定是那艘！」我的話哽在喉嚨裡：「一定是馬克！他正在等我們。小舢舨走了，他們必定在等待我們的信號……都兩點十分了，我們再不打出信號，他們很快會把船開走。妳看有沒有辦法點燃打火機。」

「有什麼辦法呢？都濕得一塌糊塗了……妮娜！妳要作什麼？」

我把外套、鞋子脫掉。「我可以遊過去找他們。」

「我的天呀！妳瘋了！我們可以用喊的呀！他們一定會聽到。」

「用喊的？等一下驚動了那艘舢舨怎麼辦？他們再二十分鐘就會把船開走，不能再猶豫了，放心，我游得過去。」

「妳別太自信，海面礁石多得很呢！」

「我又不是船，不會觸礁的，妳安心好了。」

我把裙子、毛線衣脫下來。

「別愁眉苦臉嘛！這點距離算不了什麼。」我脫下襯裙和絲襪，「我很久沒有好好游一下了，這次正可伸展一下身手。這是我的錶，請妳保管一下，待會見。」

「妮娜！妳眞的要游過去？」

「當然呀！我們已無路可走，不游過去怎麼辦，妳又不是不曉得，我的眼睛只會往前看。妳在岸上，盡量再試試打火機，如果能點燃，事情會更順利。再見啦！」

我小心的走入水中，盡可能不引起水聲。

剛碰到寒冷的海水，我打了幾個冷顫，不過一會兒就習慣了。我慢慢划向深水，朝海灣外游去。

我很穩健的划水，盡可能不打出水花。

我沿著礁層直游向外海。

礁層末端漸漸伸入海底，我已快游到海灣邊沿了。海風徐徐吹來，眞是涼快極了。不遠處，海浪冲擊礁石末端的白沫，清晰可見。

我再往前游了五十碼，飄浮在水中休息，平穩的吸吸氣，探探海面的動靜。

我回望海岸，已有一段相當距離，風向變成由陸上吹向海洋。我打量着，萬一需要再游回去，是否有這個把握。

在海面我無法再看到馬克他們船的踪跡，我的記憶裡應是較靠灣口西邊，此時風從內陸吹出，要修正方向並不太容易，而且，他們的船如果沒下錨，會隨着潮水飄動。

我又向前游去，慢慢超過礁層末端，進入浪聲隆隆的外海，除了海水的聲音，很難再聽到什麼，突然細小的撥水聲傳來。

時間愈來愈緊迫。我猜得沒錯，若是我們沒有在岸邊打信號，他們不會貿然把船開進港灣。我要找船的話，就得轉向，與內陸平行，橫游過整個灣口。

我又停下猶豫一陣子，要離開海灣邊緣，橫游過寬濶的海灣是很冒險的舉動。萬一我沒找到船，又被浪潮沖離灣口，我是否尚有餘力逆潮游回岸邊？我內心有些不安，剛才我應該先考慮一下再下水，我這魯莽個性老是改不過來呢？放眼看去，無邊無際的海水，不禁令我感到氣餒。

既然下了水就游吧！找不到船，大不了拼命游回去就是了。

我深吸一口氣，轉向西邊，抓準對面灣口末端的模糊影子游過去，也許船就停在這條綫上，我游得很快，一定要在十分鐘內靠近船，呼叫他們。十分鐘後，他們也許直駛雅典。

我游了大約三十碼，清楚的聽到我右邊靠外海處，有木器和金屬的碰撞、磨擦聲……那船雖

不在我的游線上，但也不遠。

我停住，再把頭探出海面，一陣浪潮淹沒我的頭，我在海裡只聽到四面轟隆和吵雜的嘯聲，好不嚇人。

我浮出水面，又有一陣浪沫打在我臉上。那艘船若是馬克他們的，我再不行動就沒機會了……不管如何我非呼叫不可……但萬一那船不是馬克的呢？

我再看一下，不遠處矗立著一片黑色的船形輪廓，浪潮不斷打在船身，湧起白泡沫。船上沒有一絲灯光，一點聲音。船身與內陸平行，很穩定的停在那兒，必然有人在上面把舵。漁船絕不會一聲不響，一盞灯也不點的留在海上，這一定是姆比斯的船，他們不會再等很久，我不游過去不行了。

我把頭沈下，往海底潛泳。潛過船底，我轉身面對著船舷浮出水面，輕輕游進船，低喚着：「船上有人嗎？」

也許是海風吹散了我的聲音，竟沒有一絲回應。

一波浪潮湧過來，黑黑的船影隨着漲高起落，我也跟着被沖開一段距離。我再游回船旁，探頭再細瞧一番，船上仍靜悄悄的。不錯！除了馬克在等我們，沒人會在午夜，這麼神秘的把船泊在海口。我游得更靠近船舷，定下心吸一口氣，大叫着：「喂！船上有沒有人？」這一叫響徹海

面。

船上終於有反應，一連串木頭搖動的聲音傳來，接着整隻船隨着浪潮起伏，一定有人拔錨了，船身緩緩在轉動，他們把船頭調向我。喔！是馬克沒錯！他們已知道我的位置，船頭正朝我慢慢前進。他們沒開馬達，有人在搖手。我和蘭絲安全了！船頭近在呎尺。他們馬上會接我上船，再靠岸接蘭絲，我這一趟總算沒白游。

我慢慢游往船頭旁側，手幾乎可以碰到船身。

船上仍寂靜無聲。

「馬克！」我叫着。

剎那間一陣劇痛，又一陣強烈的眩光迸落在我頭上。有人從船上拿着槳，狠狠的敲中我露出水面的頭額，我哀叫一聲，頓時滿腦金星，頭暈眼眩，整個人沈入海面，疼痛驚慌得手足無措，直往下沈……

幾秒鐘後，胸口的窒痛才稍令我清醒。我不能再往下沈。我咬住牙根，死命的潛過船底，游往內路。船上有人用希臘話在呼喊着，我聽不清楚是誰在叫些什麼。

我游了一段距離，浮出水面，喘着氣回頭一看，船上的灯已經亮了，原來那只是一條小漁船。剛剛在黑夜的掩飾下，我一直當它是機帆船。他們似乎已發現我正游向內陸，要追過來。我拼

命游向內陸……這艘小船我見過。

不出我所料，船上的馬達響了，這不是普通的捕魚舢舨，而是類似亞力斯先生那艘，船尾裝有馬達的漁船。

正是他的船！我聽到他在呼叫着：「原來是妳，我知道了！原來妳和傑夫……」

我回頭一望，他正站在船首明亮的魚灯房，手執着閃閃發亮的魚叉，直逼近我。

第十九章

惡運之神張開猙獰的血盆大口。

我無法細想，也無法呼救。

魚叉「嘶」的一聲，射過我身旁的水面，迸起的水沫濺到我臉頰。我趕緊轉向一邊，游離船上的灯光。

魚叉末端繫有繩子，落海後，亞力斯又把魚叉拉回船上。繩端觸到我的皮膚，令我毛骨悚然。亞力斯收回魚叉，調整船舵，船裝有雷達似的，瞬間又追近我。

我本想潛入海底，但那也是死路一條，就算僥倖沒被船的推進器絞碎，等我要換氣，亞力斯可能正等在那，不等我浮起就一叉射穿我。

船上的灯光又逼近，我只好轉身，面對著船頭，舉手向亞力斯招手。到了這種地步，對他呼叫，也許暫時能平息他的殺氣。沒想到我還沒開口，他已舉起亮光閃閃的魚叉，我只有潛下水面。亞力斯一手持叉，一手控制舵柄，就算魚叉沒射中我，他也會開船直衝過來，要用推進器絞爛我。

我在水中屏氣，注意水面的動靜，「刷！」一聲，一道白光衝入水面，我趕緊下潛游開，魚叉沒跟著過來，我又逃掉一擊。我盡量閉著氣，再深入海底。

氣已用盡，我非浮上水面不可，往上游著，水色愈來愈亮，水波旋盪得很厲害，隱約可以看見駭人的螺旋槳正在頭上絞轉，畫出一道道滾滾旋濤。

將近水面，亞力斯把船停下來，他一定正舉著魚叉，等我浮上來。這一下，我可逃不掉了。我在水裡已氣盡力竭，浮到水面，大概僅能吸最後一口氣。

突然，我的手不知觸到什麼東西，整個人在水中失去平衡，直浮往水面，船頭正從我前面搖晃過去，瞬間，魚叉飛下來，剎時水花四濺……接著一陣尖銳的磨擦聲響徹耳邊。水面旋盪得很厲害，我身旁有一大片黑影矗立。我還不知那是什麼東西，已伸手緊攀住了。原來是一片海礁，

在逃命之際，我不知不覺已游回海灣礁層末端。亞力斯的魚叉擊中礁壁，船也因追得太緊幾乎觸礁。亞力斯急急轉舵。

我終於得到喘息的機會，攀住礁石，猛吸幾口氣。

亞力斯把船轉向，沿著礁石，直駛向我。我趕緊再躍入海裡，游到礁石的另一邊，再攀著喘幾口氣，沒一分鐘，船又跟過來了。

我正要再游開，腳却被東西纏住，我愈用力踢著想脫開，它卻像一條大水蛇纏得愈緊，眼見我就要被扯入海底溺斃。海上游泳最怕被水底的海草、大章魚、暗網纏住。我竟如此不幸，海面有人追殺，海底又遭怪物暗算。難道，我註定今夜要進鬼門關。

我使盡力量攀住岩石，兩脚掙扎著，似乎忘了亞力斯的魚船和魚叉又逼近了。

我緊攀着礁石，雙手酸軟無力，那怪物還在纏扯著，亞力斯船上的灯光愈來愈明亮，我……我只剩下選擇如何死法的機會。

突然，海面又變成一片漆黑，亞力斯船上的灯熄了，馬達也關了，海上只剩下波浪濤聲。沒一會兒，另一邊響起「隆隆」徹耳的聲音，我望過去，不遠處有模糊的灯光駛近——是艘大船，這回我絕沒看錯。亞力斯的小船藏在黑暗中，似乎在猶豫什麼。剎間，他又啓開馬達，波浪湧得我差點攀不住礁石，沒多久，那艘大船慢慢靠近我，船首和船桅上的灯光把礁岩照得晶黑閃亮。

「妮娜！再支持一下。」有人叫著，接著另一個人以希臘語說：「喔！上天保佑。」最後是克林的叫聲：「她受傷了。」

他們把繫有繩子的掛鈎扔到我手邊，我咬緊牙根伸手去抓繩子。他們在甲板上拉著，纏住我雙腿的東西也跟著上來。

他們終於把我救上船，我恍恍惚惚的昏厥過去，不知是誰抱我上船。馬克搖醒我，我身上已裹著一件溫暖的毛毯，一種液體直流進我喉嚨，船搖晃着，和礁岩吱嗄擦碰着。馬克開口咒罵，我從沒料到他會如此。接著他又爲我披上夾克，灌我一口白蘭地，再扶我起來，摟在他溫暖的懷抱裡。

「不要怕！一切都過去了！好好休息。」他溫柔的撫拍我的肩膀。

我仍打著冷顫，緊擁著他。「他用魚叉……」我說：「海底又有……。」

「我知道，我知道……別怕，一切都過去了。」他輕撫我的頭髮說：「再也不會有危險，他逃走了……不用怕，妮娜！」

「都是那把傑夫的小刀！昨天我搜姆比斯的身，把小刀放在口袋裡，被蘇菲亞發現……亞力斯一定是來抓我和蘭絲。」

馬克沈思一下說：「他怎會知道我們要在海豚灣會面？他深夜駕船出來做什麼……？」

「馬克！」克林從黑暗中走過來。

「什麼事？」

「剛才纏住妮娜的不是海草，也不是章魚，是繩子。」

「繩子？」我驚叫一聲：「你是說海底有暗網。」

「不。是長繩子，一端繫著浮桶，一端綁着捕蝦簍。」

那種簍子，我在亞力斯的漁船上見過。

我說：「他一定在這一帶捕龍蝦……那繩子太可怕了，我還以爲是什麼海底怪物。」

「把蝦簍丟回海裡。」

「可是裡面好像有東西哩！」克林有點興奮的說：「不是蝦……像是……」

「姆比斯，把灯光照過來這邊。」馬克起身離開我，到克林身邊蹲下察看捕蝦簍。馬克伸手從簍裡掏出一包東西，放在甲板上。克林湊近看著，姆比斯也從駕駛艙探頭出來看。他們三人的表情都很凝重，專注的看著那包東西，我也好奇的引頭望著。船在礁岩旁微微起伏，蘭絲早被大家忘了。

馬克打開包裹，有三層塑膠袋包著幾個小皮囊。馬克解開一個皮囊，克林在一旁屏息看著，突然他眼睛一亮，馬克從囊裡拿出一條光彩耀目的金鍊子，鍊墜鑲有好幾顆晶瑩閃爍的鑽石。克

林急急打開另一個皮囊，倒出幾對耳環，閃著冷綠的瑩光，必定是翡翠之類的寶石。

「我說的沒錯吧！是珠寶。」克林叫着。

「是亞力斯的贓物。」姆比斯說。

「沒錯，一定是贓物！」馬克把手上的項鍊、寶石、耳環、戒指又分裝回皮囊裡。「現在可好了！我們找到贓物，找到證據了！可憐的亞力山大，爲了這些珠寶喪命槍口下！哈！我們偵破案件了！」

「這些一定是在倫敦盜竊來的。」

「是大案件呢！」克林得意的說：「我相信還有許多珠寶藏在海底的捕蝦簍裡。」

「現在不用急著找贓物。」馬克把包裹恢復原狀。

我說：「他一定以爲我來找這些贓物。傑夫的小刀使他對我起疑心，剛才他又發現我在海上游泳。」

「游泳？不是叫妳在岸上打灯號嗎？妳游泳幹什麼？」

「我們的手電筒摔壞了，我只好游到灣口找你們。馬克！…」我驚叫著說：「馬克！我的腿…」

「妳受傷了！」姆比斯走過來打斷我的話：「看！毯子上有血跡。」

「喔……」我低頭見到毯子下半截染著一片血跡，全身一陣顫慄，感到左腿部陣陣疼痛。剛才在水裡又驚恐、又寒冷，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傷。「可能是被礁岩割傷的，沒什麼關係，我們快回……。」

我的話又被打斷，馬克跺著脚咒罵著：「那沒人性的傢伙！混蛋！」連克林都被馬克憤怒的神情嚇慌了。

「這口氣我再也忍不下去了！」馬克怒火中燒對着我們大吼著：「我們不去雅典啦！我要親自逮捕那個混蛋！姆比斯，你看能不能追上他？」

姆比斯很有把握的笑着說：「他逃不了。」

「那快去開船呀！」馬克怒氣未息：「克林！你愣個什麼勁！快去拿急救箱來。」

我顫抖的說：「馬克，別……」

我應該知道，根本沒人在聽我的話。船上的引擎「隆隆」的響起來，船身開始晃動。我聽到克林的叫聲：「姆比斯加油呀！我們要直搗賊巢。」馬克走回我身旁，很兇的說：「妳別插嘴，我們非去抓他不可。妳以爲我會回雅典，把這事讓給警方去辦？不！他太可惡了！先槍傷我，又企圖殺克林滅口，還敢用魚叉傷妳！喔！這卑鄙的東西！我非親手逮住他不可，妳別多說！我決定的事，誰都不能阻擋。妳安靜休息，我馬上爲妳包紮。克林！咦！你什麼時候站在我身邊，繃

帶呢？」克林急急從急救箱拿出一捲繃帶給他。「別站着看，快去給她拿件穿的。」克林把急救箱交給馬克，轉身跑回船艙。

「馬克，爲……爲什麼現在急著抓他呢？我們已找到證據……」

「妳別多說，我有我的理由，現在非趕去抓他不可……妳看，傷口這麼深……可惡！」

馬克蹲下來，掀開毯子，拿消炎粉撒在約十公分長的傷口上，細心爲我包紮著。

我有點緊張的說：「你何必意氣用事，非現在……」。

「什麼？」他瞪我一眼，氣呼呼的說：「妳以爲我是一時氣昏頭，才急著去抓他？我是很生氣沒錯，但是並非意氣用事，才急著抓他。你要曉得，他知道案情暴露，會馬上回去找東尼逃離亞吉歐村，他們也有機帆船，隨時可以離開克里特島呀！」

「你是怕他逃掉？」

「是呀！讓他逃了，那我才眞會氣昏頭。」

他把藥品收回急救箱。望著我說：「他竟敢傷害妳！哼！」他緊握拳頭。

「馬克……你是不是因爲他傷我才……」

「那還用說！」

我聽了不禁笑出來，剛才他還振振有辭，說不是一時衝動非追亞力斯不可，現在自己又說溜

了嘴，想到他先頭受傷的模樣，根本沒料到馬克有這麼衝動可愛的一面。

「這些不曉得合不合身？」克林捧著一件毛衣和一條長褲走過來說：「妳去船艙穿穿看。」

「謝謝你，克林。」

我接過衣服，馬克扶我走進船艙，禮貌的退出去。

船艙很溫暖，我脫下馬克的夾克、毛毯、穿上毛衣，心想這件一定是馬克的，穿在身上有說不出的溫暖。」再穿上長褲，這一定是克林的，穿在身上綳得好緊。

我推開艙門，隆隆的馬達聲，澎湃的浪濤聲互相迴應著。我們的船急速駛往亞吉歐村。遠處有微微的昏黃灯光，必是村外避風港的指示灯，姆比斯把船上所有的灯光熄滅，我好不容易才看到姆比斯在駕駛。馬克和克林在左舷盯著海面。船的速度很快，海豚灣已被拋在後面的夜幕裡。

我走近他們，開口說：「我能幫忙嗎？」說完我趕緊閉嘴。此刻是他們大男人的天下，我若再多說，等會又要挨馬克教訓，這大船上也沒什麼事我做得了。他們現在可謂熱血沸騰，一心一意要逮捕亞力斯，我最好安份些，在一旁觀看就行了。

不少的舢舨也回港了，要是馬克他們猜得不錯，亞力斯必也在回港途中，說不定就躲在我們前面五十呎不到的黑幕裡呢！

姆比斯叫了一聲，手指向東邊的小港，像是發現了亞力斯的漁船。

「看，我說得不錯，他一定逃回村子去。」馬克看看東邊黑漆漆的海面，得意的對克林說。

「避風港快到了，待會一定很精彩。」克林迫不及待的樣子。

姆比斯又喚著馬克：「要不要阻攔他進港？」

「不要！海上不好辦事，緊跟著他，待會上岸去抓他。」

克林轉身看到我，他打開手電筒說：「妮娜！衣服還可以穿吧？」

「還好。很溫暖，褲子稍微緊了些，希望別綳裂了。」

「放心！綳裂了也沒有人會笑妳，對不對？馬克。」

馬克轉身：「哇！眞……眞是棒透了。」

克林笑著，離開我們，走進駕駛艙。

「馬克，」我說：「現在你可好了。」

「當然呀！這回他絕逃不掉，看！就在那邊。」

我朝他指的方向望去，將近百碼遠的海面上，果然有船影晃動。

「沒錯，他想逃回村子。」

「妮娜！」姆比斯喊著：「這船能駛進小港吧？」

「當然可以呀！不過港邊防波堤後面就是村子小街，你得再追得近一點，別讓他上了岸逃回

旅館。」

「沒問題，等一下接近海港，妳就會知道，我這條船眞正的速度有多快。」

港裡的指示灯明亮得如夜空裡的星光。馬克站在我身旁磨拳擦掌。

「馬克！要加速了！」姆比斯喊著。

「好！追過去，克林！開灯！」

「隆！」船略震動了一下。加速破浪前進。他們剛才與亞力斯保持距離是不想打草驚蛇，現在距港只有三四百碼，趕過去，正好能追上岸邊逮住他。

「克林！待會靠近港口，由你掌舵，我去幫馬克，你要先關掉引擎，減速入港，知道嗎？停住後，要把錨鉤扔上岸邊，再上岸，把它繫在石樁上。」姆比斯在駕駛艙喝著，像在對二副傳令一樣。

「我知道啦！」克林說：「他會不會開槍？」

「不會的。」馬克說：「他根本不曉得是誰在追他，不會冒然開槍。就算他開槍，我們也有一把來福……」

馬克的想法不無道理，只是太樂觀了些，提到槍我不得不想起，那夜在蘇菲亞後院，亞力斯一聽到沙沙聲，馬上拔出腰間的手槍。想到這，我不禁躭心起馬克的安危，眞想阻止他行動，但

是，看樣子除非我跳水，他是絕不會罷手的。

五十碼外的防波堤已隱約可見，亞力斯的船距我們的船僅有三四十碼。他一定已經發現我們在緊追他，然而船將入港，他也不得不開灯。

姆比斯走出駕駛艙，站在馬克身旁。

「妮娜！妳進去艙房，這裡沒妳的事，別出來。」

「他的船進防波堤了！克林！關掉引擎！」

亞力斯也同時關掉引擎，讓船進港。他的船靠岸了，我們的船緊跟着進入防波堤。

我看到亞力斯一手執繩，一手拿錨鉤，他的船撞上岸邊，他一躍而上，把錨鉤扣住石樁，回頭看我們一眼。

我們的船也入港了，未到岸邊，馬克和姆比斯已從船上跳上岸堤。克林在艙裡緊張的掌舵，幾乎把亞力斯的船撞翻過去才停住。

亞力斯拼命奔往小街，馬克飛跑過去，沒一瞬，已快追上他。

突然，亞力斯轉身，想擊退馬克。只見馬克衝過去，一拳擊中他腹部，亞力斯連揮幾拳都落空。馬克上前又是一脚蹬向他胸口，亞力斯往旁邊閃躲過去，揮拳擊中馬克背部，使他踉踉蹌蹌差點倒地。亞力斯想乘機逃進小街，無奈何姆比斯已站在街口把關。

克林不知何時也跳上岸堤，在一旁吶喊著。

亞力斯被馬克和姆比斯圍著，他一急竟溜往街旁的郵局，馬克和姆比斯追過去，他在郵局門口抓住一條長凳，回身向他們橫掃過去，馬克的腹部被擊中，向後退了幾步躺下去。姆比斯撲過去，也被掃中肩膀，退向一旁。亞力斯舉起長凳扔向倒地的馬克，馬克滾了一圈，閃過了長凳，起身飛撲向亞力斯，與他纏扭著。

他們吵雜的格鬪聲驚醒了不少漁家，有幾戶開灯，也有人開門探頭出來，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亞力斯見狀心急，想掙開馬克的纏抱，但姆比斯已由另一旁撲過去。

三個人扭成一團，打得難分難解。

我在船上看得心急如火，街上已有不少人，莫明其妙的看着他們格鬪。

剎間船突然劇烈的晃動一下，我差點跌在甲板上，原來克林沒繫好錨鈎就上岸去了。船隨著潮汐起伏，好像要漂出海外。我連忙在船首找到錨鈎，咬著牙跳上岸，跌了一跤又站起來，找石樁扣錨，潮流好像愈來愈兇，起伏得更厲害，船身已稍離港岸，我急壞了，就是沒看到有什麼石樁。

他們仍在街口打著，看熱鬧的人好像愈來愈多，克林也不曉得跑到那裡去了。我想喊都喊不

到人。

「小姐，我來幫妳繫錨繩吧！」東尼不曉得什麼時候躲在岸邊，冷不防出現在我身旁。他的態度從容得令我連叫都叫不出來。他接過我手中的錨鈎，我愣愣的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慌不忙的找到一個石樁，把錨繩繫上，轉身對我說：「妮娜小姐，我一向不喜歡湊熱鬧，咱們後會有期啦！」

他話一說完，跳進港口一條舢舨，再接著跳過幾個，就消失在港內。

我趕緊回頭看馬克他們，幾乎半條街上的屋子都亮起灯了，不少人在圍觀。

亞力斯仍在做最後的掙扎，他手中不知何時撿到一顆石頭，左右猛揮著。馬克和姆比斯把他圍在中間，伺機要撲過去制服他……

「隆！隆！」港口突然響起巨大的引擎聲。

馬克和姆比斯驚嚇一跳，探頭看一下自己的船，亞力斯更像一頭瘋狂的野獸，衝出包圍，直奔岸堤。

我們的船並沒有開動，一定是東尼開了亞力斯的「愛神號」要逃離亞吉歐村。

我看著亞力斯直奔過來，驚慌得不知所措。

隆隆的引擎聲經過防波堤了。亞力斯更賣命的奔著，眼看就到我面前，突然他身子一晃，整

個人重重的倒在我面前。可憐的亞力斯要追上愛神號，卻一脚絆到繫錨的石樁。

我驚魂未定，馬克已趕上來，撲到亞力斯身上。

沒有聲音，沒有掙扎，亞力斯早昏過去了。

第二十章

因禍得福。

船艙非常擁擠。馬克的頭部、手臂都纏著潔白的繃帶。我穿著寬衫的毛衣，緊繃繃的長褲。姆比斯的嘴角紅腫，眼眶多了黑圈。克林雙眼炯亮，靜靜的坐在馬克旁邊。除了我們四個人，艙裏還坐著亞吉歐村長，三位穿著長袍的村裏長者。甲板上更站了許多好奇的漁民。

四位村民將昏厥的亞力斯扶回旅舘，看守著他。東尼在混亂中駕著愛神號逃得無影無踪。村民說他對希臘海域不熟，絕逃不出去。

我對他們的說法很懷疑。東尼是非常冷靜的人，說不定他已逃向非洲，或者回歐洲去了。

我們四人很詳細的對村長陳述幾天來的遭遇。談到傑夫墜谷死亡時，村民直搖頭，然而我看得出來，村長和長老們並無責怪姆比斯之意。他們對亞力斯的行徑感到很驚訝，似乎不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

不久，亞力斯恢復神智，被押上船，向大家坦承他在海豚灣確實藏有大批珠寶，也承認是傑夫開槍射殺亞力山大，又射傷馬克，他對東尼的叛離仍咬牙切齒。

他把整個事件老實的招供出來，只是言詞之間推卻不少責任。他和亞力山大並不是強盜小偷，而是在倫敦以餐館作掩護，專幹收購贓物的勾當。東尼是他們的聯絡人。亞力斯和亞力山大是同鄉。在倫敦康德福珠寶大搶案前，他們買賣贓物一直很順利。但亞力斯覺得此行風險太大，終日不得安寧，想洗手不幹，回亞吉歐村去。收了康福德搶案的贓物，風聲吃緊，他更想早日離開倫敦。亞力山大認爲買賣贓物一本萬利，不肯罷手。他們倆爲了拆夥的事鬧得很不愉快。有一天，他們吵得不可收拾，動起刀來，亞力斯一刀刺傷亞力山大。當晚他和東尼帶著珠寶飛回克里特島。

亞力山大被人送到醫院急救。蘇醒後，他不敢向警方透露是因贓物糾紛被刺，只說是喝醉酒與人起衝突。刀傷復原。他離開倫敦，回克里特島找亞力斯算帳。

到了亞吉歐村，東尼接他來旅館，亞力斯向他道歉，說是風聲實在太緊，他們才帶珠寶回島上，並非有意吞佔。傑夫、蘇菲亞也爲他們居中關說。亞力山大見亞力斯全家低聲下氣的道歉，怒氣稍息。那天東尼準備了一桌酒席，大家席上舉杯化解前恨，共商再將珠寶藏一陣子，再尋找市場出賣。餐後，東尼和亞力斯一家人（在希臘以全家族送行表示至誠之意）送亞力山大回安諾亞村。不料半途又爲分配贓物爭吵起來，亞力山大先拔槍……

其實，亞力山大面對他們一夥人會轟到先拔槍動武嗎？令人懷疑得很。然而亞力斯一再發誓說，亞力山大先拔槍，傑夫才射殺他。馬克出現，傑夫一時心慌，又舉槍打傷馬克。亞力斯說他並沒有要傑夫追殺馬克，一切都是傑夫的主意。至於克林，亞力斯說是爲了替他療傷才帶他去磨坊。他絕沒有殺傷克林的意思，最後還叫蘇菲亞放克林走。他的話很難令人信服，但是可憐的蘇菲亞一一爲亞力斯作證。

最後談到有關在海豚灣用魚叉追殺我的事。他以爲我是去偷取贓物，才憤怒得想用魚叉嚇嚇我，絕沒有傷害我的意思。是不是眞的如此？他的心裏有數，我也沒有爲難他。

談完這些，天已亮了。村長的結論是先把亞力斯押在村裏，馬上報警處理。馬克沒有異議，村民就帶著亞力斯下船。

事情完結了，留下的是令人終生難忘的回憶。經過一整夜折騰，我躺在馬克懷裏幾乎立刻要

睡着了。

「蘭絲！馬克別睡著，蘭絲還在海豚灣。」

「什麼事呀！」馬克打著哈欠，「蘭絲？喔！是妳表姐？老天，我們忘了她…她還在海豚灣？」

「是呀！她的脚扭傷了，一定還在海豚灣。我眞是的！把她給忘了……她一定……」

「妮娜！別那麼著急。」馬克說：「她沒事的啦……」

「沒事？她會很擔心的，老天，我把她扔在那兒快兩個鐘頭了！」

「她不會擔憂啦……」馬克愉快的說：「她知道我們救起妳了。亞力斯追殺妳時，她一直在岸邊呼救。我們就是聽了她的叫喊聲，才把船開近海灣救起妳。我怎會忘記她呢？唉！我怎會忘了她呢？我在船上還看到她一再拿石頭扔亞力斯的船。」

「喔！可憐的蘭絲……她有沒有扔中亞力斯？」

「扔中亞力斯？沒…沒有。有顆石頭還差點扔到我船上來。」馬克說著走出船艙，用希臘話叫姆比斯開船，他說還有一位英國女士在海豚灣待救。

一下子船上又忙起來，姆比斯和克林跑上跑下。「隆！」引擎轉了，沒幾分鐘，船離開亞吉歐漁港，直駛海豚灣。

船靠岸，我見到蘭絲還坐在石頭上，揉著脚踝。姆比斯拉響船上的汽笛，她才抬頭對我們招手。

我們把船停住，克林拿著錨鈎躍下，馬克扶著我下船。我迫不及待的直奔向蘭絲。馬克也跟著跑來，對蘭絲叫著：

「哦！蘭絲表姐，實在很抱歉，我們爲了抓亞力斯竟把妳忘了……」

我跑向前擁著蘭絲。

「妳沒事吧？我眞該打，竟把妳扔在岸邊……」

「好了。」蘭絲笑著說：「妮娜，別自責，我不是好好的嗎？你們追亞力斯，在村裏抓住他的事我都知道，難怪你們會忘了我……」

「妳怎會知道我們在村裏……」馬克問。

「東尼！妳一定見到他……他來過海豚灣！」

「是呀！」

「他沒對妳怎樣吧？」

「怎麼會呢？」蘭絲笑著說：「東尼開亞力斯的愛神號來這裏，可能是找鹹物。我只看到他撈起捕蝦簍，又一一扔掉，好像很懊惱的樣子。」

「那傢伙不顧逃命，還敢來找贓物！」克林叫著。

「亞力斯一定在這兒放下很多捕蝦簍，只有他知道那些藏有珠寶。」馬克說：「這只有等待警方帶他來撈了。」

「東尼有沒有見到妳？」我說。

「有呀！他還邊撈邊和我談話，有禮貌的很。首先，他向我抱歉，還叫我向妳致歉，他絕沒想到這件事會牽連我們。他說最叫他難過的是傷了馬克和克林。看到他們兄弟都沒事，他才鬆一口氣。」

「算他還有良心。」我說。

「妮娜，他還說以後可能會寄張明信片給妳……」

「什麼？」我問。

「別聽他的，我看他是說著玩的。以後我們再也嚐不到他沏的香茗了。可憐的東尼，有那麼好的廚藝卻不知好好珍惜。」

「蘭絲表姐，」馬克說：「待會妳上船，我叫姆比斯冲杯茶給妳品嚐，我保證他的手藝絕不輸東尼。」

蘭絲對我們笑著：「這位一定是姆比斯囉，這位是克林……我雖沒見過你們，對你們可熟悉

得很！」她伸手扶著馬克的肩上船去。

「謝謝你。妮娜，這位一定是妳的馬克囉。」

「那還用說。」

世界名著／愛情小說

作者卡德蘭是英國女作家，在世界各地擁有無數的讀者，她洗鍊的文筆與扣人心弦的情節，使得她每一本書的銷售數字高達百萬本以上。

1.一吻情深	侯嘉瑜譯	定價50元
2.月滿伊甸園	陳　悅譯	定價50元
3.心底的呼喚	侯嘉瑜譯	定價50元
4.意亂情迷	劉月梅譯	定價50元
5.獵夫記	侯嘉瑜譯	定價50元
6.愛之旅	莫　凌譯	定價50元
7.烽火一麗人	畢　璞譯	定價50元
8.逃婚記	畢　璞譯	定價50元
9.蜜月佳期	老嘉華譯	定價50元
10.香　花	莫　凌譯	定價50元
11.馴悍記	曹治南譯	定價50元
12.愛的奴隸	楊麗瓊譯	定價50元
13.俏佳人	老嘉華譯	定價50元
14.愛的迷惑	老嘉華譯	定價50元
15.愛之火	白　薇譯	定價50元
16.愛神的箭	莫　凌譯	定價50元
17.愛的征服	慧　芝譯	定價50元
18.孤女奇緣	空　槐譯	定價50元
19.騙婚記	文　風譯	定價50元
20.斑馬緣	洪秀芬譯	定價50元
21.倩女迷魂	朝　雲譯	定價50元
22.故園歸夢	池　萍譯	定價50元
23.國王與悍婦	老嘉華譯	定價50元
24.雲谷春曉	池　萍譯	定價50元
25.赤裸裸的戰爭	黃甘杏譯	定價50元
26.偷情記	水　湄譯	定價50元
27.還魂記	曾斌明譯	定價50元
28.驕傲的公主	張興華譯	定價50元
29.峽谷之戀	吳大成譯	定價50元
30.搶婚記	若　雲譯	定價50元
31.花都奇遇	莫　凌譯	定價50元
32.夢幻湖	醒　冬譯	定價50元
33.試情記	池　萍譯	定價50元
34.月光戀曲	文　風譯	定價50元
35.異域之戀	霍銘儀譯	定價50元
36.眞假姻緣	喻麗琴譯	定價50元

冠劍行

知識青年的愛、理想和悵惘

丁冠劍著

卷首語

在行年三十之際，回顧冠劍時節，我曾有一首小詩。

少年三尺劍鋒，
糾葛杜鵑笑靨，
痛飲——
躑躅——
成熟——？

或許這就是最後，
當我們躍入昇起的明日
盡去矣！一切均將緩緩進入歷史
明日不過是額前一輪未昇起的皺紋
閃身進入這龐大的旋門
只得策馬如飛，
穿過前人蔽眼的沙塵。

如今，三十又二，幾度鶯啼燕陌下，越發感懷於那段冠劍行的歲月，其中的書聲情韻、椰風鵬日，理想掙扎一再縈繞心懷，然而終是一句老話：「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矣！

實價36元
全國各大書店都出售中
郵撥一〇八六一三
電話三九三一九五八三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長橋出版社

還鄉與舊夢

少女時代的愛、歡悅和感傷

李元貞著

自序

一九四六年生於雲南昆明，來臺灣長大，畢業於臺大中文研究所，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有了機會又跑到美國學演戲導戲，兩年後，決定把打工積存的學費，花在到處旅遊上，然後一貧如洗地回鄉。

到處找尋眞理都找不到，自己嘲笑自己。所謂的人類文明，所謂的自我，皆築基在慾望的升降梯上。我寫文章，也想賺錢，也想批評社會，也想檢視自我，也想發洩苦悶和熱情。它不是一種對肉體健康的活動，卻可以鍛鍊腦力。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還鄉與舊夢——青春期的熱愛和挫傷。我珍惜它，就像任何人珍惜年青心靈一樣。我愛寫作，但我不迷信它。有東西可寫，我就努力寫下去，寫到「江女才盡」也就罷了。我願藉寫作來弄清某些現象，繼續追尋未知的事物。

長橋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電話三九三一九五八三
郵撥一〇八六一三
全國各大書店都出售中
實價36元

剪下本標誌貼在劃撥單上，合購〔冠劍行〕、〔還鄉與舊夢〕之[illegible]可享六折優待。

⑩紡月女神 266

朝雲譯

發 行 人

劉 君 業

美 術 主 任

曹 昌 德

出 版 者

長橋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臺北郵箱13-257號

郵撥帳號108613號

電 話：393-9583

發 行 所

長橋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發行部：3936190 直銷部：3933715 讀者服務：3516462

印 刷 所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二段 637 巷37號

實價新臺幣70元

初版中華民國68年11月 1 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48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